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GA016n0015

大昭慶律寺志

清 吳樹虛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版本說明
  - 卷首
    - 原序
    - 重刻序
    - 寺圖
    - 總目
  - 盛典
  - 興建上
    - 概述
    - 賜藏經勅諭
    - 金璐重修萬善橋記
    - 胡宗憲昭慶寺碑
    - 汪道昆募建山門石牌坊
    - 釋方澤勸修戒壇文
    - 屠隆碑記
    - 張瀚碑記
  - 興建下
    - 概述
    - 賜藏經勅諭
    - 董其昌募易朽蠢疏
    - 朱國祚碑記
    - 賀萬祚重修山門坊橋疏
    - 臧炅如募鑄鼎疏
    - 黃端伯勸建戒壇記
    - 沈珩募重葺昭慶寺緣引
    - 沈虬募葺緣引
    - 陸光旭募建禪堂緣啟
    - 尤侗戒壇記
    - 杜臻募序
    - 徐嘉炎勸修記
    - 現前建置
      - 大雄寶殿

        - 定觀堂
        - 萬壽戒壇
        - 大士過海像
        - 丁敬昭慶寺畫壁詩并序
        - 翟瀚白衣大士畫壁詩
        - 天王殿　放生池　萬善橋
        - 歸錦橋　涵勝橋
        - 伽藍殿　祖師殿
        - 雲水堂
        - 藏經閣
        - 文覺禪師體困睡眠圖歌偈
        - 客樓
        - 大悲閣
        - 延賓閣
        - 二堂樓
        - 水陸堂
        - 跋王道焜書金剛經石刻
        - 庫樓　廚房　普賢堂　圊房
        - 雨花室
        - 鐘板堂
        - 于敏中重立鐘板堂記
        - 釋篆玉千佛閣避暑詩
        - 祖堂　忍慧塔　宜公塔　澄公塔
        - 王圖炳宜潔律師塔銘
        - 十方賢聖塔
        - 三會菴
        - 齋田
        - 釋明中飯僧田記
    - 吳樹虛昭慶律寺施置飯僧田產碑記
- 舊蹟上
    - 菩提院
    - 千手觀音像
    - 南漪堂　迎熏堂　澄心軒　涵碧軒　氈毯軒　玉壺軒　披顯軒
        - 概述
        - 蘇軾菩提南漪堂看杜鵑詩
        - 沈與求南漪堂詩
    - 玉壺園

    - 概述
    - 杜範趙山甫居玉壺盡得湖山之勝醉和其韻詩
    - 楊萬里泛舟賞荷詩
    - 黃文雷玉壺即事
    - 張輿訪王葯圃於玉壺園
    - 可閒老人約訪王葯圃書此詩先之
    - 周紫芝菩提軒驟雨初晴
    - 周弼菩提廢寺
    - 羅公升菩提寺
- 千佛閣
- 望湖樓
    - 概述
    - 潘閬望湖樓詩
    - 蘇頌次韻奉酬通判姚郎中宴望湖樓過昭慶院暮歸偶作
    - 趙抃望湖樓
    - 王安石杭州望湖樓回馬上作呈玉汝樂道
    - 蘇軾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
    - 蘇軾宿望湖樓和李察推
    - 蘇轍次韻子瞻望湖樓上五絕句
    - 郭祥正看經樓
    - 楊時望湖樓
    - 朱繼芳昭慶寺前望湖樓
    - 黃裳泛舟錢唐西湖
- 樓鑰水月園
    - 楊維禎嬉春體
    - 邵長蘅西湖雜興
- 桃園(　錢唐尉司署)
    - 概述
    - 華庚錢唐尉司記
    - 林逋錢唐仙尉謝君詠物樓成寄題二韻
    - 孤山雪中寫望寄呈景山謝尉
    - 和謝尉病起
    - 答謝尉得替
    - 陳師道宿錢唐尉廨
- 先得樓　新園　雲洞園
    - 概述
    - 陳允平湖上詩
- 九曲昭慶寺橋

        - 概述
        - 戚令畹募修西湖聖堂橋小引
        - 顧豹文募修聖堂橋小引
    - 昭慶灣　謝府園
    - 昭慶山門
    - 玉蓮堂　來鵲樓
        - 概述
        - 黃公紹競渡櫂歌
        - 馬臻西湖春日壯遊即事
        - 李元昭西湖社成集來鵲樓詩
    - 九曲城
    - 五聖廟　楊和王水閣　上船亭
    - 擇勝園　隱秀園
    - 九曲下湖
        - 概述
        - 林逋上湖閑泛檥舟石函因過下湖小墅詩
        - 參寥子下湖晚歸
- 舊蹟下
    - 石函橋
        - 概述
        - 白居易錢唐湖石記
        - 白公去郡別州民詩
        - 郭祥正石函橋
        - 馬臻西湖春日壯遊即事
        - 章詔石函橋
        - 張文宿西湖歌
        - 沈德潛西湖嬉春
    - 桃花港　忍慧塔
        - 概述
        - 張遂辰春游詞
    - 放生碑
        - 概述
        - 王隨西湖放生池記
    - 德生堂　放生碑亭　泳飛亭
        - 概述
        - 宋理宗戒烹宰文
        - 蔡襄四月八日西湖觀民放生詩
        - 周弼四聖觀

- 洞明庵
- 捍湖隄
- 柳林
- 水磨頭
  - 概述
  - 吳文英賦姜石帚漁隱調寄三部樂
  - 姜夔湖上寓居雜詠
- 秦樓(漱石居)
  - 概述
  - 張遂辰訪梁公迪斷橋秦樓詩
- 夢春橋　蓮花橋　溜水橋
- 九曲法濟院　觀音井　羊坊橋
- 慶忌塔
- 真覺院　妙因院　普潤寺
- 演法堂　慈濟菴　淨業堂
- 卧牛石
  - 概述
  - 顧岱浣溪紗詞
- 羊角埂

◦ 淨社
- 概述
- 十八高賢
  - 概述
  - 淨行社主省常
  - 同知樞密院事河內向敏中
  - 同知樞密院事長城錢若水
  - 右正言知制誥太原王旦
  - 直昭文館知制誥東平呂祐之
  - 三司河南東道判官潁川陳堯叟
  - 三司關西道判官安定梁灝
  - 右贊善大夫知杭州瑯琊王化基
  - 給事中知杭州清河張去華
  - 左諫議大夫東平呂文仲
  - 翰林學士沛國朱昂
  - 太子中允始平馮元
  - 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趙郡李宗諤
  - 著作佐郎安定梁鼎
  - 右補闕史館修撰宏農梁周翰

    - 禮部侍郎直秘閣學士隴西李至
    - 翰林學士廣平宋湜
    - 王部郎中知揚州太原王禹偁
- 又四賢
    - 翰林學士承旨宋白
    - 翰林學士蘇易簡
    - 峽路運使丁謂
    - 兩浙運副使孫何
- 孫何白蓮堂記
- 王禹偁入社詩
- 放生社
    - 概述
    - 吳本泰：昭慶寺放生池碑記
    - 馮洪業：放生池公案
    - 黃鼎題
    - 曹勳題
    - 葛定遠題
    - 施鳳來題
    - 釋範圍：續法華社小引
- 諸願師圖贊
    - 概述
    - 序
    - 社主覺海大師
    - 照圓觀師
    - 慈陰琳師
    - 修安行師
    - 聖裔超師
    - 如初行師
    - 公朗鏡師
    - 德含裕師
    - 履素誰師
    - 常惺恒師
    - 唯一乘師
    - 文則行師
    - 存素乘師
    - 三平恒師
    - 省也漢師
    - 飲光奕師

    - 黃啟圻跋
    - 吳本泰跋
- 戒律
    - 概述
    - 戒壇
        - 概述
        - 孫隆題壁
        - 馮洪業昭慶寺萬壽戒壇志略序
    - 戒相
        - 概述
        - 三歸戒
        - 五戒
        - 八戒
        - 十戒
        - 三聚戒
        - 具足戒
        - 四十八輕垢罪戒
        - 三衣
        - 尼師壇
        - 缽多羅
        - 隙棄羅
        - 漉水羅
    - 傳律
        - 優波離尊者
        - 曇無德尊者　曇摩迦羅尊者
        - 法聰律師　雲中道覆律師
        - 大覺慧光律師　高齊道雲律師
        - 智首律師
            - 道宣律師
        - 顏真卿撫州戒壇記
- 軌儀
    - 概述
    - 戒軌儀
        - 概述
        - 受戒
            - 概述
            - 釋如蘭送昇上人游浙受戒昭慶序
            - 釋方澤送南詢之昭慶受具詩

        - 送施居士受戒昭慶詩
    - 行童
        - 概述
        - 釋成覺行童籍序
    - 羯磨師　教授師　引禮師
    - 十師
    - 菩薩戒
    - 同戒錄
        - 概述
        - 宜潔宗師同戒錄序
        - 尤侗戒錄題辭
    - 戒牒
        - 概述
        - 護戒牒文
    - 明戒牒
- 持律軌儀
- 僧伽上
    - 概述
    - 宗師
        - 永智宗師
        - 允堪宗師
            - 概述
            - 陳舜俞行業記
            - 釋元復真悟律師贊
        - 元照宗師
            - 概述
            - 楊傑贊
            - 釋元復贊
            - 釋元照白雲菴詩
        - 惠宗師
        - 果宗師
        - 濡宗師
        - 大惠宗師
        - 慧皎宗師
        - 慶雲宗師
        - 智淳宗師
        - 廣霑宗師
            - 概述

        - 田藝蘅昭慶寺訪翁子宿雷公蘭若詩
    - 智瓚宗師
    - 福雷宗師
    - 成玉宗師
    - 古心宗師
        - 概述
        - 宋神宗御贊
    - 三昧宗師
    - 定菴宗師
        - 概述
        - 釋理順請啟
    - 宜潔宗師
        - 概述
        - 請宜潔宗師開壇書
        - 查慎行宜潔宗師臨壇序
        - 釋隆樹宜潔宗傳
    - 德先宗師　大聞宗師　澄如宗師
    - 懷德宗師
- 闡法諸師
    - 慈雲大師
        - 概述
        - 慈雲大師行業記
        - 釋元復慈雲大贊
        - 釋慈雲酬伉上人詩
        - 釋慈雲贈智倫弟
        - 寄劉處士
        - 酬蘇屯田西湖韻
        - 寄悟和尚
        - 林逋和天竺慈雲大師
        - 林逋送慈師北游
    - 淨覺大師
    - 承芳法師
    - 介山法師
        - 宋人中介山法師傳
        - 釋介山贈塘棲大善寺賓嶽詩
        - 曹學佺月朔聖果寺訪介山上人詩
        - 釋真可圜中寄昭慶介公
        - 釋廣印上介法師書

- 靈源法師
  - 概述
  - 吳本泰昭慶靈源禪師塔銘
- 覺海大師
  - 概述
  - 吳本泰覺海重構昭慶律寺戒壇記跋
- 千峯和尚
  - 概述
  - 盧元昌請千峰和尚啟
  - 方禪師
- 行師

- 僧伽下
  - 住持師
    - 概述
    - 普周
    - 善寧　法訊
    - 恩嵩　福蘭
    - 普慎
    - 若瞿
    - 吉祥房
    - 鹿苑山房
      - 概述
      - 釋理順偕文則師訪閒雲上人借昭慶紀事稿不遇留贈詩
    - 功德林
    - 長今房
    - 見心樓
      - 概述
      - 程嘉燧五月一日雨中過東林軒惜別詩
    - 宗律房
    - 枝翠林
    - 鹿野禪林
      - 概述
      - 申時行游西湖憩昭慶寺泛舟遇雨詩
      - 朱隗西湖偶作
    - 德勝禪林
      - 概述
      - 釋方澤贈岳中山住持昭慶序
      - 程嘉燧久留湖上昭慶慈受僧舍得牧翁歲暮見懷詩次韻

    - 黃與堅雨夜宿西湖慈受院
    - 張丹昭慶寺訪心涵上人
    - 莫若愚竹閣雅集圖石刻
- 慈蔭房
    - 概述
    - 釋宏道送徹自明上人住持昭慶詩序
- 慈濟房
- 古樸山房
    - 概述
    - 釋成覺寺樓晚坐詩
    - 釋成覺山房病起
    - 錢謙益西湖雜感詩
    - 陳繼儒雨後寓昭慶寺懷陸伯承倚醉樓寫畫見意
    - 徐倬題湖寓
    - 示元正寓湖
    - 徐元正題寓壁
    - 錢千秋募淨持閣塑佛像疏
    - 方孝標為幼律沙彌募衣缽引
    - 望立道人成木贈漚住上人詩
    - 釋嶇潭題漚住存師書畫帙後
    - 李丹衷題漚住畫冊
    - 徐倬勸修古樸山房記
- 天香精舍
- 永福院
- 東竹院
    - 概述
    - 金學曾閱藏安期疏
    - 釋德清寄嵩雲藏主詩
- 鯨音房
- 慈照山房
- 三生房
    - 概述
    - 範行秋日登寶石山詩
    - 李仲華三生來書壁
    - 戴灝宿僧院
    - 李肇亨西泠寓室
    - 朱國禎請宇菴筠長老住持家山疏并序
    - 黃承乾贈湛如蔭上人補昭慶住持序

    - 駱駸曾贈仁宇上人住持本山序
- 本瑞山房
- 雨華閣
- 益善齋
- 東震房
- 西來房
- 東京房
    - 概述
    - 馮夢禎送昭慶寺楚林葦舟二上人住持入院序
- 最勝林
- 覺勝林
- 永勝林
- 慈忍堂
    - 概述
    - 何璧西湖尋曹能始詩
- 紫竹林
- 祇樹林
- 法雲樓
- 勝蓮堂
- 西隱房
- 冠西房
    - 概述
    - 荊茂贈吉菴迪上人詩
    - 錢卓菴贈南渠上人
    - 溫體仁贈楚溟上人
    - 董斯張養痾昭慶寺答忞公見懷
    - 沈自然寄居湖上僧樓
    - 陸奎勳寓昭慶止觀堂
    - 查慎行昭慶寺僧樓同年佟淵若學士見訪
    - 厲鶚贈茅湘客七十時寓湖上昭慶寺
    - 厲鶚同紆齋龍威登寶石山麓望湖復集昭慶寺僧房分賦
    - 董穀贈福恩別號雲谷序
- 三宿堂
- 慶雲房
    - 概述
    - 吳穎芳西湖慶雲僧舍訪胡太史石田詩
- 福成房
    - 概述

        - 陳熙昌場事竣同湯齊賢吳全甫蔣韶賓樊亢宗集香雨軒詩
    - 游集
        - 序
        - 陳堯佐：游湖上昭慶寺詩
        - 裴極：昭慶寺
        - 張時澈：昭慶寺
        - 王渙：昭慶寺看芍藥
        - 田藝蘅：曉晴過昭慶寺登寶石山眺天然圖畫閣
        - 又：孟夏望日運同楊彥初招飲昭慶寺月下即席
        - 須之彥：宿昭慶寺
        - 陳永年：客昭慶寺
        - 魯史：昭慶寺月夜聞鐘
        - 沈謐：秋日昭慶寺次韻
        - 章詔：昭慶寺
        - 又：兩廊僧鋪
        - 潘之恆：昭慶寺
        - 彭紹賢：宿昭慶寺
        - 畢懋良：宿昭慶方丈題壁
        - 錢寬：昭慶寺講會示諸生
        - 譚元春：泊隄夜至昭慶寺
        - 釋法聚：西湖昭慶寺答金太史璐見寄
        - 釋真可：過昭慶寺
        - 張丹：十九日黃大宗擬登初陽臺，修展重陽故事。因雨阻，集昭慶寺
        - 又：喜毛稚黃同門人朱南岡 送余泛舟昭慶寺
        - 朱廷璋：昭慶寺集唐人句
        - 毛奇齡：西湖· 竹枝詞
        - 魏之琇：西湖大昭慶寺
        - 西湖詩社游集
        - 詩客游寓
        - 香市會集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大昭慶律寺位於杭州西湖北岸，在錢塘門外，西去府治三里，與西湖南岸淨慈寺對峙，為有宋精藍四百八十之一。舊名菩提院，石晉天福元年（九三六），吳越王錢氏建，宋乾德二年（九六四）重建，僧永智開山；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築戒壇，七年（九八二）賜額「大昭慶律寺」；淳化至天禧間（九九〇～一〇二一），僧省常結「華嚴淨行社」；慶曆二年（一〇四二）建鐘樓；宋、元兩代屢毀屢興。明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重建戒壇，正統元年（一四三六）鑄大鐘，建鼓樓。有明一代，興廢靡常，然香火不絕，為西湖名剎。記本寺之掌故，舊有「昭慶伽藍記」、「昭慶記事」、「喜日宗譜」等，廣賓上人綜而撰為「西湖律宗大昭慶律寺輯略」十四篇；清乾隆年間，寺僧宜潔別裁志稿五卷，沙門篆玉為之釐正；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鄉人吳樹虛以「喜日宗譜」、「大昭慶律寺輯略」為藍本，刪棄煩蕪，添增華實，別撰「大昭慶律寺志」十卷，前繪寺圖一幅，下分八門：盛典、興建、舊蹟、淨社、戒律、軌儀、僧伽、游集。盛典一門，記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南巡駐蹕之事。興建一門，記寺之建置沿革，採編年綱目體，有關建置碑、記、諭、疏、塔銘，則附錄之。舊蹟一門，記寺附近之名勝古蹟，有關藝文附之。淨社、戒律、軌儀三門，為本寺志之特例，蓋大昭慶律寺乃律宗守廷，戒律、軌儀為律宗之所重，淨社為宋代江南結社唸佛之特色。是志特列此三門，要為存律宗之文獻也。僧伽一門，為高僧傳記，多採塔銘。游集一門，則錄詩篇。體例謹嚴，所據資料，皆冠以書名，要而不繁，簡而不疏，洵名志也。茲據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錢塘丁氏重刋本景印。

大昭慶律寺志原序

昔摩騰、竺法蘭二尊者，以白馬負經至震旦，漢帝館之於鴻臚寺中；後建僧坊，總名寺，不忘其自始也。今天下名藍勝剎，悉皆有志，不惜經營於紙墨梨棗而綴述之。揆厥所由，豈有外於不忘其始之意哉！儒家流每每以文章報國恩，吾氏大迦葉以結集三藏為報佛恩，大法流通百千萬年無。凡夫生於末世，目不覩玉毫之相，耳絕金口之音，能於煩惱海中忽地探知靈山妙旨，自證佛性，徒以結集之文尚留為可幸耳。是以德離乎文不著，功離乎文不顯，言離乎文不傳。志乘者，所以著其德，顯其功，傳其言也，所繫不綦重乎？昭慶宜潔老人深悉此義，於其締造土木勤瘁中，留意本寺志藁；再嗣而為懷德律師，體祖本懷，檢所藏繕本，畀余釐正付梓。是舉也，何異乎迦葉之體佛意而結集三藏也！以報佛恩，以纘祖緒，二者均能踐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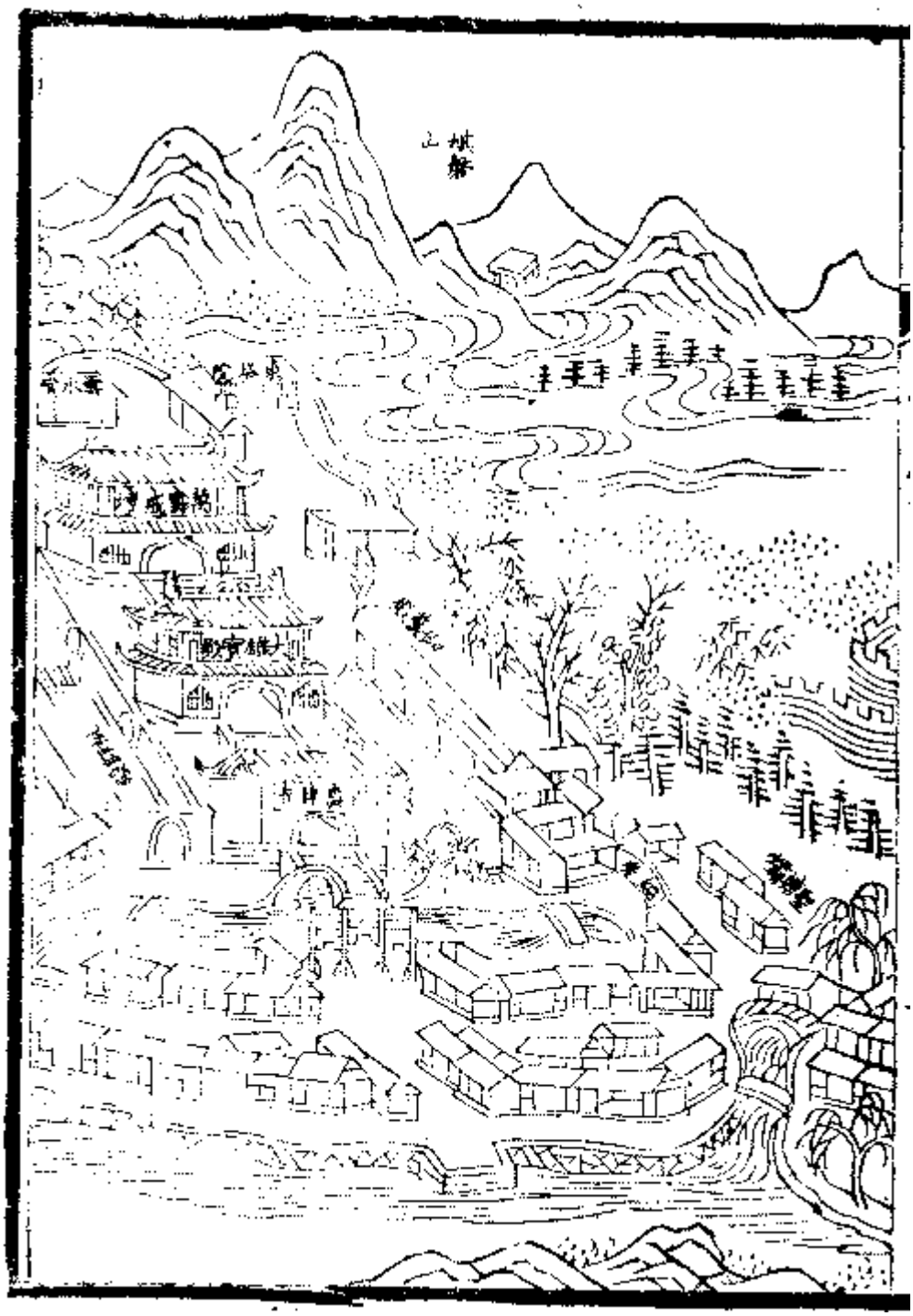
乾隆壬戌春三月，淨慈沙門篆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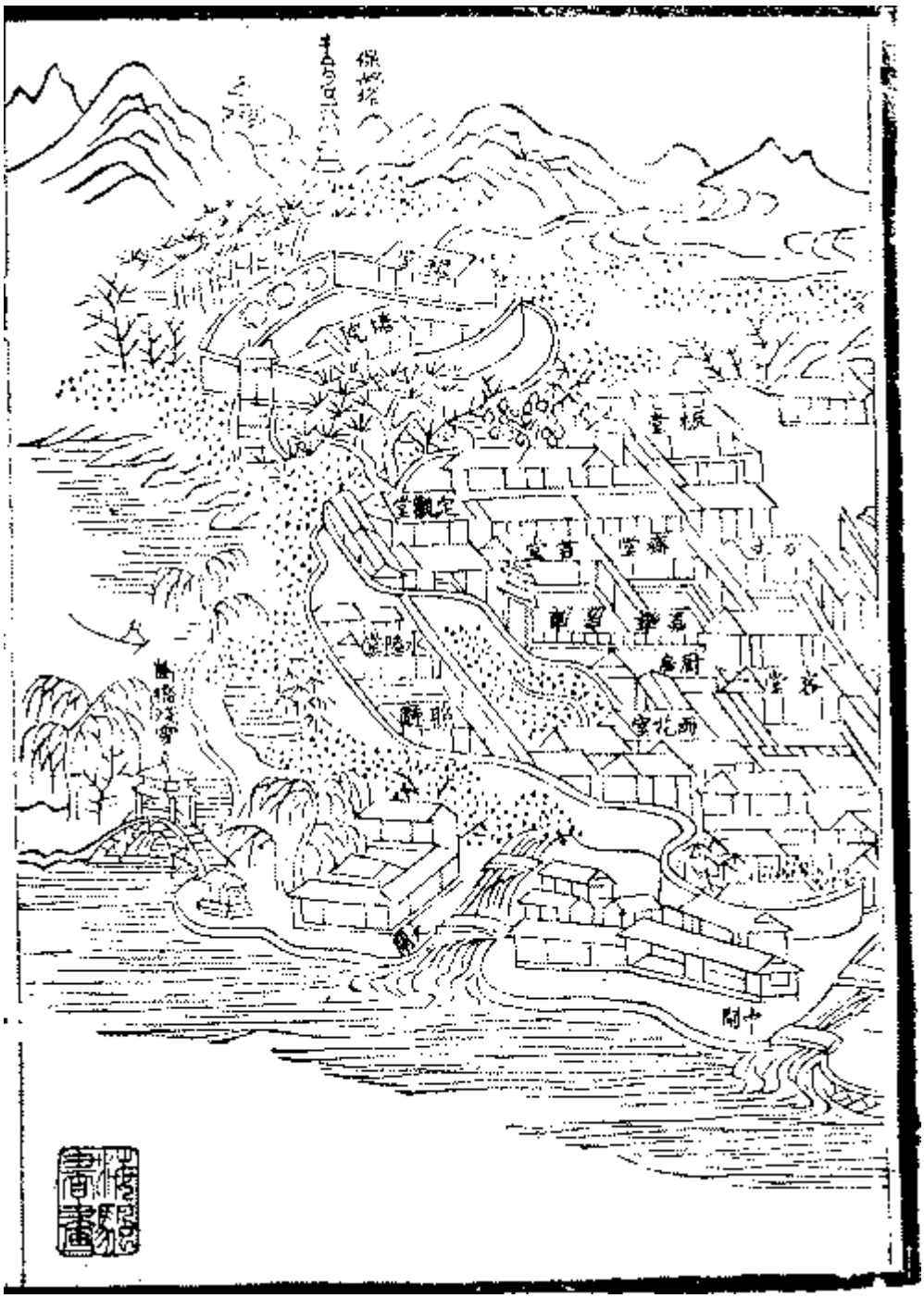
重刻大昭慶律寺志序

本寺掌故，有《昭慶伽藍記》、《昭慶紀事》、《喜日宗譜》。天目廣賓上人，號谿子，綜而鱗次之，撰《西湖律宗大昭慶寺志輯略》十四篇。方丈宜潔宗師，蒐探未得，別裁志稿五卷，淨慈讓公為之釐正繕校，就材施功，繩削冥合，付梓流通二十餘年矣。茲遇翠華頻駐，剎土增榮，而懷德律師承茲景運，益昌前人之堂構，儉者豐之，樸者華之，補其闕漏，續有恢張。寶地香臺，苗髮無欠，不有紀述，何稱郅隆？用是重以纂輯之事，委於樹虛。樹虛訪求梵夾，獲《宗譜》、《輯略》二編，更為刪棄煩蕪，添增華實，彙成十卷。科開八門，易例發凡，核折謬。壁壘改其前觀，斧藻假於餘絢。長行未悉，倣斑氏志之衍為細書；故典可援，埴謝公賦之徵於小注。所愧家無鄴架，腹欠邊笥。欲閱市而足蹇，將借書而酒乏。為質作朋，更呼將伯。敢期陽衒《洛陽伽藍》之編，實愧劉璆《京師寺塔》之記。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冬月，臨江鄉人吳樹虛序

昭慶律寺圖





大昭慶律寺志總目

序
寺圖
卷之一
　盛典
　興建上
卷之二

興建下
卷之三
舊蹟上
卷之四
舊蹟下
卷之五
淨社
卷之六
戒律
卷之七
軌儀
卷之八
僧伽上
卷之九
僧伽下
卷之十
游集

大昭慶律寺志總目終
大昭慶律寺志卷之一

盛典

國家治定功成，文安武肅，函夏謐[盌-皿+(咒-几+一)]，海外有截。天子猶殷視民如傷之懷，舉巡方之典，駐蹕杭州，斟酌風土所宜，布寬大，沛恩膏，然後攬勝山川，延憩佛剎，而昭慶亦蒙屢幸焉，信法苑之盛事，叢林之鉅典也。

恭紀康熙二十八年歲次己巳二月初十日，聖祖仁皇帝駕幸昭慶寺，賜龍燭名香，供設佛前，(臣僧書玉)伏迎。

三十五年正月望日，內太人宋深求齎賜《金剛》尊經，永充供養。

五十二年冬月，順承王諾奏請頒賜藏經六百七十函。

世宗憲皇帝居藩邸時，頒賜波離，重來匾額。

乾隆五年冬月，今上皇帝欽賜藏經全部。

十六年歲次辛未三月初十日，皇帝駕幸昭慶寺，(臣僧果證)伏迎，欽賜哈答供佛，及「深入定慧」匾額，細字《心經》，寶塔一幅。

御製西湖畫昭慶寺五言律詩：

招提湖北角　閱武便曾過
碧篆消新火　松拏老柯
客心惜頹廢　僧意冀檀那
欲擬從其願　民財慮費多

二十二年歲次丁丑二月二十八日，皇帝駕幸昭慶，臨定觀堂，(臣僧果證)伏迎。

御製昭慶寺七言律詩：

錢唐門外古昭慶　取便尋幽過野隄
僧不參禪修淨業　佛無定相示全提
法林自是忘憂所　精舍堪稱小隱棲
而我民艱常滿目　豈能躭靜對闇黎

二十七年歲次壬午三月初五日，皇帝駕幸昭慶，臨定觀堂，(臣僧果證)伏迎奏對，賜掛包一對。皇太后鸞輿臨寺，賜供佛香燭銀二十四兩。

御製昭慶寺五言律詩：

寶叔遙瞻塔　錢唐近度橋
偷閒游佛境　問景憩僧寮
辨見還參栢　徵心欲剝蕉
香花羣祝願　慈慶喜恒昭

三十年歲次乙酉閏二月初九日，皇帝駕幸昭慶，臨定觀堂，(臣僧果證)伏迎，進呈《寺志》，即蒙御覽，皇太后鸞輿臨寺，賜供佛香燭銀二十四兩。

御製昭慶寺五言律詩：

錢塘西北隅　律寺接通衢
六度守毘苑　千年對聖湖
繞階馥忍草　出屋鬱禪株
慈壽山齊永　誠哉昭慶符

溯昭慶自興創以來，將近千載，遙望北都輦轂，驛程數千，等於牛斗南躔，安冀紫微帝座臨照？而今遭逢異數，荷光頻仍，頓令古佛揚眉，天神加額。黃屋所駐，林木咸被其光昌；玉趾所臨，欄

楯悉增其彩絢。萬古一時，何昭慶之多幸也。凡諸持律守戒禪人，當知遇此際會，現在世尊隨喜發光，永除魔嬈。如能莊嚴儀度，淨行業，深自刻厲，克盡佛規，庶幾得副聖天子行幸之至意，而修因徹果，圓滿菩提於堯天舜日之時，方謂之昭其慶也。

興建上

西湖為吾杭勝地，山川明秀甲於天下。瀕湖百剎，鐘鼓相聞，而宏敞偉麗，道風特盛者，昭慶、淨慈對峙南北，稱兩大焉。辨方位，攬高深。全湖如鏡，溶漾乎其前；長隄如帶，綿亘乎其中。右而羣峯邐迤，如幃如幛，如龍之行，如浪之起；南屏對焉，如几如案。左而百雉延袤，如垣如屏，橫抱山麓。自昭慶既建，而凡湖山城郭之形勢，風烟雲物之奇秀，樹色波光之澹沱，香塵花鳥之融怡，皆得為昭慶有。菴寺地實居其上游也，寺為有宋精藍四百八十之一，在今稱數大剎，名列五山，而偪邇會城，地當要道，凡燒香禮剎、尋幽探勝之車馬杖屨，首必經之。是以雖少替而即興，值升平而益盛。極隆之運，實在聖朝，述古揚今，為撰斯記。

考本寺在錢唐門外，西去府治三里，舊名菩提院。石晉天福元年丙申，吳越王錢氏建，宋乾德二年重建，僧永智開山。太平興國三年築戒壇，七年賜額「大昭慶律寺」。復賜田廬，以奉香火。蓋南屏亦有「昭慶院」，加「大」字以標勝也。

舊有〈菩提寺記〉，失傳。舊志所述云云，似其遺語。《咸淳臨安志》云：「宋乾德五年建，據重建廓新，方稱大剎。紀其盛而畧其微也。」乾德止有四年，第五是開寶元年，「五」或「二」字之譌。

自淳化至天禧年，僧省常結華嚴淨行社，旁構白蓮、綠野二堂，碧玉、四觀二軒。遵式仁嶽，復揚經。未幾燬於火。慶歷二年壬午，允堪建，地湧戒壇及鐘樓，昭慶法會於斯極盛。紹興七年，毀於兵。(結社及戒壇，詳見後卷)

寺舊志載《二老堂雜志》云：昭慶寺有鐘在樓上，東坡寫竹尚可辨。竹下題名云：「明夫、子方、明弼、康道、嘉甫、子瞻同遊南昭慶寺。庚午(天聖八年)八月日題。」予紹興庚辰(三十年)往觀，明年再往，則已茫昧。其後移往鎮江府謝后功德院，不復可見矣。案：南山有昭慶寺，與惠照寺相近。南宋時，昭慶、惠昭為朝廷祠祭之所，詳見《咸淳志》。蘇公所游南昭慶指此。非大昭慶也。舊志誤收。

《咸淳志》云：「南渡以其地為策選軍鋒教場，惟存戒壇數間而已。」又云：「策選鋒馬軍四寨教場，在羊坊橋二，在昭慶

寺側二；步軍六寨教場，在昭慶寺側。」寺舊志云：「紹興燬後，壇址常放寶光，大內驚是火發，遣人覘之，見光從壇起，發址得石碑，有『此古然燈佛降生之地』九字。又見牛羊登踐，必跪而食艸。寺由是復興。」案：陸次雲《湖壖雜記》亦述其事，語本此。

朱隗〈春日偕友人過昭慶戒壇，老僧口述靈異有作〉：

盤陀無級上　繞罷禮空王　犢子知金地　宮人望寶光　自甘蓮社老　轉惜杏壇荒　柳汁春衫舊　雙袪惹戒香

嘉定、寶慶間漸次興復，理宗端平中欽賜箚付三道，蠲免稅役(勒石明末始毀)。宋末為兵所毀。元至正十八年重建，元末又毀。

畀《客杭日記》云：「至大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湯君白來同游昭慶寺，看新塑佛像。」案：至大在至正前十餘年，而舊志所載綠野堂門「方丈」二字，趙孟頫書，亦應在至正之前。又，至正戊戌，羣盜縱橫，不應辨此暇豫之事，皆可疑者。恐至正十八年，是興復後作記文之年月也。

明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大慧承朝命建戒壇，復白蓮、綠野諸勝。永樂六年，慧皎重修及山門殿宇。十五年，普周增建法堂、齋室、鐘樓。正統元年，慶雲鑄大鐘，建鼓樓。十年，勅賜《大藏經》。自洪武至是時，開壇說戒，昭慶於時復盛。成化元年，燬於火。

〈賜藏經勅諭〉云：朕體皇曾祖考之志，印大藏經典，頒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供浙江杭州府戒壇律宗大昭慶寺，永充供養，聽所在僧徒看誦讚揚。上為國家祝釐，下與民生祈福。務須敬奉守護，不許縱容閑雜之人私觀借玩、輕慢褻瀆，致為損壞遺失。敢有違者，必究治之。

二年丙戌，廣慎行募。六年，善寧復建。十四年十月，火燬。二十二年丙午，法訊等稟之官，達於朝，許令勸募興復。吳興吳瓊，應募獨建。

《孤樹裒談》云：杭州大昭慶律寺，成化二十二年朝命藩臬二司勸建。因召吳興吳汝輝、秀水董良臣諭勸。比見，汝輝問：「費約幾何？」曰：「約銀萬兩。」汝輝即獨任之，納銀千錠。官設宴待之，問：「何慨施若此？」曰：「民一子不肖，雖饒所積，終不保，不如作勝事。」皆嘉歎。

宏治五年，廣運清理寺基僅六十畝，至是少恢復之。嘉靖三十一年修萬善橋，金璐撰碑記。

金璐〈重修萬善橋記〉云：西湖昭慶寺，舊名菩提，起自殘唐，至宋興國，肇戒壇於此，賜改今名，其來遠矣。寺據西湖

之陽，迤北湖流，光滿瑩潔，視若練虹環繞淨室。每歲春二三月，天下游僧梯山航海而來，畢集於此，投名律師，咸受具足大戒，儼如見佛，亦大歡喜。其諸有眾率往從之，實勝會也。寺有萬善橋，歲久傾圮。行僧恩蔭銳意修復，乃會道者真寶，來自留都，委其勸募，鳩工積石，未易興舉。內相中山宗公、西峯郭公、少參潮溪謝公、少嵋談公、主政鈍菴趙公，吾杭士夫符卿六橋徐公、督師鹿園萬公、諫議虛巖傅公、石山高公、僉憲南屏張公、侍御南衡董公與余及諸里，咸允相助，捐金有差。始於嘉靖戊申，訖工於越歲壬子。自橋迤南，甃為石道。橋加闌楯，視昔孔備。行止淨潔，雅稱壇所。立碑中道，覆以石亭。爰集寺僧，請余為記。時適會太守環山孫公至此，以為說戒本以勸修，修橋亦以濟人，皆善事也。行之弗禁，羣乃大悅。予嘗旁求釋典，大都明心見性為上乘，而一切詮證法品，晨昏禮誦，動習威儀，淨持五戒，雖不得一時究竟圓通，然漸悟有基，終成勝果。夫道本無二，而根智不同，是故悟有淺深，教分南北。頓悟者，不事講求，直指見性。漸悟者，成以積習，所謂戒而後定，定乃生慧。及其成功，則一而已。我太祖高皇帝，繼天立極，掃清寰宇，每詔天下寺僧，各守清規，化民為善。即今戒壇之設，實因於此。而儒者往往論其粗迹，遂謂毀髮滅倫，斥而不錄。甚或假以崇正闢邪為說，而陰奪其有圖以自資者，此則吾儒之異端，不可不察也。余因述治橋說戒之大略而并及於此，有道君子，不能無慨於斯焉。

三十三年甲寅夏，倭寇擾杭，官令焚寺。

《留青日札》云：「嘉靖三十五年，倭寇臨北關。都御史李天寵遣焚之，乃五月六日也。」案《明史》載，三十三年，李天寵巡撫浙江。三十四年，倭掠塘西、橫塘等鎮，巡撫李天寵令燒附郭民居。其年五月，天寵受逮。則是寺之焚，定不在三十五年也。

三十五年，總制胡宗憲偕紳士倡建，廣霄、恩嵩暨道通等募緣興復。胡宗憲撰碑記。

舊志載廣霄〈請諸山行師書〉云：茲昭慶選佛戒壇，先時仗郡主楊侯推舉吳興吳善士汝輝落成勝果，歷今六十餘年，不謂劫灰重覩，海眾難憑。揚塵呼帝闥於光天，拈草插梵宮於白地。伏蒙郡主陳侯勸諭，仁和善士東橋陶公鼎建。前因樂輸首舉，化儀既展，能事孰肩？恭惟座下天才明敏，世諦淹通。上而當道稔知，下而諸方景慕。輿情敔請，軫惠頫臨。發心使龍象重光，出手遂甄陶濟美。莊嚴事理，蔭覆天人。謹竭殷勤，幸垂印可。

請外山十願首：中天竺寺道通無礙師，定香寺真琦翠峯師，棋槃山道正古宗師，祥符寺圓鈁本綱師，無門洞圓杲師，洎本寺福蘭谷香等。

胡宗憲〈昭慶寺碑〉（徐渭代作）：杭錢唐門之外，有寺名昭慶。肇自石晉天福元年僧永智，迨錢氏乾德五年增建，並名菩提。宋太平興國三年，始立戒壇。天禧初改今額，是歲火(二語承誤)。慶歷間，復壇焉。國朝自洪武初，歷成化改元，凡修而火者再(數語承誤)。至憲宗皇帝，始更命浙布、按二司建復之，時按察使楊君繼宗領其事。有湖州富民吳瓊者應募，挈萬金來施舍。乃殿宇廡舍，瑣至肖像，窮極壯麗，嶄然一新。復有湖山照映僧寺，聯絡傳示遠邇，於是昭慶之戒壇名天下。戒之日，兩京諸省之僧尼、道士，若居士、若四裔之在海內外奉朝貢，其民有信慕可以梯航至者，無不畢集。既受戒，固亦多持守以終其身。如是者，蓋百幾十年於茲矣。嘉靖三十四年，予以御史奉命出按浙。夏月，倭人寇杭，入湖墅。當事者恐其區廣為賊藪，命火之。居幾年，鄉之先生尚寶卿徐君江山、副使吳君源、童君漢臣、方君九叙，並夙抱宏濟，既不竟於仕，而欲施於其隱，相與謀復寺。於是上自封國，若內監、若卿大夫士、若農工賈，靡不割貲以襄斯役。及來告予，亦捐百金[田/廾]之。又始用堪輿家說，買民間舍，闢使寺望見西湖水以厭火灾。蓋所構計合殿壇、禪室像凡若干，瓦甓石若木若干，舍財者若干人，董役若募者為某某，金若干兩。起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而落成。既成，而尚寶君等詣軍中請余紀其事。余惟佛之教，自古稱異端，為吾儒所闢。然錄其善，有不可盡棄之者。即如茲寺，蓋亦有三可建者存焉。始憲皇帝意營此，命下之日，乃有淑女產於杭，實生睿皇帝。傳今上聖明，入嗣大統綏天下，是宜為君上報，一可建。洪武初，東倭犯順，遣僧祖闡、無逸輩，順其俗所，當令化導之，則佛之教固高皇帝所不廢者。且外邦慕中國佛法，往往遣僧詣天台、五臺受法及經戒，遂因以通貢獻表服從。蓋自古帝王已許其然，不猶愈於絕之使梗而掩殺其命乎？則此舉其於今日尤宜，二可建。戒之律大若細，凡二百五十種，犯者至配於五刑。今世之愚民，有不畏法，而怖以佛輒甘心焉，是佐刑政所不及。審如是，即優伶劇謔猶取之，而况於佛，三可建。夫有是三者，雖其為教異，吾聖人不害其為助我，而胡必於去之耶？余是以可斯舉，為之紀事而系之詞。詞曰：

於世有裨　劇戲猶取　佛所裨益　與劇偶　世有冥愚　愍不畏死　一聞如來　志攝魂駭　辟造堂室　我則正戶　由徑而造　則以戒故　徑以造室　寧阻趨者　矧啟聖祥　而導裔化　壇殿載新　俯瞰湖水　終千萬年　永無災燬

部劄復令開壇，至嘉靖末年，因事禁止。

舊志云：嘉靖末年，馬鞍山戒壇潛匿無賴。有詔禁止。

嘉靖四十五年，廣霄建伽藍殿。隆慶二年，丁曜建山門石牌坊(萬歷丙戌，按察僉事丁應詔重修牌坊。應詔，曜之孫也)，題曰「律宗萬善戒壇」(林鳳書)。隆慶三年六月，寺燬於火。

陸次雲《湖壖雜記》云：故老謂余曰，此番起火甚異。是夜有僧趺坐殿中，夜將半，見赤髮金冠袍笏者在側。僧問：「爾何神？」曰：「火神，來行火此殿。」僧叱之，神隱入礎中。飛燄猛起，梁棟悉燃。

汪道昆作〈募疏〉，釋方澤作〈勸修戒壇文〉。

〈募疏〉云：我聞三世諸佛，率由持戒入門；一切眾生，必自發心得果。河沙歷劫，塵剎代興。幸哉遘大因緣，勉矣求多福德。維西湖昭慶律寺，為東土說戒道場，信心自此歸依，法眼從茲開示，人天咸賴，今古具瞻。比年熒惑當權，伽藍失守；三乘相滅，五戒言湮。烏兎已見歲遷，龍象如聞夜泣。有能舉之，則莫敢廢。不有廢也，其何以興？用是昭告十方，同興萬善。宰官首事，長者齊盟。無分住俗修行，悉聽隨緣布施。各從願力，共濟供需。當來種諸善根，現在成多寶地。苾芻畢至，蘭若重開。闡佛法於三千，鞏皇圖於百億。發菩提心，囊底莫辭刀布；舉須彌力，眼前便現金繩。指日莊嚴，彌天利益。凡諸無量，當亦有歸。

〈勸修文〉云：律宗昭慶，擅有古佛戒壇，諸山莫儷。每歲季春，遠近衲子來赴者以數千計。諦聆說律，如承佛口而受持焉，誠天下之大功德聚也。去年暑月，諸浪夫狂子，什伯為羣，每夜突入，喧呼觝擊，裸臥像前。忽一夕，災發殿中，雷風佐之，鞠為煨燼。嗚呼！將衛法怒其穢褻，欲一新之耶？宋季，無準範師主席徑山，兩羅回祿，而隨毀隨成，徑山道風，逾益光美。今豈符其轍耶！今春仲月，一山王子，顧瞻壇址，愴焉興嗟。頃之，潘中丞自歸安至錢唐，徘徊惋歎，乃相與聞之諸當事，聽許募復。監寺諸僧，憚於瀆勤。檀護王子諭之曰：「復殿以復壇，復壇以復戒也。戒者生育一切，有緣者之法身父母。報其法身父母，一生二生，乃至百生，猶將不斬，況一再乎！」檀護知此意矣，諸師無憚於勤。

萬歷初年，沈士賓建祖師殿，二年成。梁文槐、法經及信道人募建後殿。九年，法經等建正殿，范鐵佛三身。十三年，本然建普說殿及北面內殿。

白珩《靈隱寺志》云：嘉靖乙卯，倭犯我杭，因燬昭慶寺。修復未幾，復燬。既而靈隱亦以雷電災。自是以來，頻年旱潦，今二剎巍然復興，比歲又皆豐稔，是大剎之顯晦，亦與運為污隆矣。

十四年丙戌，太后賜畫〈瑞蓮觀音像〉、白金五兩。十五年，遣內侍賫賜畫〈文殊乘獅像〉、〈魚籃大士應身像〉(後勒石，毀於兵)，於是開壇說戒。

〈瑞蓮觀音贊〉曰：

惟我聖母　仁慈格天　感斯嘉地　闕產瑞蓮　加大士像　勒石流傳　延國福民　霄壤同堅

十八年，成圓、智禮等募勸，織造太監孫隆大捐貲，修增殿宇橋道，浚井瀦池。二十年，寺前東街建甘露亭。

釋理順〈昭慶十詠小序〉云：「亭中寒暑給施茶湯。」今廢入民居。

二十六年，建東西兩廊四十八間，分布諸僧房居之。出舊址以清寺基。二十七年，建千佛閣。三十年，建鐘樓。又施水陸聖像一百二十五軸，天地冥陽大旛一首，旁繫小旛二百餘。

旛上有繡金字云：「天尊地聖，水哲揚賢。四府該羅，無邊尊宰。」

屠隆〈碑記〉云：夫六度萬行，戒為本矣。戒則攝心太寂，空水澄波；戒則沃志常惺，慧光發炤。故學佛者，從前阿而後茶，由化城而寶所。發心初始，萬劫之勝因；究竟後來，千聖之極果。孰有離戒而修持，捨戒而證悟者？或參七級之寶塔，此是崇基；如渡萬頃之洪濤，斯為巨筏。教門廣綜，諸部匪戒，則教僅言筌；宗門單悟，一心匪戒，則宗騁狂慧。是以梵網木叉，先聖示為科律；布薩羯磨，古德用以修持。持己精嚴，小乘之立法尚；運心廣大，圓教之制律更宏。將道俗之同修，顯自他而俱利。水火刀兵，可蹈而不可使染汙；頭目髓腦，可捐而不可使破犯。惜戒深於氂牛之愛尾，守戒專於驪龍之護珠。防三業而如城至堅，微瑕莫入；澡六根而如蓮極淨，纖垢難容。匪惟執身無犯，外軌整而肅然；且亦執志罔訾，內境凝而寂若。薝蔔之鮮花不萎，豈止勝乎凡葩；比邱之戒德不虧，又何有於外道？金鐸所宣，魔怪聞而遁跡，革囊空試，天

龍望以投誠。六朝及李唐之智顗、道進、慧遠、道宣，則其卓然者矣。武林舊多名剎，沙門亦富高流。自壽公之衍宗鏡，故宗屬南屏；自堪公之創戒壇，則戒推昭慶。伊法門尊宿，禮梵宇而來依；苟戒體餘殘，望淨壇而退恧。猗與盛哉！寺建於石晉天福年間，累有興廢。至我朝隆慶三年，復羅煨燼。殆有司禮監孫公隆，偶隨喜而興懷，遂大作其檀越。成圓、智禮等，復廣募緣。於是正殿、戒壇、兩廡門樓，煥然復新，巍然增勝。樓之前，為天王殿、放生池，廟貌崇嚴，清流映帶。樓之後，為綠野堂、旃檀林，欄楯精麗，松栝陰森。入殿而禮佛，則金容晃日，繡蓋成霞，儼華藏之寶界；出門而眺景，則山列雲屏，湖開天鏡，現震旦之靈區。緇素遂以雲蒸，戒法因而日朗。掃淨室而修禪，歸命者，不但句驪之子；登講堂而說戒，願受者，何止嵩嶽之神？律嚴則慧劍高懸，羣邪立退；塵淨則心珠活現，眾妙畢臻。以斯綜教，何教勿圓？以斯悟宗，何宗勿徹？故曰戒為本也。斯豈非上善佛地，最勝叢林哉？孫公夙奉三寶，根器不凡；徧結諸緣，風標可挹。而力興建乎道場，則有如智禮；大增光於講席，則有若傳如。事皆有待，機豈偶然。不佞願諸沙門，從此益務翹勤，精持律範，誓作法門之具德，力敫戒壇之耿，光則大幸矣。

張瀚〈碑記〉云：虎林昭慶寺，為兩山諸剎之最。入明以來，四災於火。雖隨毀隨復，僅立殿廡，而堂軒傾圮，中為芻牧，環寺列肆，外隔雲山，荒落之餘，殊非舊觀。寺僧成圓等，矢恢之而志未逮也。歲丙子，司禮東瀛孫公督造三吳，未至，山靈見夢於僧曰：「寺興矣！」既而公至，顧瞻茲寺，量度久之，首捐俸直，前易闤闠，直闢天衢，樹以雙闕，表以朱幢，山色湖光，悉歸睥睨。次葺天王殿，甃萬善橋，瀦放生池，下栽青蓮，上植名花，祇樹夾道，蓊翳繽紛。左浚義井，利用綆汲。中繕大雄寶殿，奉三世靈山聖像。寺陰為說戒壇，高一仞，廣二尋，供舍那為戒主，藏五千貝葉於其中。隅列傳道祖師，下斲昭靈護戒諸神。陽為普說殿，北面普門大士。左為綠野堂，供水陸像。右為白蓮堂，續延雲水。高殿崔巍，長廊詰曲。金輪現彩，朱閣凝霞。躋斯域者，若身遊清涼；涉其奧者，即塵襟盡釋。經始於萬歷戊子，落成於壬辰孟冬。夫以百年頹敝，公至而一旦新之，世所稱祇陀給孤，豈非其人哉？顧公德不止於此也。頃歲水旱告祲，則徒跣徧於羣神；災沴為虐，則軫卹先其閭左。拯流離以惠困窮，收胔骼以澤枯骨。濬三河，控江湖，以達會城；道西陵，築長隄，以濟徒步。種種善政，更僕未易數也。公嘗語余曰：「吾俸給出吳越，故惠濟

在是。旦夕入司政，本俸給天下。則其推一人之惠，以濟天下，又奚讓焉！」萬歷二十一年癸巳，成圓、傳如、淨筠、智禮、大槐、文墨、清臻、成倫勒石。

大昭慶律寺志卷之一

大昭慶律寺志卷之二

興建下

萬歷三十三年，傳如達於朝，上命漢經廠太監張然賜大藏經全部、帑金千兩，建閣供奉，勅名「萬壽戒壇」(董其昌書額)。

勅云：諭杭州府護國萬壽戒壇律宗大昭慶寺住持及僧眾人等。朕發誠心印造佛大藏經，頒賜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經首護勅已諭其由，爾住持及僧眾人等，務要虔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眇躬康泰，宮壺肅清。懺已往愆尤，祈無疆福壽。民安國泰，天下昇平，俾四海八方同歸仁慈善教，朕成恭已無為之治道焉。今特差漢經廠表白御馬監太監張然，齎請前去彼處安供，各宜仰體知悉。欽哉！故諭。(六百七十八函，一萬五千四十八卷)

四十一年，鎮元、圓龍等募易朽蠹，董其昌作疏。

疏云：浮家汎宅，戴青笠於霅溪；破家散宅，擲朱提於湘水。昔聞其事，今見其人，予友楚雄守徐公是已。公自解組以來二十許年，辭王謝之游，參支許之會，築室梵邨，經行昭慶。瞻金相有其漏痕，仰寶殿現夫壞相。雖翬飛之勢猶存，而鼇極之維已朽。大捐錢貝，多購楩柟，將占日以興工，廼先時而詢匠。匠曰：「巨材蠹矣，小益可知。」公嗟全體新之，費將無算。欲還彌勒寶樓之式，須析那叱骨肉之身。遂耻獨為給孤，更望共偕祇樹。向余授簡，特諭眾土帮土而為牆；請爾開囊，願效公牛戴牛而發矢。

仁和邑侯周忠烈公，買仁和田二十畝施寺。

萬歷四十六年十月初十日，周邑侯呈批云：此係本縣措助送迎茶水之費，方恨不能多施，以甦住持之苦。若有里遞攀扯當役者，執此鳴諸後官。同心之好，當無不共之也。

四十六年傳如等建禪堂，時有李殿主者建方丈。天啟三年重裝羅漢諸天。四年朱國祚作碑記。

碑記云：昭慶寺處會城之旁，明聖潔瑩。其前北山森聳，其右步越城闉，勝處第一。何論方袍圓頂，歸心投地；即輜軒纓佩，罔勿具瞻。己巳劫後，轉眼之間，臺殿巍然，壇仍地湧，至今三十餘載矣。然星霜既久，不免瓦泐柱蝕。是以鎮元、圓龍等，復有丙辰之修。巧藉神工，捷換撓朽，朱闌鉛砌，翬吻煥躍，塗金寫碧，光相煒如。於是延名宿，閱輪藏，聚廩作食，代其分衛。凡此興作，可無愧於昭慶矣。昔光宗皇帝居潛邸，時國祚承乏，講員微聞銅龍燕處，究竟三乘，且有修葺天

下名藍之願。比在禮曹，備撿釋藏律部，大較收忍心性，檢制四體。雖極微易忽，非意所至者，懍若探湯，危若履冰。因默會聖衷，往昔周旋於三十年宮禁危疑之際，實有得於收忍檢制之力者。俄而上賓，此意未經道破，愧受光廟特簡，無從報稱，擗胸自憾。適鎮元等索言為記。余不禁慨然以悲，乃漬筆寫心。冀法王恩，啟尊帝在天之靈，追憶曩日周全自惕之懷，證臣上測聖衷不謬。庶於作記，願力不唐捐也。

賀萬祚〈重修山門坊橋疏〉云：昭慶寺衿帶湖山，肘腋城市。往來瞻禮者，轂擊肩摩，熏習善緣，如山行湛露，不覺沾衣也。寺門舊建石坊，坊下石橋，歲久剝落，漸至隕壞。松雲、悟菴二師，特發宏誓，力圖鼎新，欲令莊嚴法界，聞見歡喜，非止藻飾湖山而已也。今者，大殿、禪堂、戒壇，功力已就，此舉乃合尖之塔，伽藍應夢，種種希有。凡我諸方，希相樂助。

又，臧炅如〈募鑄鼎疏〉云：歸依念切，然臂以供。禮向心堅，拈土亦香。況於捐身外之物，除我見之偏，滿莊嚴之相，永薰蒿之誠者哉。突兀南山，倣鎬京之重器；離婁中戶，付洛陽之名工。彼竊鼎以貪造業，此則破貪；或扛鼎以力買名，此須竭力。願躍冶以樂輸，定飛烟而結蓋。正逢龍華寶會之鼎新，冀受祇樹金仙之爐冶。

崇禎十三年毀於兵火。

王士性〈游記〉云：出錢唐門里許，西北為昭慶寺，亦名萬善戒壇。每歲上已，律僧登壇說法，雲水緇流，托盆來受戒者，何啻千百。鉅室富賈施金錢，計亦稱是。寺燬於寇，戒禁於官，其後廢不舉。

黃端伯〈勸建戒壇記〉云：踞湖山之勝，而開大施門者，昭慶寺其尤著也。宋元以至今日，代有名僧，冠蓋如雲，無不向禪林問道。竊意闡法道場，莫盛於斯矣。今火頭現大神通，放光騰燄，使牆壁瓦礫照耀十方，躶躶現前，纖毫不隔。衲僧不惜性命，更為空王遮蓋法身。鐵壁銅牆，重重圍繞。祇要宰官長者，同登清淨覺場。諸公乘大願輪，度生成佛，又何惜一莖艸為如來現丈六全身乎？(端伯，別號海岸道人)

十六年癸未，馮洪業建戒壇，覺海等漸次興復，宣奏仍許開壇。岳石帆建藏經閣，張敞建伽藍殿。

舊志云：馮洪業請覺海聯十願首，力圖興復。圓龍、承超、通琳、真誰、大觀等，募建後殿、齋堂、方丈。圓龍搆大殿廠。承超建禪堂(即法乳堂)。

舊志云：崇禎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張敞來覘寺焚，見烈燄中伽藍神像巍然，纖毫無損，由是發心建殿。敞無子，建後即得一子。敞字振所。

姚繼賢建祖師殿，裝盧舍那佛。歸安令吳公築周垣豎幢，啟百日經期。朱廣源、曹惠公、虞乾暘、金雙南鑄大像。鍾懷旭昆季施水陸祖師像共一百八十二軸。本朝順治十一年，通暘坐關，募建大殿。十七年疏言建大殿，中奉三世佛，旁列羅漢諸天，後裝三大士，請寶華山三昧律師登壇開戒。康熙十九年殿宇漸損，募緣修葺。

沈珩〈募重葺昭慶寺緣引〉云：昭慶居西湖北，地勢利便，四方來歸者，躡履雲集。故其盛時，盛於他所。然以其便利，故陵轢而剝蝕之者，亦稱獨甚。游人至湖上，盛衰之感，先發於昭慶寺，非一日矣。退谷嘗云：「成壞相尋，亦豈有常？無壞不成，無遷變世界不立。」間者藩司李公、臬司王公、諸大宰官，惻然低眉，願作領袖。請無隱千峯和尚來此提唱，殆壞之將成、遷變之將立世界耶。具一種性自出無量施，將旦暮觀成事矣。

沈虬〈募葺緣引〉云：昭慶寺自開創以來，代有興者。萬歷初，開拓鉅麗，為省郡叢林之冠。崇禎燬後，迄今四十餘年。戒壇雖復舊觀，而正殿、山門、禪堂、齋室、鐘樓、鼓閣，尚在蹉跎。理順上人，禪門之法器，香苑之雅望也。慨然以興復為己任，與合寺耆舊，公請天童正宗千峯和尚說法唱緣。以余舊令錢唐，屬余弁首。竊惟西湖繁華之地，自有昭慶一剎，未必非鬧長安中宴然一國，可以喚醒酣醉昏夢多人。植此福田，定屬無量。

陸光旭〈募建禪堂緣啟〉云：法雲西涌，遺像教於蓮臺；慧日東臨，振獅音於梵座。依山建宇，感靈鵲以遷巢；叩水居巖，致神人之獻地。蓋祇園寶樹，無非覺岸津梁；而紺殿金身，總是靈山面目。欲證菩提之果，須洗根塵；期登般若之緣，宜弘法願。茲大昭慶律寺，創自錢王之手，廓于乾德之年。地湧仙壇，感韋天之示現；光騰石碣，紀古佛之降生。丹碧琳宮，歷代之金輪長煥；巍峩寶剎，諸天之妙相恒新。倚寶石而瞰西湖名勝，甲圖經之秀；闡木叉而布南國律宗，分會正之傳。下逮元明，歷遭兵燹；迄乎叔季，未盡經營。星霜積而推以雨風，輪奐湮而生其蚌蛀。遂使蕭條灌莽，塵蒙受具之場；寂寞旛幢，香冷然之會。幸遇某等，以宰官身，具正法眼，結宗雷之幽契，同蘇白之歸誠。目擊傾頹，懷思倡率。今茲千公和尚，戒嚴圭璧，定住金剛。傳鷲嶺之燈，法光飛燄；秉天童之拂，天雨吹花。特啟宏慈，願肩巨任。然而聚沙無力，持缽逢艱。

伏願共破慳囊，結良緣於種玉；同書善籙，追勝事於布金。庶使鐵鳳金螭，重展莊嚴於法界；嚬獅顧象，新開面目於中天。魚貫壇前，一一戒香被體；麈揮座上，人人白汗流身。則八部之天龍，護金湯於劫簸；亦十方之善逝，錫功德於檀那。真願力之無邊，諒福田之難量。

二十三年宜潔和尚主席。尤侗撰〈戒壇記〉。

記云：昭慶萬壽戒壇，歷宋迄明，四燬於兵，五災於火，靈光不歇，傀壞傀成。賴智仁、介山、覺海諸宿，後先整頓，遺教未墜。而三昧老人自華山來，登壇提唱，四眾景從。宜師繼之，法輪重振。余薄游湖上，瞻禮戒壇，見其規模嚴淨，為律寺之冠。退而謁師丈室，見其道風清粹，率羣弟子修持白業，矩則秩如。鼓鐘梵唄之聲，晨夕未嘗絕也。於是喟然而歎。余嘗謂天下宗師，如麻似竹，然龍蛇混雜，凡聖俱陳，其間盲參瞎棒，墮入魔嬈者多矣。唯戒律一宗，乃真實修行第一義諦云。戒生定，定生慧。而蘇子謂：「定慧相生，如珠盤之走。」然總以戒為之先，無論西天東土，一華五葉，未有不從戒入者。即如吾儒，受孔子戒。然君子三戒：戒色，即淫戒也；戒鬬，即殺戒也；戒得，即貪戒也。而《法苑珠林》推言之曰：「本於仁則不殺，本於義則不盜，執於禮則不淫，守於信則不妄，師於智則不飲。」是則五常之道於戒備之矣。戒者，律也。王者得之，以治其民；佛者得之，以利其生。世即有闢佛之人，惡能毀其所戒？世即有敬釋氏之人，惡能阿其破戒者哉？今宜師登地湧之高壇，傳千佛之大戒，修南山之遺緒，恢慶歷之宏規，使四方學者，知天人之永護，斯壇誠與世而俱永也哉。

三十九年庚辰，燬於火。宜潔和尚肩任興復，廣為募勸。

杜臻〈募序〉云：事有經千百餘年，往往成而毀，廢而興，且不止於一成一毀，一廢一興而已者，則亦終為必不可已之事。吾杭昭慶律寺，其傑峙於西湖之濱也久矣。碑載古然燈佛降生之地，甍棟巍峩，壇宇淨潔，一鉅觀也。而四方賓客之來游者，縉紳士大夫與夫騷人逸叟，莫不棲止而登眺焉，則又賢人君子會萃之所也。唐宋元明以來，屢毀於兵火，而去年冬復厄祝融。竊嘗謂：「寺也者，佛日之所憑依也，靈爽之所呵護也，豈其成毀有數，而神靈亦莫之挽回耶？抑神靈亦厭故喜新，將盡去其頹敗而欲重覩其煇煌耶？」今者，際昇平之世，樂安阜之風。翠華臨幸，山水增光。凡湖之內外寺院莫不莊嚴，橋梁莫不修舉，花柳莫不栽植，景色陸離，驚心奪目。而此寺顧倏為瓦礫之場，豈天亦留其闕陷，以俟人之經營補綴

耶？因念是寺也，宋元之世，三燬於兵，則三建；二災於火，則二建。明之世五燬，則又五建。而前之火也以庚辰，今之火也復以庚辰，是誠不可謂非數也。其成而毀數也，則廢而興亦數也。踵千百年之成規，以再覩重新復千百年之舊蹟，以共襄勝事，當亦仁人長者之所動心，咸以為必不可已之事也。是為序。

徐嘉炎〈勸修記〉云：康熙辛巳夏四月，余奉假里居。吾浙會城昭慶寺僧，以其寺之興廢紀略，乞疏於余。竊謂會城諸山，來自天目。相傳日者家言，是離龍結脈，往往羅鬱攸之災，輒延綿數里。又居民多以竹葦為壁幹，尤易攬火。殿宇則牆以磚石，卒亦不免。雖曰人事，亦方位使然也。雖然，物之成毀主乎天，又未始不託於人。今茲欲圖創復，自毀而冀成，與前此自成而倏毀，皆非託於天而託於人可知也。倘其誓願不堅，將此古佛降生之地，委諸艸莽而任其勝因歇滅，豈不悲哉？唯是鳩工庀材，黇鉅實甚，所望喜捨檀那共成勝事。余因樂為之勸而說偈曰：

一切世間人　成毀皆執相　有成即有毀　有毀還復成　即此世界中　壞空與成住　過去無數劫　有佛人中尊　佛有八王子　出家師妙光　修證入地地　相繼得成佛　最後天中天　號曰然燈佛　誕此清淨土　放光驚王宮　發碣刻九字　乃建昭慶壇　綿歷近千年　循環互興廢　際此烈火殃　百毀無一舉　在昔給孤獨　名為須達多　恒行檀波羅　知佛來舍衛　於城施主家　見佛大歡喜　相卜最勝地　吉祥祇陀園　須達為布金　祇陀施林樹　建所三十六　佛居中精舍　我聞阿逸多　力行菩提行　能以種種緣　變現妙世界　寶網及雲臺　穢邦成淨土　我願諸上善　因緣亦如是　仗十力威神　莊嚴大樓閣　行檀空三輪　啟此無盡藏　七寶恒河沙　特用成勝果　天人合贊歎　回向薩婆若

吳源起〈題後〉云：嗟哉此剎，有劫乎？曰：「無劫也。」然則曷為而遭此？曰：「乃佛之現身說法也。」其說法若何？曰：「世人汩於名利，凡諸造意設想，皆欲為數千百年不敝之計。與之語色即是空，則不悟。更與之語因果及現在諸煩惱，亦不一頫首。孰知一剎那間，同歸於盡，不猶於人天、昭慶之灰燼乎？故曰：佛蓋現身說法也，以醒世也。」

沈廷文〈書後〉云：天下叢林，時盛時衰，亦事之常。獨昭慶建而易毀，毀則必建。豈所謂然燈佛降生之地，特顯其奇異，

以招徠奔走天下之善信，令其人廣為種福，歸心信道，而翕然於佛力之廣大耶？

如前所記，始天福丙申，迄於康熙庚辰，其間興替遷變，歷歷可知。而其殿宇堂軒，基移址改，欲即昔之嘉名而一一實指其所，甲乙莫能辨也。今者，時際盛明，諸廢畢舉，始康熙辛巳，至今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更數住持，興復大備。創者先其鉅構，繼者拓以新模。焂華緝瑣，標勝增餘，雕堂祕宇，飛陛危榮，較乎舊日，風規逾益崇麗。所以然者，蓋為曾經聖天子駐蹕之寶地，神明默為扶助，理在必興。歷任卿宰督師，深體此意，欽聖蹟而揚法門，不憚首為倡導。而適逢家給人足、太平既久之時，人好檀施，易成勝事，重以主寺宗師之德行足以樹風，持循足以繼法，公溥足以和羣，誠慤足以孚眾，現此寶所，暉光日新。茲為敘列現前規模，按位而次，筆諸左方，俾千百世而下，得想見此日之隆盛也。

大雄寶殿五間(高六丈一尺六寸)，中奉大像三身(鐵像三身，火後存一，今為主佛)，後奉大士三身，旁羅經廚，貯大藏全部。

康熙五十一年書玉建，乾隆二十二年果證整飾畢功，李治運書殿額。

定觀堂在大雄寶殿西，恭設寶座。

乾隆十六年(臣僧果證)建，(臣于敏中)書額。

後殿五間(高六丈六尺六寸)，中築萬壽戒壇，壇奉盧舍那佛。御書「深入定慧」匾額。

後壁畫〈大士過海像〉，董旭、顧升合筆。石碣刻「古然燈佛降生之地」八字。

康熙五十六年書玉建，乾隆二十二年果證整飾畢功，李治運書殿額，釋隆樹書碣。

丁敬〈昭慶寺畫壁詩并序〉　湖上昭慶律寺戒壇，後壁畫觀世音菩薩過海相，吾杭顧斗山、董雲宿兩翁合筆也。兩翁皆丈人行，惜未一接其眉宇，而余之禮足於相下者屢矣。翹企欽瞻，慨焉興詠，得七字四韻。

吳蹤孫蹟各稱雄　合手何期見兩翁　佛帶光疑溫散日　龍裾波恍響連風　百年轉恐消磨漸　再劫應難絕藝同　拂塵閒看吾豈敢　唯宜稽首頌如空

翟瀚〈白衣大士畫壁〉：

董生筆力馬渥洼　顧生文采禽孔家　素壁五丈流銀沙　欲與普門爭此豪髦差　洪濤翻空噴雪花　涌處隱隱龍盤渦　長弓大戟衣褶

陷　菰葉飄作風裾斜　巍巍雪山頂　圓月開秋華　莊嚴不假旛蓋助　飛動如在鐘鼓撾　然香人來萬俯伏　咸謂慈晴廻我矚　能令劣相一時降　自有天神暗承足　二子畫雖工　安得此伎倆　若非寤寐親覿之　定是威靈所憑仗　借手分身現妙相　佛國清涼絕彷彿　屢到觀瞻嗟咄咄　世間富貴等浮雲　烟閣英雄盡凡骨

前殿五間(高三丈六尺六寸)，中奉彌勒(彌勒、韋馱，舊皆銅像，火後并鑄彌勒一身)，後奉韋馱，旁列四天王，北樹御詩石碑，殿前青蓮池(一名仙池，又名放生池)，池上萬善橋(宋時名廣濟橋)。

釋書玉〈重建天王殿萬善橋記〉云：康熙庚辰，昭慶寺燬於火，時順承王諾以天潢鎮守兩浙，暨副都統戴噶、馬、李諸公，感念是寺已歷千年，且為慶祝皇太后萬壽，經壇任其廢而不興，非所以表名勝、昭誠敬也。今正殿略復舊制，供奉御賜《龍藏》於其中，而前殿石梁，亦宜急謀營構，以成合尖之功。爰首率倡捐，一時駐防滿漢諸君，下逮甲士，皆出俸直，共襄善果。厥工未竣，順承王赴召入都，繼其任者將軍塔公，踵事督成。岌嶪高甍，丹碧重絢，跨以長虹，甃以方塘，繚以崇垣，俯以重門，翬翬皇皇，俾荒毀之餘，煥然更新，傳諸後世，永勒寶剎，寧止供一時游覽之盛已耶。

乾隆二十二年果證整飾天王殿，始備。

東為歸錦橋，水注新河。西為涵勝橋，通湖水入池。由萬善橋路出湖濱，現全湖勝槩。

案：涵勝橋一名龍帶橋，受中龍閘流水，故名。

伽藍殿在大殿左，祖師殿在大殿右。

康熙五十六年書玉建。

集雲堂在戒壇後，今為雲水堂。

康熙四十年仲之琨建。

正殿之西，啟門東向，內有藏經閣，康熙四十二年汪介藩請大藏經全部奉供，今稱藥師堂。閣下為方丈。

康熙四十年，織造敖福合建方丈，匾額「令法久住」，文覺禪師書。牆嵌〈體困睡眠圖歌〉、〈偈〉石刻。

歌曰：

萬事了　無煩惱　四大困時便放倒　衲被蒙頭睡一場　通身那得夢來攪　體如如　寂寥寥　真空性相靜悄悄　卻歸混沌未分時　乾坤世界冥杳杳　這消息　知者少　一覺那管天地老　會得其中元妙機　人人盡有家中寶

偈曰：

白晝齁齁自在眠　全無情愛夢人間　無思無慮無何處　鼾睡如雷震大千

四大幻身，一眠可悟。讀無踪和尚之歌偈，知有相情識之皆妄矣，因鐫金石，用普覺照。時萬歷戊寅仲秋吉旦，適園居士陳洪濛識。

案：是碑乃前賢施於本寺者。

客樓兩廡在方丈前，下為客堂，上安外職。

康熙四十年讓木居士戴國禮建。

大悲閣在方丈右，上為懺堂，下為齋堂。

康熙四十年織造敖福合建懺堂，所有莊嚴供器，俱織造孫文成施。

延賓閣在大悲閣西，下為戒堂，亦稱首堂。

康熙四十年書玉建。

二堂樓對延賓閣，今為庫房。

雍正十二年福溶建。

水陸堂在定觀堂西南。

乾隆二十二年果證購本瑞房屋基建(淨明、曰唯二師遺貲)。又請水陸畫像一百二十五軸，小身水陸畫像若干軸，有石刻《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後跋云：崇禎辛未仲秋朔日，善男子王道焜，為母親趙氏求超度敬書。

又有跋云：王昭平先生，諱道焜。鼎遷殉難，為前朝名宦。悲太夫人仙逝，手書《金剛經》以昭孝思，人健羨焉。僕方外交哉生先生宅相也，經即歸之。後哉生隱於禪，經與偕隱。丁丑春，談禪之暇，捧經示余，鐵畫銀鉤，悉遵大藏古本。而字至五千，無舛訛，無敗容，先生品行，即於筆墨見之。因念夜光寶璐，未可獨秘。時周子式遠在座，欣然雙鉤而勒石，亦與人為善之意。西湖無庵顧文炳虎如氏識。

案：此石刻是橫河橋陳庵比邱尼施於寺者。

庫樓三間兩廂，對大悲閣，以貯米穀什物。廚房三間，在庫樓南。小屋六間，為調攝寮房。普賢堂三間，在水陸堂後，為收供寮浴室。圊房三間，在普賢堂側。

俱康熙四十年書玉建。

雨花室四間，在廚房南。

乾隆二十八年果證購雨花房屋。

鐘板堂在集雲堂西，舊名千佛閣。下為法乳堂。(釋篆玉書額。)

五十八年書玉建堂。中曾奉玉公宜和尚骨塔。甲戌，遷於忍慧塔院，遂以千佛閣為鐘板堂，特加修整。

于敏中〈重立鐘板堂記〉云：西湖昭慶寺，為余舊游地，住持懷公，恬澹率真，不作世法周旋，樂與往來也。乾隆壬午春，余扈從南下，乘暇重過之。見其山門佛宇像設莊嚴，改觀於昔。而齋鐘茶板、咒鉢經聲，清妙微邈。詢之，乃比邱安居習靜之所徙立。戒壇之西偏，傑閣凌雲，恍如香界。鳩工庀材之貲，則皆懷公法緣願力所致。其持淨律，以廣福因，可謂懃且至矣。即布金施檀之園，成最勝功德，信慧更何如哉！輒因懷公之請，為記善果。

釋篆玉〈千佛閣避暑詩〉：

人間苦炎熱　北院竹梧涼　何物共禪悅　池蓮散曉香

祖堂在戒壇西北，旁構忍慧塔。院中奉宜公塔，左列澄公塔，右為懷公預築塔(釋隆樹書額)，有塔銘碑。

康熙五十七年，書玉建園房三間。乾隆十七年，果證修改為祖堂。於右建塔院，石刻〈宜潔律師塔銘〉(　王圖炳撰)。〈塔銘〉曰：余聞昭慶宜老人，律行精嚴，久宦京師，未遂支許之交。今年讀禮家居，其繼席澄如師，不遠數百里，踵門請曰：「本師示寂七稔，於茲謹撰行略，乞塔前之銘。」余辭不獲，乃節舉大凡而序之曰：「師諱書玉，字宜潔，族唐氏，武進人也。母夢月光入懷而生。幼喜稱佛號，稍長即茹素。從師習舉子業，通曉儒書。一日，聽鄰寺僧誦〈大乘行願品〉，質問義趣，言下豁然。遂辭親詣京江嘉山，依自謙和尚剃度。服勤既久，赴金陵華山，受具於見老和尚。晝則供侍巾缾，夜則究研律部，與定菴律師並為嗣法高弟子。康熙癸亥冬，定公偕師赴昭慶說戒。甲子春，定公還山，師遂主席茲剎。按志，昭慶之有戒壇，自宋允堪師始，明季三昧老人自華山來，登壇提唱，至師而坐振宗風，非偶然矣。師躬行實踐，操履慤誠，寒必露頂，食不過午，與眾同甘苦、均勞逸。每歲春冬戒期，四方緇白聞風翕集，前後得戒者約萬餘人。庚辰，寺燬於火。於是宰官捐俸，居士助貲，勸師次第建造。自壬辰訖己亥，八年中不遣一僧募緣，而一切門垣殿宇，象設器用，以及普同塔院，山寮園房，靡不經營締構，輪奐聿新。成功之日，朝廷頒賜藏經，供佛莊嚴。千萬栱，照耀湖山，可不謂祇林希有之勝果與！師生於順治乙酉七月二十四日，康熙辛丑十一月十四日，

示微疾，說偈端坐而逝。世壽七十有七，僧臘五十六。門人奉全身塔於本寺，示不忘也。」銘曰：

湖濱聳翠　湖光吹瀾　佛降生地　地涌戒壇　三昧首揚　宜師繼起　規模整肅　海眾至止　禪律對待　定慧相生　森羅梵網　若準若繩　作用無我　機緣聽人　布金委粟　檀施駢臻　劫後重新　精藍倬煥　豈藉班倕　佛力潛贊　孤塔亭亭　靈光奕奕　智月常圓　山青水碧

十方賢聖塔，舊名雲深菴，今名東塔院，在戒壇東北。旁有園房數間，園地五畝三分。

康熙五十八年，書玉建菴。乾隆中，果證建園房，地為丁玉星購買捨寺。

三會菴在青芝塢，即山寮也。舊有石山三百畝。

康熙五十九年，書玉建。

齋田一百三十八畝零，在紹興府蕭山縣尖山。乾隆二十六年，丁玉星購買捨寺。

釋明中〈飯僧田記〉云：昭慶寺舊無恒產，食堂常供千指，時有空缽之虞。錢唐丁居士玉星，夙具善根，好施不倦。年逾八十，奉佛精進。其在昭慶，修殿宇，裝佛相，購蔬地，種種善功。復念眾食未充，同室徐氏發歡喜心，罄橐所有，置田若干畝。願在永遠飯僧，種世世福田種子。會善友閔文臣、沈雲山、沈天章、釋大方等同座，齊聲贊歎而證明焉。乃丐余述其由緒，記歲月田畝之數於石，用示後來者。

乾隆乙酉小春月，江南徽州府黟縣信官王顧亭助銀一百兩，置田五畝永遠燈油之願。

乾隆三十三年，來宸聚購買齋田捨寺。

〈昭慶律寺施置飯僧田產碑記〉　佛昔住世，給孤獨長者布金買地，造僧伽藍。盧至長者，恒以潔齋供養大眾。伊二人者，非同凡小，廼大乘菩薩現長者身，示行檀波羅密究竟法門。其在震旦，南州二周、長安五張等，踵行檀施，像法轉時，佐扶法輪，紹隆佛種，轉令興盛。惟西湖大昭慶寺，向為律儀道場，宏演毘尼，遙允優波離。近傳寶華正脈，歷有年矣。寺主懷德律師，丕振祖風，福緣四輳，遂感蕭山居士來宸聚，大發檀心，樂捐白鏹三千兩，置買饒僧田若干畝。又以寺址西南接壤，犬牙相錯，購買屋地，令得圓滿成袈裟全角寶界。蓋來居士宿植信根，乘願而來，與三寶作俱有依。故能以減嗜節欲、銖分積纍之貲，不用於紛華利養之途，而快然奉之佛地。與懷

公當是威具六和之緣，感應道交，融洽水乳。故持茲重蓄，不施諸他招提中，而特捨於昭慶。當其一諾慨施之時，隨有華子斌、張念劬、華育芳、沈文良、沈文宗諸善友等，慫恿勸獎，抃手讚歎，皆由多生互為主伴，輔成勝緣，要非偶然集會所克就也。維此功德，永與昭慶常住，永與如來大法轉輪無竟。若欲宣說其福，雖廣長舌未能究其涯際。樹虛往來昭慶，此段因緣，耳聞目睹。來居士以事關常住產業，當紀載號段畝分，無令遺混，面請於樹虛。承命歡喜，謂來居士能以一身兼給孤、盧至二長者所行，世難遭遇。遂述其由緒并及田畝而志其歲月於石。　乾隆三十三年，歲在戊子仲春上澣，皈依三寶人吳樹虛撰記。

以上正旁大小遠近殿堂房宇、田池山地等，總成律宗昭慶寺現在一大寶坊，常住不朽。

大昭慶律寺志卷之二

大昭慶律寺志卷之三

舊蹟上

閱人成世，榮悴易觀。凡高臺曲池之華飾，英材碩德之欣賞，已化為沙雨烟雲。然地以人著，人以地傳，兩者相須而成。千古跡雖漫滅，記志尚可探也。安知今者所游涉，不又為後之蹟哉？纂緝於篇，令人望古遙集，資捉策揮犀之清話云爾。謹案寺記牒云：寺址東界武陵郡城，南界錢塘湖岸，西界石函橋放生碑石，北界慶忌山塔。由是核之諸名勝舊蹟，在界內者胥當附昭慶而見也。昭慶寺相並有菩提院，本吳越錢惟演別墅，太平興國二年捨為伽藍，名惠嚴，七年賜名菩提。

《武林舊事》云：大昭慶寺與前菩提寺相連(宋時，昭慶山門與菩提附近)。《咸淳志》云：菩提院，太平興國二年建，名惠嚴，七年改賜今額。

沈朝宣《仁和縣志》云：「菩提寺，錢惟演捨第宅為寺，延高僧真悟為開山祖，傳南山宗教。」此言非也，真悟、允堪師至宋慶歷時築戒壇，非錢氏所延也；允堪時已名昭慶，非菩提也。

寺有千手觀音像。

《武林舊事》云：菩提寺有靈應大悲像。《咸淳志》云：先是，寺僧募良工孔仁謙作大悲像，千手錯出，不能盡布。夕夢沙門語曰：「何不分形於寶燄之上？」如其言像成。迨乾道間(此下序南宋重建後事)，僧彬再以命工，工難之，有媼在旁導之至淨池，像忽現水中，一晤而媼已失矣，乃創閣妥焉。

有南漪堂、迎熏堂、澄心軒、涵碧軒、氈毹軒、玉壺軒、披顥軒，建炎間毀(與昭慶同為兵所毀)。

《咸淳志》云：菩提院有堂二，有軒五，今皆不存。

蘇軾〈菩提南漪堂看杜鵑詩〉：

南漪杜鵑天下無　披香殿上紅氈毹　鶴林兵火真一夢　不歸閬苑歸西湖

案：《咸淳志》云，錢唐門外菩提寺杜鵑花甚盛，今堂基尚存此花。

沈與求〈南漪堂詩〉：

山遶湖塘寺遶山　平生願向此中閒　青雲白水相浮蕩　野客高僧獨往還　少壯無嫌軒冕累　因循將恐鬢須斑　南漪最是逍遙地　且挹清波濯愧顏

南漪堂後為玉壺園，從玉壺軒之舊名也。

《西湖百詠引》云：南漪堂在菩提寺西，東坡詠南漪堂看杜鵑花即此，後為玉壺園。案《西湖賦》云：北有玉壺，紅鵑尚存。創於鄆王，隸於慈元。去還碧兮百棹，隔水月兮一垣。可知玉壺紅鵑，即東坡所詠之花也。

園為劉光世別業，宋理宗時充御園。

《咸淳志》云：玉壺園在錢唐門外，本鄆王劉光世園，後屬臨安府守趙與[竺-二+((己@((巨-匚)/匚))/心)]，築堂四面。景定間，更隸修內司，又為堂曰明秀。

杜範〈趙山甫居玉壺，盡得湖山之勝，醉和其韻詩〉：

占盡春光好　湖山一覽餘　著身蓬島裏　縱目畫屏如　我計還知錯　君謀定不疎　他年同到此　卜 築更躊躇

楊萬里〈泛舟賞荷詩〉：

遊盡西湖賞盡蓮　玉壺落日泊樓船　莫嫌當處荷花少　剩展湖光幾鏡天

案：玉壺在上下湖之交，湖曲十三區，方知「幾鏡天」之語妙。又，楊公〈西湖雨中泛舟〉有「正月一度游玉壺，二月一度遊真珠」之句。

黃文雷〈玉壺即事〉：

雨過條風著柳芽　淡黃淺綠嫩如花　陂湖漾漾初侵路　蜂燕紛紛各理家　帶郭園林仙苑近　送春船舫繡簾遮　芸窻倦倚西山翠　暖靄輕籠日腳斜

董嗣杲〈玉壺園〉：

莫問南漪與玉壺　杜鵑還更試花無　坡仙一顧吟空老　地主頻更景不殊　船出斷橋春潋遠　鐘傳蕭寺晚樓孤　山明水秀軒扉敞　落日漁歌過裏湖

張輿〈訪王葯圃於玉壺園〉：

林亭絕幽迥　長夏綠雲香　明月出山小　白蓮承露凉　譙鼓樓頭急　吳歈風外長　翛然玉壺內　渾與世相忘

又〈可閒老人約訪王葯圃，書此詩先之〉：

明朝寒食風日晴　可閒欲同湖上行　先拾玉壺園上翠　卻聽寶石山前鶯　茶鐺煩為試新火　杏酪不須和冷餳　君若肯將花徑掃　日高相與到柴扃

周紫芝〈菩提軒驟雨初晴〉：

杭穎雌雄本自殊　淡妝濃抹是吳姝　滿傾漲玉千鐘酒　來看鎔銀百頃湖　白鳥去邊山潑黛　綠萍疎處雨跳珠　不知能事王摩詰　貌得西湖落照無

周弼〈菩提廢寺〉：

野寺孤僧住　當春亦掩扉　曉鐘三版去　昏棹一盂歸　古屋垂山榧　幽窗養石韋　未容行客憩　荒樹雨鳩飛

羅公升〈菩提寺〉：

一畝方塘幾劫灰　哭聲未已笑聲催　六橋烟柳相逢處　半是菩提拭淚來(自注：菩提寺為臨安人火葬之地。)

案：建炎間寺雖毀，其南漪諸勝已割為玉壺園，殿閣則略為修整。二周所詠可案也。據《咸淳志· 水口》核之，園在菩提寺後上下湖之交。今稱玉壺園者，在錢唐門外之南，乃是改築城垣而移額於此者，非舊地矣。

寶慶三年，菩提重建佛殿。淳祐六年，重建千佛閣。

《咸淳志》云：寶慶三年，寧宗楊皇后賜錢重建殿。淳祐六年，重建千佛閣。案：志稱「乾道間，僧彬造千手像，建閣妥之」，則前此六十年已增修建閣，志略耳。

元末移寺於太學街東，餘址屬昭慶寺。

沈朝宣《仁和縣志》云：菩提律寺，元末毀後以築城，寺基入焉。明洪武初，建城內宋太學街，學士倪謙撰記。《游覽志》

云：其址并入昭慶寺。

案：《咸淳志》載，小方井俗呼六眼井者，在錢唐門內裴府前，水口在錢唐門外菩提寺前(導湖水入城作池井者，名水口)。又，真珠河在錢唐門內，水口在錢唐門外菩提寺後，一通九曲下湖。由是度之，菩提寺逼近城垣，故元末移築，寺在必毀。又知菩提寺前後水口通上湖水，九曲下湖尚在其北。蓋菩提在湖支之東，傍城而建也。沈志云：以築城并入，則寺基為城基、為濠池。田志云：址并昭慶，則是開濠之後，餘址在濠西者，歸於昭慶也。

昭慶之東有望湖樓，一名看經樓，乾德五年錢忠懿王建。(五年，恐二年之訛。見首卷〈興建〉注中。)

語見《咸淳志》。案：樓與菩提院同年建，因院而及之也，故名看經樓。前俯湖，故名望湖。姚靖《西湖志》云：望湖樓，坊志或訛為「水明」，謂東坡建；或譌為「鏡湖」，謂樂天建。皆妄也。意今為秦樓址，良是。案：「水明」、「鏡湖」，係是旁近酒樓，別題其額，非即望湖。言蘇、白二公建者固非，云即秦樓址亦非。蓋望湖在寺東，秦樓在寺西也。

潘閬〈望湖樓詩〉：

望湖樓上立　竟日嬾思還　聽水分他界　看雲過別山　孤舟依岸靜　獨鳥向人間　回首重門閉　蛙聲夕照間

蘇頌次韻，奉酬通判姚郎中宴望湖樓，過昭慶院暮歸偶作：

山半樓臺繞曲隄　水風當夏卻炎威　嘗思徧覽前朝蹟　自恨勞生暇日稀　偶到上方凭檻久　恍如員嶠躡雲飛　白蓮舊社空遺址　有幾人從此路歸

趙抃〈望湖樓〉：

僧棹漁舠恣往還　澄波如鑑俯羣山　繞湖三百浮圖舍　祇是凭樓一瞬間

王安石〈杭州望湖樓回馬上作，呈玉汝樂道〉：

水光山色碧浮浮　落日將歸又少留　從此祇應長入夢　夢中還與故人遊

蘇軾〈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

黑雲翻墨未遮山　白雨跳珠亂入船　捲地風來忽吹散　望湖樓下水如天

放生魚鼈逐人來　無主荷花到處開　水枕能令山俯仰　風船解與月徘徊

烏菱白芡不論錢　亂繫青菰裹綠盤　忽憶嘗新會靈觀　滯留江海得加餐

獻花游女木蘭橈　細雨斜風濕翠翹　無限芳洲生杜若　吳兒不識楚詞招

未成小隱成中隱　可得長閑勝暫閑　我本無家更安住　故鄉無此好江山

又〈宿望湖樓，和呂察推〉：

新月如佳人　出海初弄色　娟娟到湖上　瀲瀲搖空碧　夜涼人未寢　山靜聞響屐　騷人故多感　悲秋更憭慄　君胡不相就　朱墨分黝赤　我行得所嗜　十日忘家宅　但恨無友生　詩病莫相詰　君來試吟詠　定作鶴頭側　改罷心愈疑　滿紙蛟蛇黑

蘇轍〈次韻子瞻望湖樓上五絕句〉：

欲看西湖兩岸山　臥乘水上木蘭船　湖山已自隨船改　更值陰晴欲雨天

眼看西湖不暫來　簿書無算撥還開　三年屈指揮將盡　記取從今得幾回

湖山欲買恨無錢　且盡芳樽對玉槃　菱角鷄頭應已厭　蟹螯馬頰更加餐

終日清漪弄短橈　頓忘車乘走翹翹　秋風且食鱸魚美　洛下書生未可招

滯留朝市常嫌鬧　放棄江湖也未閑　孤艇粗窮千頃浪　肩輿未盡百重山

郭祥正〈看經樓〉：

樓下水連天　樓居即水仙　何須把黃卷　極目盡紅蓮

楊時〈望湖樓〉：

斜日侵簾上玉鉤　檐花飛動錦紋浮　湖光瀉出千峯秀　天影融成十里秋　翠鷸翻風窺淺水　白雲隨意入滄洲　留連更待東窗月　注目晴空獨倚樓

朱繼芳〈昭慶寺前望湖樓〉：

幽尋得勝趣　城市幾人能　古柳深中磬　長廊盡處燈　畫龍聽說法　塑佛看齋僧　別寺經行遍　茲游昔未曾

黃裳〈泛舟錢唐西湖〉：

望湖樓上與雲齊　下視銀河一道低　好是水邊歌舞後　綺羅人在畫樓西

樓鑰〈水月園〉：

具美盃殘意未休　相將重上望湖樓　樓臺忽已居平地　風月何曾識舊游　更挈酒樽過水月　坐增詩興滿滄洲　春風共約新橋畔　遙拜雙龍萬斛舟

楊維禎〈嬉春體〉：

西子湖頭春色濃　望湖樓下水連空　柳條千樹僧眼碧　桃花一枝人面紅　天氣渾如曲江節　野客都似杜陵翁　得錢沽酒拍浮去　如此好懷與誰同

邵長蘅〈西湖雜興〉：

望湖樓下螭頭舫　有美堂中鵲尾爐　幽尋三百六十寺　畢竟風流讓大蘇

《揮麈錄》云：東坡先生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以集之，復會望湖樓下或竹閣之類，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雲集，夾道以觀千騎之還，實一時之勝事也。案：此亦坡翁偶然豪舉。若云遇休暇，必約客為之集妓鳴鑼，宵分列燭，擾動士女，豈賢守之可常哉？

樓北為桃園，宋南渡後有錢唐尉司署，今廢。

華庚〈錢唐尉司記〉云：錢唐尉，承平時號「八仙」。裕陵覽西湖圖(神宗陵號)，嘗有「真仙尉」之語，時則有真仙亭。東坡帥杭，率賓僚來游，時則有英游閣。林和靖訪謝尉，賦〈秋水芙蕖詩〉，時則有詠物樓。陳後山興寄高遠，形於篇詠，「願得終身為禦寇」，亦可想其盛也。南渡後，公宇勿存，僑寓昭慶寺。隆興癸未，施君溫舒，徙居望湖樓之桃園，規制草創，逾四十年，因陋就簡，漫不加葺。嘉泰辛酉，永嘉高君不倚寔來環視官舍，若將壓焉。乃捐己俸并郡邑所助，撤而新之，廳堂廬舍二十有一間。堂曰「擢桂」、曰「平湖」，亭曰「真仙」，軒曰「清風」。今大參許公為之隸古，以匾其。既成，欲以先後[卄/泣]職姓氏諸石，求余為記。

寶慶元年，余天任重建。增建英游樓下為詠物堂，又建水雲亭，袁肅撰記。

《武林舊事》云：錢唐縣尉司，相傳為王子高舊居，舊有平湖軒、英游閣。又有片石，周益公謚之曰「奇俊」。

《游覽志》云：錢唐尉司，宋隆興間建，其地相傳為王子高故居。子高名迥，錢唐人，嘗逢仙女周瑤英，攜之同游芙蓉城，并作歌以紀其事。案：錢唐門外尉司上扇，尉司舊官舍也。王子高之故宅，東坡之所游集，和靖、後山之所吟詠，皆在此處。自施尉徙築桃園，則已易地。所謂真仙、英游、詠物，襲舊名耳。

林逋〈錢唐仙尉謝君詠物樓成，寄題二韻〉：

仙人多在麗譙居　況對西山爽氣餘　若向湖濱屬佳句　莫忘秋水落芙蕖

又〈孤山雪中寫望寄，呈景山謝尉〉：

璚樹瑤岑掠眼新　鮮飗時復颺珠塵　此中自是蓬萊闕　何處更尋姑射人

又〈和謝尉病起〉：

展轉匡床乍起來　縹缸緗帙亦慵開　三年一尉湖山主　誰識神仙本姓梅

又〈答謝尉得替〉：

牢愁漫散空階雨　羈宦閒看落日春　未似青青河畔艸　客亭長短送離人

陳師道〈宿錢唐尉廨〉：

平湖遶舍山無盜　官事長閒俸有金　安得終身為禦寇　不辭兒女作吳音

樓又名「先得」，後為錢唐正庫。庫側有新園，宋秀王園也。其北為雲洞園，楊和王園也。今皆廢。

《咸淳志》稱：行在贍軍激賞酒庫數處，一名碧香酒庫。碧香酒庫數處，一曰錢唐正庫，在錢唐門外，樓名「先得」。考董嗣杲《百詠詩》引酒庫，應在昭慶之東。而《武林舊事》云：先得樓即古望湖樓，則是南宋時即望湖樓地為酒庫也。名「先得」者，意本「近水樓臺先得月」句。

《咸淳志》云：新園在錢唐門外酒庫側秀王府園。案：《都城紀勝》云，錢唐門外有西園，似即此。

《咸淳志》云：雲洞在錢唐門外古柳林、楊和王園，直抵北關(今稱武林門為北關門)，最為廣袤。洞築土為之中通，往來其上為樓。又有堂曰「萬景天全」，羣山環列。洞之旁為崇山峻嶺，有亭曰「紫翠間」，尤可遠眺。桂亭曰「芳所荷亭」、曰「天機雲錦」，皆號勝處。《游覽志》則云：培土為洞，屈曲通行，圖畫雲氣。旁有麗春堂，青石為坡，不斲礹齒。春時令人歌舞為戲，得上坡者受賞。《武林舊事》云：園內有萬景天全、方壺、雲洞、瀟碧、天機雲錦、紫翠間、濯纓、五色雲、玉龍玲瓏、金粟洞天。砌臺等處，花木皆蟠結，香片極其華潔。盛時凡用園丁四十餘人，園使臣二人。案：園廢之後，雲

洞之積土猶存。昭慶寺北七星墩，似即遺址。其後鋤平耕植。數十年前，尚仍其一，今則為墓隴矣。

陳允平〈湖上詩〉：

流水斷橋邊　笙歌擁畫船　日酣花半醉　春困柳三眠　策杖登雲洞　觀魚上玉泉　鳳城歸去晚　山鎖萬重烟

近樓有九曲昭慶寺橋，今為聖堂橋，亦名澱水橋。明正德間置閘，稱小閘，水泄新河。

《咸淳志》云：九曲昭慶寺橋，原係小渡。咸淳六年創建。

按：咸淳時但建橋而無閘，其前則小渡，橋以代渡也。然則上湖(即西湖)直貫橋而北達至玉壺水口，始泄於九曲下湖，與今閘水入新河之形勢大異。《萬歷府志》云：嘉靖三十五年，武林、錢唐二門外，各浚濠甃閘，上構弔橋，環城皆有深池。是年四月，霖雨，湖水泛溢錢唐門新城，衝圮三十餘丈，乃塞濠并毀橋閘。夫環城有深溝，錢唐門外有弔橋，與今形勢又異。故今城道橋閘，嘉靖後之形勢也。大抵宋之小渡及九曲昭慶寺橋，似即今聖堂橋之處改築而易名耳。又府志云：昭慶寺橋有閘，俗呼溜水橋，在昭慶寺東，視西湖水之盈縮啟閉之。舊通九曲下湖，湖曲俱廢，今入新河。案：明代呼此為溜水橋，故以中閘橋為小溜水橋(《錢唐縣志》云：中閘橋，一名溜水)，與松木場之大小溜水橋各地。寺舊志云：廣濟橋在寺前，又名九曲橋，舊通九曲城寺東(二字衍文)，係小渡。有五聖廟，有蘇漢臣畫壁，今俱廢。此鈔刻之誤也。

《咸淳志》云：昭慶廣濟橋，大昭慶寺前此即是。寺前之萬善橋，在宋則稱廣濟。又，廣賓《昭慶志輯略》云：廣濟橋在寺東，一名九曲昭慶橋，舊通九曲城，上有五聖廟，今廟奉聖帝像，易名聖堂橋，亦誤以聖堂為廣濟。然不指橋上聖堂，即是九曲五聖。此則分明橋下之閘，明正德間築水注新河。新河者，元末改移杭城，形勢直列而去其曲，故於城下別開新河為濠隍也。

戚令畹〈募修西湖聖堂橋小引〉云：虎林扼江以為險，阻湖以為饒，瀕湖之門三，而錢唐尤要。輪蹄冠蓋，於是乎出薪蒸鮮薨，於是乎八潴湖而牐，通牐而橋。上自省風，下及負擔，林林總總，日入而未息，為之橋者，不綦重矣哉！苟橋壞，則牐亦隨之，旱無所蓄，浸無所防，杭失其利，海昌、石門以下諸邑且咸被其害。然則斯橋也，非特湖上萬家之咽，實西湖三郡之鑰也。天造之初，兵戍無定。六橋花柳，久供薪採，游人絕

跡。今春制府、中丞二公首倡而規復其舊。募民種桃柳，修石隄，曳柴於西山，飲馬於湖滸。將軍之令，不得戕一卉一枝，桃李芰荷，糺縵如綺繡；游人士女，車闐肩摩於道，頓還太平舊觀。顧茲橋圮而未修，居者、游者病涉靈隱。後石筍峯僧某甲，因眾請而慨然任之，乞余一言為助。余惟津梁繕治，邦君大夫事也。曩潦相仍，民力絀而未遑，誠能減游屐之一臠，分畫船之半席，足以佐徒杠，資利涉，亦人所樂聞也，豈多助之無人哉？或謂時絀難於舉贏，姑少待。余曰：不然。東坡知杭州，歲饑，日晏湖上，修整無虛日。僚佐諫之，東坡曰，損有餘之財，而令饑者食其力，非但興利，可以弭亂，是亦救荒之奇策也。當茲水旱、蜚蝗之餘，民多艱食。萃四方之物力，以膳給一方之人。捐貲者樹德，食力者報功，兩利之道也。以是為樂勸，其可乎！(康熙十一年。)

顧豹文〈募修聖堂牐小引〉云：距錢唐門百步許，有聖堂牐，歲久而圮。父老習於水利者，奔迸歎息而告曰：「是會城大利大害所係也。」余曰：「願悉聞之。」曰：「湖水自湧金門入城，折而北已，復南行。縈迴闤闠，中出鳳山水門分二支：一抵龍山入大江，一左折過三板關南新分司榷竹木處也。其委輸北流為沙河，踰堰直趨臨平、長安，用達於三吳。而仁、海二邑，灌田可數千頃，利未易更僕數也。當唐宋時，春夏水大至湖溢，市井泛濫為患。故鄴侯鑿石函分湖水，使北流。宋又於石函東置牐，今中龍閘是也。元末，俯湖為濠，於湖首置牐，而湖水往往衝激城垣。明正德中，移牐於中龍之東，洩水獨多，患乃已。是牐之在昔，利以洩也。數百年來，湖半淤為桑田，今葑茭又彌望矣。城中糞積日厚，與湖爭高，而河多湮塞，水入城如綫。故其勢全趨於西北，賴聖堂一牐，力扼其流，利以不匱。是牐之今，又利以蓄也。苟聽其壞焉而勿之治，則湖可一日涸，涸則涓滴不入城而河流絕。河流絕，則龍山轉運不通，三板之榷稅不繼，三吳尠竹木之材，二邑無溉灌之澤，民將大困。若會城之水泉鹵惡，特其細者也。」余乃瞿然而起，聞諸制府、尚書、大中丞、大司寇、大將軍、主榷使君，與藩臬郡邑侯，業各捐俸入，商復曩制。乃語我鄉人曰：「卿大夫之蒞治茲土也，痌瘝乃身，澹災以綏兆人，曾不後時。若著斯土者，其能修舉之，惟台之利，否則，亦惟台之害。將趣事庀材，以永斯利耶？抑固其材與力，以貽無窮之慼耶？知不俟再計矣。」(康熙二十年。)

橋南為昭慶灣，有謝府園，今廢。

寺舊志云：昭慶灣，在錢唐門外尉司上扇。

《武林舊事》叙錢唐門外有謝府園，有一碧萬頃堂。《游覽志》云：謝后新園，故甘氏園也，為太后別墅。在惠照齋宮西，有道院村、莊水閣、一碧萬頃、眉壽等堂，湖山清觀、歇涼等亭。每元夕，亭臺皆垂水晶簾放燈，上下輝映，金碧奪目。士女縱觀，往往得遺簪墜珥。

《霏雪錄》云：元帥夏謹齋若水，居錢唐西湖之昭慶灣，第宅百餘間，乃故宋謝太后歇涼亭。如眉壽堂、百花堂、一碧萬頃、堂湖山清觀亭，皆宏麗特甚。又架船亭水中，每元夕，諸堂皆施五色簾，放華燈，上下相映。按：惠照齋宮與南昭慶齋宮並在南山，非大昭慶也。蓋謝后有園在南昭慶前，即甘氏園，又有園在大昭慶前，所云新園，《遊覽志》誤牽為一。

舊有昭慶山門，今廢未建。

《咸淳志》云：景靈宮園水池之水口(導水而入)，在錢唐門外昭慶山門左。此昭慶山門之可據者也。山門近城，故通水口，以達城內。菩提寺亦近城，故相連接。

相近有玉蓮堂、來鵲樓，今廢。

《咸淳志》云：玉蓮堂在錢唐門外，菩提寺南。景定三年，馬安撫光祖建。明年，魏安撫克愚，既徙郡治之竹山閣，并奉玉蓮堂奎匾揭於此。《游覽志》云：舊府治中有玉蓮堂，宋安撫使魏克愚徙建於此。都人競渡湖中，以此為奪標之所，久廢。明嘉靖二十一年，按察僉事劉望之建賓館，田汝成請復舊名。居民但稱月牙公館。萬歷二十九年，二司重葺，今廢。

《武林舊事》云：玉蓮堂原名一清堂，競渡爭標於此。故《都城紀勝》云：西湖春仲，浙江秋仲，皆有龍舟爭標，有金明遺風。

董嗣杲《西湖百詠引》云：玉蓮堂舊在郡治教場南，景定三年移此。匾曰「一清」，後以堂外多白蓮，復揭「白蓮」舊賜匾。

仙根曾就華峯移　淨引湘波出浴妃　龍護前皇三字在　燕居舊尹一清非　風檐搖影涼姿　月檻迷香冷豔肥　平展水天菱唱遠　四山蒼翠自成圍

黃公紹〈競渡櫂歌〉云：

櫂如飛　櫂如飛　水中萬鼓起潛螭　最是玉蓮堂上好　躍來奪錦看吳兒

馬臻〈西湖春日壯遊即事〉：

萬柳搖金接畫橋　一清堂外景偏饒　文章太守開華宴　預報龍舟奪錦標

《游覽志》云：邑人晉江令張文宿，營別墅有鵲來巢，名其樓曰「來鵲」，今廢。
李元昭〈西湖社成集來鵲樓詩〉：

西湖清且淺　中有蘭與蕙　煙霧變晦明　鱗蟲潛水裔　飛構冒層阜　仙筵敞平澨　野饌何芳鮮　烹調列甘脆　翩躚麟鳳集　適遇風雲際　簪佩耀林皐　觴酌宣文藝　社以白蓮申　盟用青松誓　莫謂傾蓋新　山林結遺契

寺東之城，名九曲城。
《武林舊事》紀錢唐門外有九曲，城下其路名九曲路。按：陳善《府志》紀錢氏築羅城，西薄錢唐湖霍山，宋仍舊。則九曲之舊，直西曲至霍山旁，然後東折至北關也。
《武林舊事》云：杭人上冢於南北南山之間，車馬紛然。而野祭尤多，如昭慶九曲等處，男婦攜兒女酒肴，祭畢於村店山家，分餕遊息。
城下有五聖廟、楊和王水閣、上船亭，皆無考。
《咸淳志》云：九曲城五聖廟，有蘇漢臣畫壁。
《朝野遺記》云：岳侯卒於大理寺獄，獄卒隗順負其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故至今九曲五顯廟尚靈。《萬歷杭州府志》岳侯潛瘞於九曲叢祠，孝宗時改葬今處。《南宋相眼》云：孝宗詔臨安府，訪求岳將軍屍，其墳在錢唐門外，當時私號賈宜人墳。
《武林舊事》叙錢唐門外有楊和王水閣、賈府上船亭。
又有擇勝園、隱秀園。
《咸淳志》云：擇勝園在錢唐門外九曲牆下，紹定三年，秀王府創，有理宗皇帝御書「擇勝」、「愛閒」二匾，今徙至他所。又云：隱秀園在錢唐門外城北劉鄮王園。案：城有九曲，園居其曲，故曰城北。
《咸淳志》云：寶嚴院俗呼九曲院。
傍九曲城為九曲下湖，今廢，區為九連蕩。
《咸淳志》云：下湖在錢唐門外，其源出於上湖(即西湖)。一自玉壺水口，流出九曲沿城一帶至餘杭門外；一自水磨頭石函橋

東，八策選鋒教場、楊府雲洞、北郭稅務側，合為一流，如環帶然，有二斗門瀦泄之。

自白公築捍湖隄，截為上下兩湖，其上湖水入下湖處近玉壺水口，本是上湖之支，經菩提寺後，宋志所云「一通九曲下湖」是也。水磨頭水口者，即中閘口，經今萬善橋下，東注北行而合為一流也。昭慶已廢為教場，故曰「入策選鋒教場」。雲洞橫亘昭慶之東北，故經楊府雲洞。二斗門者，玉壺水口閘、中龍閘也。今城既移，別開新河，玉壺之水口移在於南，為聖堂橋小閘。湖曲廢為九連蕩，隄道亦滅。當湖曲在時，水面廣闊處，波光滉漾，左城右山，玉壺、雲洞諸園藉以據，勝概可想見。湖曲廢，則不可問矣。九連蕩本十三區，至崇禎年間，馮洪業、陸澄源，暨寺僧大觀、妙燈，佃十區為放生池，結放生會，初從慈忍房、東京房創為之，馮、陸亦就二房為依歸，故與後來主方丈者無與也。十三區後并為九區，以其連接名。九連蕩又以合九品蓮，呼九蓮蕩。

林逋〈上湖閑泛檥舟石函因過下湖小墅詩〉：

平皐望不極　雲樹遠依依　及向扁舟泊　還尋下瀨歸　青山沿石埭　春水入柴扉　多謝提壺鳥　留人到落暉

參寥子〈下湖晚歸〉：

屈曲莎隄引興長　[宋-木+月]辭芒履踏秋霜　歸來已奏孤城角　撩亂梅花落女牆

案：詩語「屈曲莎隄」，沿九曲之白公隄也。「下瀨」者，上湖洩下湖之流也。

大昭慶律寺志卷之三

大昭慶律寺志卷之四

舊蹟下

昭慶之西石函橋，鑿石岡，注湖水，有閘。

《咸淳志》云：石函橋，一名西石頭橋。在錢唐尉司西，德生堂側。《武林舊事》云：石函橋有水閘，泄湖水入下湖(《咸淳志》稱下湖河)。

白居易〈錢唐湖石記〉云：錢唐湖，一名上湖，周廻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筧。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先須別選公勤軍吏二人，立於田次，與本所由田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苗無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泄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自錢唐至鹽官界，應溉夾官河田，須放湖水入河，從河入田。準鹽鐵使舊法，又須先量湖水淺深，待溉田畢，卻還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隄，高加數尺，水亦隨加，即不啻足矣。脫或不足，即更決臨平湖，添注官河，又有餘矣。雖非澆田時，若官河乾淺，但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俗云決放湖水，不利錢唐縣官。縣官多假他辭以惑刺史，云魚龍無所託，或云菱茭失其利。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菱茭與稻粱之利孰多？斷可知矣。又云放湖即郭內六井無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涌，雖盡竭湖水，而泉用有餘。況前後放湖，終不致竭，而云井無水，謬矣。其郭內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於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堙塞，亦宜數察而通理之。則雖大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有無稅田，約十數頃，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沒。田戶多與所由計會，盜洩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筧諸小筧闥，非澆田時，並須封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泄，罪責所由，即無盜泄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隄決，須所由巡守預為之防。其筧之南，舊有缺岸，若水暴漲，即於缺岸泄之。又不減，兼於石函南筧泄之，防隄潰也。大約水去石函口一尺為限，過此須泄之。余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者要知，故書於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長慶四年。)

白公〈去郡別州民詩〉：

耆老遮歸路　壺漿滿別筵　甘棠無一樹　那得淚潛然　稅重多貧戶　農饑足旱田　唯留一湖水　與汝救荒年

郭祥正〈石函橋〉：

開函測深淺　啟閉以時均　不識白公意　堂堂勒翠珉

馬臻〈西湖春日壯遊即事〉：

要囑園丁取折枝　紅桃白李紫薔薇　石函橋畔人烟晚　挑得春光一擔歸

章詔〈石函橋〉：

石函橋下水喧豗　噴雪浮花去不廻　曾是少年扶策地　白頭還到聽春雷

張文宿〈西湖歌〉：

西湖佳麗屬錢唐　一決沙河隔混茫　流下石函高十丈　恰如天上瀉銀潢

沈德潛〈西湖嬉春〉：

孤山山北妾家樓　紙帳孤眠春復秋　怕見石函橋外水　一湖分作兩河流

案：石函之水，乃是直北而流，出溜水橋入下湖河者。《咸淳志》：下湖河，在溜水橋柴場北(今松木場下河)。自策選馬軍寨牆八字橋，沿東西馬塍、羊角埂、上泥橋、下泥橋，直抵步司中軍寨牆北，一派自打水橋南折入左家橋河；一派自八字橋西，策選軍寨、神勇軍寨、步人橋，至古塘橋下折入餘杭塘河；一派自西堰橋、西溪山一帶，至飲馬山，亦折入餘杭塘河。《游覽志》云：石函橋，剌史李泌建，有水閘泄湖水以入下湖，沿東西馬塍、羊角埂，至歸錦橋，凡四派。

閘水經桃花港，忍慧塔面之。

寺舊志云：港水西及武林門，繞慶忌塔後，合流溜水橋北，入松木場下河。案：港水直出溜水橋，有他支東來，則流合於溜水橋下，大抵湖曲下湖通此之故道也。

張遂辰〈春游詞〉：

二月湖光最可憐　桃花港口橛頭船　不知誰是無情物　只怪春風費酒錢

釋篆玉〈桃花港雨後曉步〉：

曉岸含春雨　垂楊綠漸勻　多情無過鳥　到處若留人　如此清幽境　宜於不繫身　泥香沾屐齒　徧踏落花茵

橋西放生碑，今在山址。

《咸淳志》云：天禧四年，守王欽若建請。明年守王隨記其事。元祐五年，蘇軾請復西湖，謂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祝千萬歲。紹興間，臣僚言，鑾輿駐蹕，王氣所存，尤宜涵養，以示渥澤，乞仍以西湖為放生池，禁勿采捕。

王隨〈西湖放生池記〉云：粵若星辰麗天，斗宿分揚州之域；江漢為紀，浙河抗餘杭之地。斯郡也，民俗煩侈，水山奇秀。總軍戎之重，乃東南之鉅屏；無兵燹之沴，為吳越之福壤。羅城之西，有湖曰「錢唐」，或謂「上湖」，亦云「西湖」。寶剎相望，繚岸百餘寺；烟景可愛，澄波三十里。誠兩浙之佳處，一方之上游也。天禧三年秋七月，相國太原公自巖廊之任，膺麾符之寄。坐召棠以敷化，訟息而刑清；奉漢令以班春，境肅而地泰。曾未期月，眾心熙熙然，如登柱史之臺矣。明年秋七月，公奉詔入覲象闕，澤國留昔襦之頌，當亡厚晝接之眷。因上言：是西湖也，最為勝境，俯瀕佛宮，居人魚食，盡取其中，國家每以歲時祈乃民福。星軺至止，精設於蘭場；羽服陳儀，恭投其龍簡。願禁采捕，仍以放生池名。為請皇帝，仁及萬有，惠濟羣品，法神武之不殺，守慈儉以為寶。奏牘誠激，凝旒喜動，濬發中旨，並令生靈茂育。絲綸適降，已改觀於方塘；網罟靡施，免有歎於赬尾。既厚生生之樂，永煥巍巍之業。隨忝職瑣闥，承乏方面，獲覩善利，思勒於金石；媿無好辭，聊紀其歲月。　天禧五年三月記，錢唐僧思齊書。

(案：《林和靖集》有〈送思齊上人之宣城詩〉，即其人也。)

舊有德生堂、放生碑亭、泳飛亭。堂中立〈戒烹宰文〉石刻，今皆毀廢。

《咸淳志》云：慶元四年，趙安撫師[睪/廾]創德生堂於石函橋之西，又作二亭：其一瀕湖，為祝網縱鱗之所，名曰「泳飛」；其一枕山，凡舊刻新銘皆峙焉。淳祐八年，趙安撫與[竺-二+((己@((巨-匚)/匚))/心)]既更為堂，又新瀕湖之亭，二匾皆理宗御筆。又有〈戒烹宰上諭文〉，刻石立堂上。咸淳六年，安撫潛說友更建亭覆碑。

高文虎〈德生堂記并銘〉，舊有石刻，今廢毀。

淳祐八年，宋理宗御筆〈戒烹宰文〉云：朕惟誕節放生祝壽，乃臣子忠愛。錫宴食品，自有儀式。如聞州軍縣鎮，緣此廣務烹宰，殊失好生之意。今宜戒飭，不得多殺物命。一如景祐三年詔書，務令遵守，仍於所在放生池刻石。

安撫趙與[竺-二+((己@((巨-匚)/匚))/心)]跋於文後，今俱毀。

《玉海》云：紹興時，工部郎中林乂，請以臨安府西湖為放生池，從之。又云：淳熙三年，詔西湖係放生池，不得采捕。

案：林乂之請，即《咸淳志》所云「紹興間，臣僚言」也。淳熙之詔，則在慶元之前，而高文虎、趙與[竺-二+((己@((巨-匚)/匚))/心)]文中不引及，淳熙是淳祐之訛。

《夢粱錄》云：四月初八日，聖福皇太后聖節，文武官於廣化寺起祝聖道場，出西湖德生堂放生。《都城紀勝》云：西湖每歲四月有放生會。《武林舊事》云：四月八日，杭人作放生會，舟楫盛多，略如春時，小舟競賣龜魚螺蚌放生。

《勝蓮社約》云：西湖，南宋放生池也。案：有宋一代，自真宗天禧年始，直至宋末，西湖總屬放生，禁止采捕。元代亦曾下詔令，非止南宋。

蔡襄〈四月八日西湖觀民放生詩〉：

盈舟載魚蝦　投寫清波際　應無校人欺　獨行流水惠　非求升斗活　終免螻蟻制　江湖自相忘　洲島亦遠逝　脫淵思曩戒　嗅餌省非計　為生豈不幸　萍藻庶可翳

周弼〈四聖觀〉：

小園占斷一山孤　別有牆遮古觀居　到了恩波攔不住　水窗游出放生魚

旁有洞明庵，亦廢。

《咸淳志》云：洞明禪庵，在石函橋。咸淳六年，朱端卿捨宅為菴，僧嗣源實經始之，頗得湖山之勝。

寺前之隄名捍湖隄，白公所築。夾隄種柳，宋時稱為柳林，有柳巷。

《新唐書》云：白居易外遷杭州刺史，始築隄捍錢唐湖。《咸淳志》云：刺史白公築隄捍湖，鐘泄其水，溉田千頃。李制府《西湖志》云：白公隄在錢唐門北，由石函橋北至餘杭門，築以蓄上湖之水，可達下湖。小注曰：案，此隄當名白公隄，與白沙隄絕不相涉，今石函橋外隄蹟猶存。(白公〈湖石記〉云：「水漲兼於石函南筧泄之，防隄潰也。」即此隄。)

《武林舊事》載：錢唐門外古柳林。董嗣杲〈西湖百詠詩引〉云：古柳林在錢唐正庫西昭慶寺東，北抵楊和王雲洞園。《都城紀勝》云：錢唐門外有柳巷。

案：石函橋至城之湖隄，即白公所築者。湖有上下湖之分，隄道則並湖而北，達餘杭門。其所沿貫九曲，湖曲之通衢也。唯其種柳，故巷通昭慶者，名柳林巷。故老相傳，有東西柳林。柳林巷是西柳林，白珽賦所謂「柳林在昭慶之外」是也。今九連蕩圖籍稱上扇柳林圩，是東柳林，《咸淳志》及《武林舊事》所指之古柳林也。

沿隄有水磨頭，近今中閘。

《咸淳志》叙下湖水口云：一自水磨頭石函橋東。《武林舊事》叙水磨頭近石函橋，則即今中龍閘旁也。《游覽志》則名中閘為澗水閘，以流水故，可作水磨。《咸淳志》載城外防虞諸隅云：水磨頭，錢唐隅元額一百二人(泛地卒)，淳祐八年置。吳文英詞注云：姜石帚館水磨方氏。石帚，名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

吳文英〈賦姜石帚漁隱調寄‧三部樂〉：

江鴈初飛　蕩萬里素雲　際空如沐　詠情吟思　不在秦箏金屋　夜潮上　明月蘆花　傍釣蓑夢遠　句清敲玉　翠罌汲曉　欸乃一聲秋曲　片篷障雨乘風　半竿渭水　伴鷺汀幽宿　那知煖袍挾錦　低簾籠燭　鼓春波　載花萬斛　帆鬣轉　銀河可掬　風定浪息　蒼茫外　天浸寒綠

姜夔〈湖上寓居雜詠〉：

湖上風恬月澹時　臥看雲影入玻璃　輕舟忽向窗邊過　搖動青蘆一兩枝

輦路垂楊兩行栽　苑門秋水欲平階　朝朝南望宮雲起　白鳥一雙山下來

秋嵐低結亂山愁　千頃銀波礙不流　隄畔畫船隄上馬　綠楊風裏兩悠悠

苑牆曲曲柳冥冥　人靜山空見一燈　荷葉似雲香不斷　小船搖曳入西陵

處士風流不並時　移家相近若依依　夜涼一舸孤山下　林黑草深螢火飛

臥榻看山綠漲天　角門長泊釣魚船　而今漸欲拋塵事　未了菟裘一悵然

柳下軒窗枕水開　畫船忽載故人來　與君同過西城路　卻指烟波獨自回

處處虛堂望眼寬　荷花荷葉過闌干　遊人去後無歌鼓　白水青山生晚寒

案：姜石帚之詩意，寓居定是瀕湖。唯其居近西石頭石隄，石帚之號亦取於此。證以《武林舊事》、《咸淳志》，水磨之近石函顯然。而《游覽志》則云：小溜水橋，俗稱水磨頭，其下為棕毛場。此或後來之水磨移北，或別一水磨，必非石帚所寓之地也。又，中閘之橋，亦呼小溜水橋。而志誤認為棕毛場南之小溜水橋也。中閘亦稱中龍閘，閘水所經之道，曲折如龍，故所經橋亦稱龍帶。俗呼石函為大閘，聖堂橋為小閘。此閘居中，名中閘。陳善《府志》所謂「三閘」也。

近閘有秦樓，今為漱石居。

漱石居，瀕湖小築。門內石池架梁以通出入，居民咸謂「即秦樓址」也。秦樓本豪家別館，以貯嬖妓，易主改今名，游客寓之，今為僧居。先輩多言「斷橋秦樓」。此於橋稍遠，不審其曾移築否也。

張遂辰〈訪梁公迪斷橋秦樓詩〉：

東南名勝幾探求　剩有殘山說舊遊　此日詩篇敲枕畔　滿樓風雨斷橋頭　藥爐怪道常依戀　滄海堪憐久滯留　更擬呼朋共哀嘯幅巾早晚過扁舟

寺西之橋曰夢春，北為蓮花橋，再北為溜水橋，皆桃花港水所經也。

夢春橋厓小石杠。蓮花橋南，有小潭，深不可測。《咸淳志》云：溜水橋在羊坊巷北，其南小石橋，今俗呼小溜水橋，棋盤山北水之出口也。《咸淳志》云：昭慶寺西寨前有策選寨橋，昭慶教場西有教場橋。此則因昭慶西寨教場之名，冒以昭慶地，去昭慶已遠。今稱教場橋者，昭慶西去約數里。

蓮花橋北九曲法濟院，今存觀音井，北為羊坊橋。

院在石函橋北大道張印侯祠之北。《咸淳志》云：九曲法濟院，乾德元年錢氏建，舊名觀音院，治平二年改賜今額。燬於建炎，創於紹興已未。有明軒、爽軒，今不存。寺舊志云：元末兵燬，唯觀音井存。吳用先纂志云：昭慶寺內有萬善戒壇、藏經閣、千佛閣、綠野堂、觀音井、碧玉軒、四觀堂、看山亭、卧牛石、放生池。即此觀音井也。訪諸故老，昭慶盛時，此院為廚房。今井存道旁，院久廢。

《咸淳志》云：羊坊橋在霍山大路口。又云：此為滌羊之所。《游覽志》云：羊坊橋西為古柳林。又，章詔詩云：

九曲橋邊古柳林　羊坊酒庫不堪尋　可憐南渡偏安日　轉眼繁華異古今

案：古柳林在昭慶之東，見於《咸淳志》及董嗣杲《百詠引》。《游覽志》誤，蓋聖堂橋近柳林，亦名溜水，而遠指北路之溜水橋也。

昭慶之北霍山有慶忌塔，今毀。前有池，深不可測，俗呼哇哇宕。

《咸淳志》云：霍山于西湖北諸山最小，山形多骨，石笋鱗起。

《游覽志》云：吳公子慶忌瘞此。其地在宋為豐儲倉。前有石池，深不可測。宋咸淳六年七月，池水壁立，浮苴登木，蕩突久之。時有怪物出水，若鐵棺然。或云：有數百年大龜，故能興妖。

縣志云：本朝康熙三年，塔壞，中有小塔數千枚，及瓦棺細人數千。小塔左右，悉番字環繞。《留青日札》云：褚家塘瓊花

園即慶忌宅基。則歸葬霍山無疑也。
余懷〈西陵咏古· 竹枝詞〉：

誤識要離死不難　石潭風雨衣深寒　塔邊啼鳥秋郊哭　漁父何時見鐵棺

釋普洽〈慶忌塔〉：

塔勢半傾頹　遠撼疎林出　下有慶忌墳　今為狐兎室　事越二千年　精魄猶一日　死成要離名　巧墮伍胥術　草枯石崚嶒　風怒樹咤叱　古潭有涸時　俠氣無時畢

縣志云：《吳地記》載，吳公子慶忌墳，俗呼慶墳，在今吳縣東北三十五里。不聞瘞骨於此。吳任臣曰：《白澤圖》水之精名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日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則可使入水取魚。慶忌本水精名，塔為「厭勝」，故曰「慶忌」。又《元史》云：西僧作擦擦，以泥作小浮圖，或十萬、二十萬。又造浮圖二百十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土中，以鎮海災。此小塔即元僧擦擦類也。吳農祥曰：小塔非西僧之擦擦。吳越王宏俶，造八萬四千寶塔，其制高六寸，重三十五兩，刻曰：「吳越國王宏俶，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塔四面腳下各有「寶」字，今巨石山有兩塔，形式相同，可證也。
翟灝曰：《咸淳臨安志· 古蹟》云，吳慶忌宅，故老云豐儲倉即其故基。前有池，是慶忌磨劍處。又，《行在所錄》云，豐儲倉，在仁和縣側，倉橋東。紹興初，徙仁和縣治，以其址為北省倉。乾道五年，改今名。又云，豐儲西倉在餘杭門外左家橋北，淳熙七年創。又《志· 祥異》云，咸淳六年七月，豐儲倉前池忽有風起，水立如壁，浮萍上屋，蕩突久之。或云，池中有大龜數百年，此其所為也。倉官黃恮目擊其狀，扣之土人，云池在吳慶忌磨劍處，時有物浮於水上，若鐵棺然。由是核之，豐儲倉在城內倉橋東、梅家橋南，西倉在左家橋北，並不在霍山，亦不近瓊花園。《咸淳志》既兩述慶忌事，獨不言其墳墓及塔，則慶忌塔之非吳公子，益明矣。
案：《吳地記》載，慶忌墓，春秋時尚無塔名，其非吳公子信可知。西僧不奉儒家典籍，安知《白澤圖》之慶忌？其非指水精又可知。瓦棺細人塔四圍悉番字，則又非吳越王塔之顯有銘字者。《咸淳臨安志》不載此塔。彼志聞見博洽，叙次詳備，

彼所不載，此塔定出宋後。考至正十八年，杭州路總管達魯花赤哇哇蒞任，是年改築城，取石於此，鑿石成宕，所謂哇哇宕也，今俗呼為千人坑。蓋以昭慶寺客僧死，俱茶毗於宕邊，故云。而元之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大夫慶童，亦以至正十八年任。慶忌或其子系族屬之名。又或為姬妾造塔祈福，慶姬訛呼慶忌。其制與斷橋、寶石山二塔同狀，俗呼壺瓶塔。而斷橋塔亦呼慶忌塔，則其同為一時所築可知。西僧擦擦之說，似近情實也。塔今毀，塔之盤石尚存，俗稱棋盤山。

旁有真覺院、妙因院、普潤寺，俱廢。

《游覽志》云：真覺院即隱淨菴，妙因院即慈光菴。寺舊志云：在溜水橋東普潤寺，淳熙初建。府志云：成大師捨地建，元末燬。《梵剎志》云：萬歷戊申，圓果大師新之。

其在寺後則有演法堂、慈濟菴、淨業堂，俱廢。

寺舊志云：演法堂在戒壇後(似即新建鐘板堂之基址)。慈濟菴在寺後，元照師建，今廢。淨業堂在寺東北，周天球書額，堂廢址存。

有臥牛石遠枕寺北。

臥牛石在古樸房之後，高丈許，臨池。石頂有方鑿痕，度其始必嵌竪石碑。釋理順〈昭慶十詠小序〉云：明初，誠意劉公曾觴飲於石畔。

顧岱〈浣溪紗詞〉：

纔到招提意惘然　臥牛石畔草芊芊　笙歌吹徹木蘭船　隄柳欲遮荒寺月　山風捲破裏湖烟　水光嵐影自年年

寺北之路，曰羊角埂。

寺後通靈惠石坊之徑道也，俗呼羊角埂，以山之餘支稍高於地，如羊兩角，故名。與宋時呼羊角埂之地尚遠。《咸淳志》云：羊角埂在溜水橋之北，自柴場至乳臺渡口，延袤十餘里，介於東西馬塍之間，其形灣曲如羊角然。此則今呼花園埂之處也。

如前所列，或存或廢，或廢後而易其主別成新名，或雖存而地已徙，皆難核真。總因元末改築城垣，則九曲之舊跡難案。三牐瀉水不同，則湖曲已佃為魚池。昔之墟市，今作桑田，則居人述其舊事，聊志其大略而已。

大昭慶律寺志卷之四

大昭慶律寺志卷之五

淨社

永智之後，允堪以前，有省常結社勝事。考廬山慧遠，躬厲清修，於時劉程之、張野、周續之、雷次宗、宗炳、張詮、畢穎之等，詣山依仰，結白蓮之社。省公效之，亦結華嚴淨行社。師德行素高，道風遐扇，一時名公卿士庶翕然來歸。踵故事，池種白蓮，亦稱白蓮社。初招朝賢十七，及己共十八人，都共一百二十三人，皆符廬山社人之數。事詳於宋承旨、蘇翰林、孫運使碑序、記、銘。
今略為按〈記〉檢史，列其官班姓氏。十八人次第如左。

淨行社主省常

孤山智圓〈錢唐昭慶寺白蓮社主碑記〉　聖宋天禧四年春正月十二日，白蓮社主圓淨大師常公，歸寂於錢唐西湖昭慶寺之上方艸堂，壽六十二，臘四十四。弟子虛白等奉全身瘞於靈隱山鳥窠禪師墳側，右建塔以識之，禮也。其年冬，持狀過我，乞為之辭，以勒豐碑，且言先人之遺旨也。吾辭不得命，乃為文而序之。粤西聖之為教也，清淨而無為，仁慈而不殺，抗辭幽說，閎意眇旨大備。諸夏稟化之徒，得其小者、近者，則遷善而遠惡；得其大者、遠者，則歸元而復性。噫！廬山遠公，其得乎大者、遠者歟！考槃居貞，修辭立誠，識足以表微，行足以作程，是故時賢仰其高，企其明，自是有結社之事焉，人到於今稱之而莫能嗣之。惟公理行謹嚴，修心貞素，聞廬山之風而悅之，且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吾雖無似，敢忘思齊之誡耶？」於是乎乃飭其躬，乃刳其心，乃矢結社之謀云。夫率其道必依乎地，尊其神必假乎像，行其化必憑乎言。以為西湖者，天下之勝游，乃樂幽閒而示嘉遯焉。無量壽佛者，羣生之仰止，乃刻旃檀而為之形容焉。華嚴淨行品者，成聖之機要，乃刺身血而書其章句焉。其地既得，其像既成，其言既行，朝賢高其誼，海內藉其名。由是宰衡名卿、邦伯牧長，又聞公之風而悅之，或尋幽而問道，或睹相而知真，或考經而得意。三十餘年(淳化至天禧初)預白蓮之社者，凡一百二十三人，其化成也如此。有以見西湖之社嗣於廬山者，無慚德矣。嘗試論之：遠也，上地之聖也；公也，初心之賢也；實階位不同，名聲異號。然而遠出衰晉，公生聖朝。彼招者，悉隱淪之賢；此來者，皆顯達之士。絕長益短，古今相埒，不曰盛歟、美

歟？公每顧門人曰：「國初以來，薦紳先生宗古為文，大率效退之之為人，以排擠釋氏為意。故我假遠公之迹，誡以結社事，往往從我而化，而叢碑委頌，稱道佛法，以為歸向之盟辭，適足以枳棘異塗，牆壍吾教矣。世不我知，或以我為設奇沽譽者，吾非斯人之徒也。」君子曰：昔藥山惟儼能廻李之心，俾知佛而僧傳善之，今茲眾賢，庶幾實相欽崇大覺，朝宗於性海，共極於義天，非公之力而誰歟！其護法之功，代為不侔矣。公諱省常，字造微，姓顏氏，世為錢唐人。七歲厭俗，十七具戒。若乃托胎之祥瑞，受業之師保，傳講習禪之美，砥名礪節之事，則有社客羣賢碑序，及門人所錄行狀在焉，此不復云，直言其結社之道而已。其文曰：

西聖之大　維遠得之　廬山之高　維公悅之　西湖之社　羣賢慕之　有始有卒　不磷不淄　我緣既終　我滅於茲　神游無何　名揚聖時　欲知我道　視此豐碑

林逋〈和梅聖俞雪中同虛白上人見訪詩〉(即師之弟子虛白也)，詩云：

湖上翫佳雪　相將唯道林　早烟村意遠　春漲岸痕深　地僻過三徑　人閑試五禽　歸橈有餘興　寧復比山陰

《佛祖統記》云：師於淳化中住西湖昭慶，慕廬山慧遠高風，結淨行社，而王文正公為之社長，一時公卿牧伯預此社者至一百二十三人。二十餘年，蓮風普振，比邱同志，復有千眾。孤山智圓法師撰〈白蓮社主碑〉以紀盛績，翰林承旨宋白撰〈蓮社銘〉，運使孫何為之〈記〉，翰林蘇易簡作〈淨行品序〉。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師端坐念佛，有頃，高聲唱曰：「佛來也！」泊然而化，眾見地色皆金，移時方沒。

同知樞密院事河內向敏中

史云：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登進士第。太宗朝，由工部郎中擢樞密直學士。淳化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何〈記〉所云在密地日)。真宗咸平初，參知政事。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記〉故稱相國)，出知永興軍。大中祥符五年，復相兼中書侍郎，充景隆宮使，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玉清昭應宮使。薨，贈太尉、中書令，謚文簡。後以憲肅向皇后

恩，追贈燕王(后乃公之曾孫女)。公才略明敏，持躬淳謹，為真宗朝賢相。

同知樞密院事長城錢若水

錢若水，字澹成，河南新安人。登進士，至道初，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記〉云在密地日)。真宗即位，加工部侍郎(〈記〉云貳卿)。官終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巡撫陝西緣邊諸郡并州事。卒，贈戶部尚書。公輕財好施，知兵，有器識，汲引士類，為時名臣。

右正言知制誥太原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府莘縣人，登進士第。淳化中，直史館，拜右正言、知制誥(〈記〉云在綸閣日)。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咸平四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記〉云參政)。官至太尉兼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薨，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公遺命，削髮披緇以斂。雖以天書事，自黜罰，要亦信奉三尊有素者。公柄用最久，四裔聞名，為宋一代賢相之冠。

直昭文館知制誥東平呂祐之

呂祐之，字元吉，濟州鉅野人。登進士。淳化中，直昭文館、知制誥，賜金紫(〈記〉云在綸閣日)。真宗咸平時，知通進銀臺司(〈記〉云夕拜)。官終刑部侍郎。公性純謹，士夫推為長者。

三司河南東道判官潁川陳堯叟

陳堯叟，字唐夫，閬州西水人。登甲科。淳化中，充三司河南東道判官(〈記〉云任省倅日)。咸平中，拜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記〉稱密諫)。祥符五年，授撿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終開府儀同三司、右僕射。薨，贈侍中，謚文忠。公幹敏有才，任外著績，為時名臣。

三司關西道判官安定梁灝

梁灝，字太素，東平人。雍熙二年，狀元及第。淳化中，官三司關西道判官(〈記〉云任省倅日)。咸平間，為度支判官(〈記〉稱度支)，進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景德元年，權知開封，卒。公洞識敏辭，門庭雍睦，交友無改度者，人以此多之。

右贊善大夫知杭州瑯琊王化基

王化基，字永固，真定人。登進士。淳化四年，知杭州(〈記〉云在餘杭日)。至道三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四年，官工部尚書(〈記〉稱尚書)。終禮部尚書。卒，贈右僕射，謚惠獻。公寬厚能容，有宰相度。

給事中知杭州清河張去華

張去華，字信臣，開封襄野人。登甲科。真宗即位，以給事中知杭州(〈記〉云在餘杭日)。官終工部侍郎(〈記〉稱夕拜，曾任通進銀臺司，史不備載也)。公蘊藉善談論，尚氣節。在杭奏除錢氏民丁死而未免者，有惠於民。

左諫議大夫東平呂文仲

呂文仲，字子臧，新安人。登南唐進士。入宋授太祝。太宗朝，官左諫議大夫(〈記〉云任司諫日)。咸平二年，拜工部郎中，充翰林侍讀學士(〈記〉稱侍讀學士)。官終刑部侍郎、集賢學士。公富辭學，器韻淹雅。

翰林學士沛國朱昂

朱昂，字舉之，南陽人。以薦授揚子縣。宋初，為衡州錄事參軍。咸平二年，拜翰林學士(〈記〉云在翰林日)。以工部侍郎致仕卒(〈記〉稱工部侍郎致仕)，門人謚曰正裕先生。公純厚清介，澹於榮利，自稱退叟。

太子中允始平馮元

馮元，字道宗。登進士。咸平中，官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記〉云大諫始平馮公任翊善日)。官至戶部侍郎。卒，贈尚書，謚章靖。公質性簡厚，通經多識。

外有王禹偁、同年進士之馮仲咸，亦官中允。《小畜集》有〈貽同年馮中允〉詩，又〈歲除日同年馮中允攜觴見訪詩〉，又〈和馮中允爐邊偶作〉，是又一翊善馮公矣，俟再考。

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趙郡李宗諤

李宗諤，字昌武，深州饒陽人。登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記〉云在史館日)。真宗即位，拜起居舍人(〈記〉稱紫微郎)。官終右諫議大夫。公內行純至，風流儒雅，士流歸之。

著作佐郎安定梁鼎

梁鼎，字疑正，華陽人。登進士。太宗朝，官著作佐郎(〈記〉云在史館日)。進至起居舍人，因事削降。真宗即位，復原官(〈記〉稱紫微郎)。官終通進銀臺封駁司司御史臺。公好學，尚氣節。

右補闕史館修撰宏農梁周翰

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周廣順中進士。入宋為秘書郎、直史館。雍熙間，官右補闕、史館修撰(〈記〉云在史館日)。真宗即位，進知制誥、判昭文館(〈記〉稱紫微郎)。官終工部侍郎。公好學，擅文詞，有吏才。

禮部侍郎直秘閣學士隴西李至

李至，字言幾，真定人。登進士。太宗初，建秘閣，為直秘閣學士(〈記〉云在秘閣日)。真宗即位，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以疾授武勝軍節度使、知河南(〈記〉稱故鄧帥)。卒，贈侍中。公性嚴重，為文學侍從之傑。

翰林學士廣平宋湜

宋湜，字持正，長安人。登進士。至道元年，官翰林學士(〈記〉云在翰林日)。咸平元年，累進給事中、樞密副使。二年，卒(〈記〉稱故副樞)，加贈刑部尚書，謚忠定。公器識沖遠，汲引後進，喜趨人之急，士大夫翕然宗仰，為時名臣。

王部郎中知揚州太原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濟川鉅野人。登進士。至道初，拜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記〉稱閣老)。降工部郎中、知滁州，改揚州(〈記〉云在揚州日)。真宗朝，復知制誥，出知黃州，徙蘄州，卒。公為兩朝諍臣，風節甚著，文章推天下之冠。孫何、丁謂，皆出其門。

此十八人，合廬山十八高賢之數。

翰林學士承旨宋白(曾撰銘)

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建隆時進士。太宗朝，官禮戶二部侍郎、學士承旨兼秘書監。真宗即位，拜禮部尚書(〈記〉云今承旨宋尚書碑銘之于後)。進吏部尚書。卒，贈左僕射，謚文安。公善屬文，豪俊尚氣節。

翰林學士蘇易簡(曾撰序)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試文擢甲科。端拱時，官翰林學士。淳化四年，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孫〈記〉云故參預蘇貳卿序之於前)。罷為禮部侍郎，知鄧州，移陳州。至道二年卒，贈禮部尚書。公才思敏贍，通釋典。

峽路運使丁謂(曾作詩)

丁謂，字謂之，一字公言，蘇州長洲人。登進士。咸平中，直史館，出為峽路轉運使、刑部員外郎(〈記〉云峽路運使· 史館丁刑部作為冠篇)。天禧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左僕射、太子少師、司徒兼中書侍郎，封晉國公。仁宗即位，貶崖州司戶參軍，移道州，卒。公文富才敏，有謀而心術未正。

兩浙運副使孫何(撰碑記)

孫何，字漢公，蔡州汝陽人。登進士。咸平時，官權戶部判官、兩浙運副。景德元年，判太常禮院、知制誥，賜金紫，掌三班院，卒。公樂名教，勤接士類，有當世文名。

此四人亦預社者。如上二十二人中，四宰相，二參政，五尚書，一狀元。而王文正為有宋三百年中首推之賢相，向文簡之淳良，錢尚

書之識鑒，王學士之氣節，文章冠天下，皆為間氣僅有。餘亦名馳九州，行載史傳，赫奕於當代，而聲稱施於後世，可謂盛矣。自咸平至天禧十有餘年，當更有繼跡來入其社者，若陳文惠公堯佐，其兄文忠既預社，則當其任兩浙運副時，未必自外，且有〈昭慶寺詩〉之詠。而王文穆公欽若，於天禧時帥杭州，奏請西湖為放生池，禁民采捕。王文惠公隨繼其任，撰〈放生池碑記〉，立石於昭慶寺前石函橋之右。二公皆崇信二氏，量皆入社，預百二十三人之數者。陳與二王，皆宰相也。第以無據，未敢繼列。而當時之高僧，若慈雲、式淨、覺岳、智圓、慧圓，淨之弟子虛白，〈慈雲傳〉中之齊一，書〈放生碑〉之思齊，《林和靖集》中寄贈之希社師、然社師，定皆預社，在八十高僧之數者，亦以無據不列。

姚靖《西湖志》云：天禧初，圓淨法師集緇流古樸、天香、勝蓮、勝林、慈受、慈雲等，學廬山慧遠結白蓮社，至今僧房尚從其師之號。此言非也。圓淨社事，始於淳化；孫何作記，時在咸平，沒在大中祥符之前；天禧四年，圓淨入寂。其云天禧初結社，已謬。而昭慶諸僧房，什九是大千宗師之裔，他房之祖，悉有源有支，何嘗有師名為「古樸」、「天香」者？古樸，以古樸山房得名；天香，以天香精舍得名；慈受，以堂額得名；慈雲，為慈蔭之改呼；勝蓮，從法雲分出；最勝林，從雨花閣分出。又俱自嘉靖年以後續出諸房，謂之從其數百年前不同法系之師號，豈非不經？

當時省常著《西湖淨社錄》悉載其事，今已失傳。文之可考者，僅有孫何〈白蓮堂記〉。

宋《藝文志》有省常著《西湖淨社錄》三卷。

孫何〈記〉曰：達人之大觀也，經非紙上，詎假乎貝葉之文？佛在心中，寧勞乎旃檀之像？而情由化革，識乃悟新。非言語，無以證四禪；非相好，無以宗三昧。鴻漸性海，假乎筌蹄。西湖者，餘杭之勝游；淨行者，華嚴之妙品。境與心契，人將法俱。浮圖省常結社於此，舉白蓮，以喻其潔；依止水，以方其清。棟梁飛動乎溪光，雲木參差乎山翠。追道安之故事，則我在聖朝；躡慧遠之遺踪，則彼無公輔。爾乃鏤香儼為玉毫之狀，灑血結為金口之文。八十高僧，一千大眾，受持正覺，勸導迷途。故參預蘇貳卿〈序〉之於前，今承旨宋尚書〈銘〉之於後。仍貽麗句，以贊真宗；輝映士林，蔚為倡首。於是乎鈞台上列，宥密近臣；文昌正卿，玉署內相；瑣闥夕拜，諫垣大夫；綸閣舍人，卿寺少列；郎官應宿，仙館和鉛。曲臺禮樂之司，延閣著述之士，殿省春坊之俊，幕府縣道之英，凡若干人，莫不間發好辭，演成盛事。摛錦布繡乎堂上，

合璧連珠於牖間。峽路運使· 史館丁刑部頃歲將命甌閩，息肩鄉里，復又寫二林之幽勝，集羣彥之謌詩，作為冠篇。鼎峙蘭若，雖梁肅再出，裴休復生，一字千金，無以增損，況何之固陋乎？今所集者，始以樞機大臣、臺閣名士，聞法隨喜之歲月，寄詩入社之後先，辨其官班，列彼名氏。至夫義利交戰，道勝者為至人；愛惡相攻，德成者為君子。若乃混韋布乎公衮，等林泉於市朝，身在廟堂，心存江湖，以王、謝之名位，慕宗、雷之風猷，則有相國河內向公、貳卿長城錢公在密地日，參政太原王公、夕拜東平呂 公在綸閣日，密諫潁川陳公、度支安定梁公任省倅日，尚書瑯琊王公、夕拜清河張公在餘杭日，侍讀學士東平呂 公任司諫日，工部侍郎致仕沛國朱公在翰林日，大諫始平馮公任翊善日，紫微郎趙郡李公、安定梁公、宏農梁公在史館日，故鄧帥隴西李公在秘閣日，故副樞廣平宋公在翰林日，故閣老太原王公在揚州日。皆文為國華，望作人傑，仰止師行，發為聲詩。麗句披沙，熟誦布金之地；英辭潤石，鬱為羣玉之山。大矣哉！朝野歡娛，車書混一。禪扉接影，將府署以增輝；魚梵交音，與頌聲而間作。常公定力堅固，有自誠而明之心；法性圓通，有為善最樂之諭。欲使人修密行，家習淨名。覩相起慈悲之緣，披文生利益之意。轉移煩惱之眾，延集清涼之鄉。足以發揮後來，啟迪先覺。住弟一義諦，入不二法門。豈徒誇陽春白雪之詞，衒螭首龍趺之作；翬飛鳥企，壯兜率之齋宮；鳳跋龍拏，書竺乾之梵夾而已哉？咸平四年，常公遠自浙水來乎姑蘇，旅寓半年，以碑陰為請。且剖他山之石，將不朽之名。何厠儒家流，領太史事。受承旨尚書之顧，三讀為榮；忝武功參預之知，九原未報。丁刑部言揚事舉，既接科名，心照神交，實由 道契。依經作傳，敢期左氏之辭？相質披文，但愧陸機之說。幸我同心，無多誚焉。天禧元年丁巳八月。

案：〈記〉文作於咸平四年，至天禧改元，孫何沒已十餘年。此天禧丁巳，乃立碑之年載，與撰〈記〉結社時度不符，後賢於此多不辨也。

其〈蓮社銘〉、〈華嚴淨行品序〉、〈白蓮堂詩〉、〈蓮社詩〉、〈入社詩〉，皆失考。

智圓撰〈省常行業記〉，載宋白〈蓮社銘〉碑，文云：「師慕遠公啟廬山之淨社，易蓮華為淨行之名。遠公當衰季之時，所結者半隱淪之士；上人屬昇平之世，所交者多有德之賢。方前則名士且多，垂裕則津梁曷已？」又，蘇易簡〈淨行品序〉云：「余當布髮以承其足，剜身以請其法，猶無嗔恨，況陋文

淺學，而有恪惜哉？」《咸淳志》云昭慶有古刻〈白蓮堂詩〉、〈蓮社詩〉、〈文殊頌〉、〈入社詩〉、〈真悟律師行業記〉、〈菩提寺記〉，皆毀於火。案：〈白蓮堂詩〉、〈蓮社詩〉者，孫何所云「摘錦布繡乎堂上，合璧連珠於牖間」、「莫不間發好辭，演成盛事」是也。又云，丁刑部寫二林之幽勝，集羣彥之歌詩，作為冠篇，乃是詠堂之勝概，序眾之吟篇，為弁其首，亦〈白蓮堂詩〉也。「聞法隨喜」而「發為聲詩」，〈蓮社詩〉也。「寄詩入社」而「仰止師行」，〈入社詩〉也。足見向文簡公敏中以下，皆有篇什，今皆失錄，僅得王元之〈入社詩〉一首。

王禹偁〈寄杭州昭慶寺華嚴社主省常上人〉：

夢幻吾身是偶然　勞生四十又三年　任誇西掖吟紅藥　何似東林種白蓮　入定雪龕燈焰直　講經霜殿磬聲圓　謫官不得餘杭郡　空寄高僧結社篇

案：元之詩意，是未曾身親入社者。

越五百年，僧覺海聯諸禪侶，重續華嚴淨行社，始於崇禎戊寅，相沿二十餘年，亦一勝舉也。兼行放生，亦名放生社。

吳本泰：昭慶寺放生池碑記

武林錢唐門外，贔屭隆然，道周靡蘚，讀之，為王隨〈碑記〉。知西湖故宋放生池，而蘇子瞻〈奏狀〉、洪景盧〈泳澤亭記〉具言，天禧中，郡人歲會湖上昭慶寺，萃鱗羽放之以祝萬壽，蓋西湖一時盛事。而昭慶之為放生所可考也，今亾。問湖流飲馬，即香華、三潭諸處，蕪翳不可詰矣。先是寺僧慧空首捐一池，已而太宰芝山陳公捐田五十畝，屬照元募佃廣之，共得池七。議且築堰，疏淤通滙，為一暘哉。雖不及西湖之滉瀁，其亦一隅之巨浸也。覺海師來此駐錫，既莊嚴寶壇，謂《梵網》以殺生為戒首，欲體蘇、洪兩公之意，謀於本慧及黃生燦煒輩。余惟海內鼎沸，膏鋒血刃，在所同遊釜之魚。而此方自五季錢氏以來，士民至老死不知兵革，殿屎在隅，歌笑在堂，豈杭民獨邀天幸哉？當由大導師若永明、壽雲、棲宏，提唱放生戒殺因緣，而土俗循柔，熏習慈善，感十力能仁冥被，故於兵戈刼中，留此一區安養也。假令波旬日熾，耆域不靈，彼彌天之鉗網，匝地之兵禦，何恃而苟安旦夕乎！願我同人，游樂國生慶幸心，丁殺運生怖畏心。池水洋洋，魚泳鳥翔，生

隨喜救護心。矰餌有禁，侵蝕轉鬻有禁，亟仍勝蓮社約。此諸池者，永與昭慶剎幢相終始，活億萬生靈於無極，吾杭實嘉賴之。師曰：「吾老矣，拮据壇殿，無落吾事足矣。茲舉其以需後人。」余曰：「師年及趙州，而氣宇如雲門。肩荷大法，何事不辦，且非獨此也。」繼自今湖上德生諸故址，漸次恢拓，此為之兆引。豈其疲於津梁而息趼，為久住塵剎，利樂眾生，願與諸大眾稽首，祝願於千華舍那前？

馮洪業：放生池公案

云：禪堂比邱大觀，東京房比邱妙燈，募化資財，自捐衣缽，租佃魚蕩，作放生池。銀不起息，蕩不起租。崇禎十一年二月初二日立願。

右公案，為照圓、慧空兩開士創立宏願，屬予記之。為昭慶環寺多池，環池作隄，每年冬月，為檻魚殺運末劫。一區畜魚，便有一地獄對立。若改一放生池，便令一獄頓空，豈可使苦惱地獄長依萬善戒壇側乎？商於老宿松雲及其裔。聞入，遂為謀曰：蕩各有主，主唯利之。視昔以殺网利，利一罪百。今計利償本，利二本十，主不損業之所息，而全每歲百千萬億之生靈，各得其願也。其數錢三萬貫，元暘請為之始，公議注明於簡，以垂永利。先是慧空師於貝葉齋前，已有放生池一區，故不受本直，不在議內，將復遷化鄰池，次第掀翻血獄。余同照圓等，發願盡贖傍寺池沼而後已。兼山居士筆。

黃鼎題

云：慧空師不敢獨有功德水，與若緇、若白每月一集，各持青銅三十片來赴。一日貯一文，則一日胸中有放生一念。是念仁術也，菩薩心也，即為因地種一善根。師又於池旁築貝業齋，日夕經聲，魚聞之而仰喁，盡一期報命，復其慧命。此半畝清波，實等大智海水。戊寅秋，同兼山先生放魚於池，書此。

曹勳題

云：環昭慶寺之東，為魚池二十餘。夫以佛地作殺地，佛弟子口念彌陀，身親刀俎，日久不知其非。余往來明聖湖，過所謂放生池者而樂焉。暮歸僧寺，愀然於心。因歎宇宙間，不獨人生有幸不幸，即魚生亦有幸不幸。赤眉遍野，白骨成邱，千里

河淮，不堪聞見。魚特不能言耳，其可矜閔亦何異？是我輩無生人殺人之權，誰無之死之生之念？意之好殺，毒於戈矛；意之好生，藹於推解。出之苦海，轉以慈波，請即自魚始。捐去畛域，相忘江湖，即自昭慶始。破除慳貪，普成利濟，即是兼山居士始矣。時梵唄晨昏，游魚出聽。一心不滅，萬彙皆康，即自此段公案始。咄，咄！居士亦無成佛想，諸僧豈是賣魚人？

葛定遠題

云：嘗讀史至吾國不放亦不殺，竊乃喟然歎也，曰：「儒者之言長乎哉！雖然，濟世利物，蓋亦有佛性焉。」夫放生，非儒家事，而固佛氏之教也。昭慶寺舊有魚池二十餘，是必慧名尊宿創制焉，以牣魚者(案：此二十餘池，乃是元末張氏移築城湖曲，廢隄堰隔之為池，)今則為罔利主萃淵藪矣。邇來宗風蔚起，仁澤環流，爰得兼山愚公諸君子，崇基拓跡十已二三。維余夙願好生，感茲大愴，亦佐其舉，復一魚樂之國。以佛還佛，或亦儒家之所深許乎？若必以不放為宗，則儒墨相譏，猶晉楚帶劍，遞相詭反，抑何示人勿達也？

施鳳來題

云：余往來西湖，恒舍昭慶，其壇則曰萬善戒壇。環壇則皆池，盡池則蓄魚，以充殺戒壇之旨。果如是歟？怪而問之。僧曰：「始欲壇清淨殊好，故斷壤以孤峙。壇藉以潔，魚藉以樂也(玉壺、雲洞，在壇東。壇北皆傍池據勝者。僧不知古蹟，姑以是對)。後律不行，而水重阻。人專為利，魚無告哀。」茂遠君湖上來，言環壇之池割為二十許，今四方士大夫各謀其一，可為魚慶者已得八九。用合十歡喜，願與我邑士大夫同謀一方塘，以供游泳聽法之眾。

釋範圍：續法華社小引

云：當湖馮居士，悉佃昭慶青蓮池一十二區。每月望日，念佛放生，建護生法壽閣，供流水長者。延請法師，演暢妙旨，四眾翕然。稔知《法華經》是諸經中王，願續大社。凡值誕辰，雲集法壽堂誦經，回向以報四恩。社主一倡，赴者響應。宜青

蓮池為大圓鏡，多寶佛塔長現其前。會上多人，儼然與十千天子共得法華三昧也。順治戊戌秋月。

繪為圖，黃燦撰〈序〉，人各為贊。

序

曰：覺海社首與諸願師，以真實心辦廣大事。戒壇宏建，禪堂鼎新。且復古淨行社，偕上善之侶，闡一乘之教，誠勝舉也。我友參戎張君玉衡，隱天大將軍身而現畫師相，為分圖小像，合之策葉。位置高雅，氣韻生動。予以先督學之好參禮，覺師輒出此，解衣槃薄其下。因倣坡公十六阿羅漢贊，人繫以辭。時庚寅五月，雲棲弟子大完黃燦

社主覺海大師(見法師記)

拱手宴坐，映大圓鏡。

贊曰：

是大尊者　義虎人龍　以有為法　明無生宗　毘尼嚴淨　三界範宏　攝受無邊　大圓鏡中

照圓觀師(師名大觀，慈受房)

抱膝坐椶團，拄杖橫後。

贊曰：

怪彼瞎棒　逢人便施　置之座後　俟推出時　直腸快口　抱膝無為　坐破蒲團　泥蟠天飛

慈陰琳師(師名通琳，勝蓮房)

骨癯神蒼，倚石而坐。

贊曰：

此心印心　唯大迦葉　古德眾懷　慈容物攝　枯坐靜持　熾然說法　拳石無言　蒼苔滅沒

修安行師(師名德行，天香房)

坐藤床，輪珠念佛。
贊曰：

人人淨土　各各彌陀　念佛者誰　自詠自歌　念念不斷　心心相持　不起於座　極樂在斯

聖裔超師(師名承見，字聖義，又名承超，慈忍房)

斂脣合掌，披祖衣趺坐櫸葉上。
贊曰：

緝葉成團　編縷作衲　口若三緘　掌現一合　似西域來　以何法至　壁觀婆羅　不立文字

如初行師(師名覺行，東京房)

右握拂柄，左握尾，團蒲前二屨縱橫。
贊曰：

牢握麈尾　虛空粉碎　欲贊一辭　何容置喙　一屨西歸　一屨東住　或縱或橫　參承法味

公朗鏡師(師名宗鏡，三生房)

坐石濯足，杖倚松身。
贊曰：

東奔西逐　拖泥帶水　洗淨脚跟　超然獨峙　古松倚杖　蒼苔襯履　萬里流泉　請從此始

德含裕師(師名深裕，東震房)

隱几揮麈。
贊曰：

白拂橫揮　天花亂墜　為有所憑　謂無所倚　黑龍騰空　波屬雲委　寂然宴然　不動一指(師生時，有黑龍涌水之祥。)

履素誰師(師名真誰，古樸房)

長衣覆身，持錫盤足。
贊曰：

煩惱菩提　初無二路　狂心一歇　天清月露　飛錫東西　聊復孤坐　一心不生　萬法行布

常惺恒師(師名善恒，東京房)

披緇衣念佛，旁几位置梵夾瓶爐。
贊曰：

業欲其白　衣染其緇　一念淨信　蓮生寶池　竹几蕭然　經卷參差　打滅鑪火　跌倒軍持

唯一乘師(師名真乘，功德房)

持轉佛珠凭几，題曰「課經圖」。
贊曰：

四十九年　一字不說　枯木寒巖　暖氣全歇　公課何經　經在心裏　目視高空　手持槖子

文則行師(師名範行，三生房)

執如意坐，玩花童子侍側。
贊曰：

芒履絆足　僧雛叉手　結束何為　西方是取　如意當胸　蓮花在眼　若必去此　心為境轉

存素乘師(師名界乘，勝蓮房)

陰松坐泉石間，童子縮項作咤狀。
贊曰：

我聞曹溪　菩提無樹　一枝垂蔭　十方普護　童子嚼指　瞪思其理　苔竹青青　水石齒齒

三平恒師(師名滿恒，勝蓮房)

坐竹榻焚香。
贊曰：

煙從火出　還從空入　空熏不焦　灰撥還熱　我以鼻觀　性性如是　竹榻木几　宴坐無始

省也漢師(未考)

披袒衣，叉手立。
贊曰：

間關百城　彌勒彈指　志欲南詢　整衣前起　止止莫往　衝烟犯水　依位而立　此得法髓

飲光奕師(未考)

題名未畫。
贊曰：

渠不是我　我不是渠　何用筆墨　描畫太虛　無剎不現　名字假合　飲光尊者　微笑相答

黃啟圻跋

曰：范宣不好畫，見戴安道所畫〈南都賦圖〉，乃始重畫。然使不讀〈南都賦〉，則官殿艸木索然無味。庚寅夏，五侍家君從覺師游，得縱觀李龍眠《觀音變相本》，離奇可喜。讀了元禪師〈贊〉，光氣亦勃勃浮紙上。今張玉翁所畫〈淨行社圖〉，幾於頰上益三毛矣。而蒲團杖履，大略相似，不能如龍眠出奇無窮。家君乃人自為〈贊〉，能使諸師神理欲出，淨行一社，千古不散，自可與《變相本》同垂不朽。

吳本泰跋

龍樹尊者，現滿月輪相，非迦那提婆不能辨識。誌公擕出十二觀音，僧繇下筆輒不定，蓋無相三昧廓爾，虛明如是。余嘗識覺海師於雲棲別室，秀眉蒼顏，居然老迦葉像。迺有時椰栗一肩，深山雪窟；有時寶華千匝，帝網莊嚴；有時繩床竹塵，龍象參會；現種種相。誰為貌之，而贊之，而偈頌之？張將軍於無色中設色，黃生維含父子於無文字中以文字贊歎。如趙昌花鳥，雖逼似，終不是真。會得雪峯望州亭烏石嶺語，當與覺老暨同社諸師相見了也。咦！見不見，燒卻這畫，元是僧伽面。

共十六人，符十六羅漢之數。前社後社人物相懸，僧俗異位，然皆昭慶之法會也。前者唱吁，後者唱喁，響無巨細也。一微塵裏轉大法輪，方分何可限耶？

案：放生社、法華社、淨行社，名雖不同，因事而變，總皆諸師集會之號，第人或損或增耳。又，慈濟房智音師，亦居護生法壽菴，宏揚宗教，預放生社，獨不列於十六人中，何耶？

大昭慶律寺志卷之五

大昭慶律寺志卷之六

戒律

昭慶以律名寺，與教觀、禪宗法門分軌。若具說戒律之義趣儀度，備詳毘柰耶藏中，未易悉數。今略為揚搉銖分，為近者，本寺所獨擅、所遵循、所追溯，約有三條：曰戒壇，曰戒相，曰傳律。

戒壇

經云，佛在祇園，比邱樓至請立壇為比邱受戒。如來於園外院東南置一壇。此戒之有壇，自佛始也。《統紀》云，宋元嘉七年庚午，天竺求那跋摩（梁云功德鎧）至南都南林寺前竹園，始立壇為比邱受戒。此東土之立壇，自求那跋摩始也。《舊志· 戒壇圖經》云，趙宋太平興國三年，西湖昭慶寺戒壇，永智律師建。慶歷二年壬午冬，允堪律師晝夜精勤，依此行道。七年丁亥春三月，同母止此。夜分感韋天示現，謂堪曰：「今師行道處，是古然燈佛降生地，最吉祥者。願師以續然燈慧命。弟子於西天竺取香泥和白牛糞，及世尊降伏外道處金剛王座下土，四大海心水，具如規制築壇。使登踐受戒者即入諸佛位，永為末法四眾依止，不墮泥犁，師當荷之。」即以佛牙舍利付師。母醒，見火燄煇煌，驚懼久之。師於是創立，地涌戒壇，廣闡毘尼，事聞於上。皇祐元年己丑春，奉旨說戒。此昭慶戒壇始於永智，而大成於允堪者也。嗣後屢燬屢修，但依舊制。至明萬歷二年，增高一仞，廣三尋。四十四年，鎮元等上嚴金像，下整石基，四面周匝，欄楯精緻，歷地而上為兩層。崇禎毀，後馮洪業獨任造築，規制如故，莊嚴有加。本朝康熙庚辰，火毀之，後宜潔律師重為建立。壇作二層，高六尺，方四面，前後相距三丈九尺，東西相距三又七尺。每邊下斲石龕，列昭靈護戒神六十身，中奉盧舍那佛，隅列宗師四座：曰澄照法慧師、真悟智圓師、大智元昭師，曰萬壽戒壇傳戒沙門某師。此現在之制度也。

> 《僧史》云，戒壇，今稱方等壇者。戒壇本小乘教，應人僧界法一一如律，若有乖違，則受者不得戒，臨壇人犯罪。今方等法是大乘教，即不拘根缺緣差，但發大心領納即得戒，可謂廣大平等矣。或名甘露壇，甘露以喻涅槃，戒為入涅槃之初門，故從果彰名也。案：比邱戒壇制度，具見小乘經中，東土唯尚大乘法，故其制別異摩訶衍教，方便多門，圓通無礙，名曰方等，即非與阿含同條。究三藏旨趣者，無以異於彼制，頓加譏呵。若其別稱甘露，《梵網經》云：「聽我誦佛戒，甘露門即

開。」《法苑珠林》云：「菩薩戒法，流布京國。自爾以來，黑白受持，受者無量。願斯甘露，等雨大千。」故奉先甘露寺襲其名義，而諸壇踵斯稱耳。然萬歷年間之增高，前有闌楯，今藏石龕。前者歷地有級，今設木梯，既改允堪之舊，且亦每築而易。觀此真圓教法門，無不可者。

孫隆題壁：嘉靖始有禁例，罷戒壇。此壇兩遭回祿，雖道有否泰，亦由教乏棟梁，無荷擔者耳。余謂有世間法，國刑書，使人畏之而不敢犯，則勉為良善。經載在禮者，廣之三千三百，約之四句，使人遵行而不違，則可為聖賢。若如來法門禁防三毒，三千八萬無量律儀，受具足戒二百五十條，比邱持此無違犯，則護四果十地。蓋為世人一切禍福苦樂，皆由妄生，如妄見、妄取、妄動、妄想等。一切非真，是名為妄，皆從心起，不由他來。既生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流浪生死，憂苦身心。此諸聖經律儀，皆為遮止妄心，使人自悟本來耳。彼上善人，體大醫王為世藥師，廣說良法，直指人心病本。欲治此病，仍從心求，即是良醫。譬如離地求起，無有是處。嘗記一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心病還將心藥醫。心境淨時身亦愈，心生還是病生時。」此醫三真訣也。本寺久廢，余略為修治，特於壇壁標此一段公案，告諸四眾，示一波羅提木叉法。

馮洪業〈昭慶寺萬壽戒壇志略序〉　初，盧舍那如來坐千葉佛華光明座，放光告千釋迦以十戒體性，開入佛界地。其後，釋迦來此閻浮，告諸菩薩言：「十無盡藏光明戒相，是一切佛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不誦此戒，非菩薩，非佛種子，我亦如是半月半月自誦。」如《梵網心地品經》說。今昭慶律寺戒壇從地涌出，此涌千佛華座之一葉，實從舍那本源光明該攝，非別非異也。姚秦時，羅什尊者譯授《梵網》戒本，菩薩比邱僧既承佛制，半月半月持誦，以為心首。亦猶古皇以道德持世，大司徒而下，月朔必讀法云。蓋自識浪流注，而人心有江河莫為之砥，鮮不狂濫。夫是以世出世諦，布憲制律，若不遑寧處，不輟誦讀，規約繩準，日操習故，民氣恒斂而心地光明，即有苛癢，可抑搔而解也。吾儒修內聖外王之學，寧不樂我簞瓢？憂民饑溺，乃出處道暌。或縱心踰矩，身名世績，回首初懷，遂倬如雲漢者有焉。何況叢林龍象，虺蜴蹴蹋，鱗湊東海。先生以大養濟論敘，謂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其言深痛。今白椎紫斕，一席萬指，分鉢傳衣，一源百派。昔雲棲老人恒憂法門太盛，嘗自杜門退席以觀，於今當復如何？使熱箚痛椎，不以誦戒持律為第一急務耶？即福慧妙嚴，異生緣熟，乘

願為王臣帝師，康濟安攘，何事不辨？乃或者準今揆後，其能援五濁塗炭，殆亦幾希！夫寧是蔑戾袈裟下之堪憂乎？

《留青日札》云，杭州昭慶寺戒壇，為天下僧人受戒之所，故名。

戒相

《繫年錄》云：「初毘尼大學，親自佛制。自文殊已降，不許措一辭，優波離結集，不敢愆一字。人間天上、十方三界、剎海無盡聖眾唯同一律。」《通載》云：「世尊涅槃後，集四部眾結集毘尼藏。優波離尊者口誦聖言，十番眾證無差，然後宣布其在三藏，名毘柰耶，亦言毘尼。」

什師云：「毘尼，秦言善治，謂自治婬怒癡，亦能治眾生惡也。」南山云：「毘尼，翻『滅』，從功能為名，非正譯，正翻為『律』。律者，法也，從教為名，斷割重輕，開遮持犯，非法不定。俗有九流，法流居一。故世律法，皆約刑科。道與俗違，刑名乃異。至於處斷，必依常法。」

在六波羅蜜則名尸羅，經中亦言波羅提木叉，其文廣如本藏。

尸羅，古師翻為「戒」，戒以防止為義，能防惡。律儀無作之，非止三業所起之惡，故名防止。波羅提木叉，此言別解脫。言解脫者，即戒所感果。

總列戒相，曰三歸戒，曰五戒，曰八戒，曰十戒，曰三聚戒，曰具足戒，四十八輕垢罪戒。

歸依佛、法、僧三寶，是名三歸戒。《優婆塞戒經》云：「長者善生白佛言：『先說有來乞戒者，先教三歸，後施與戒，云何？』佛言：『為破諸苦，斷煩惱，受於無上寂滅之樂，以是因緣，先受歸依。』」

五戒者：一不殺生，二不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前四是性戒，後一是遮戒。《毘婆沙論》云：「五戒名學處，是近事者所應學故。」

八戒者：即前五戒；第六、不坐高廣大牀；七、不著花鬘瓔珞，不用香油塗身熏衣；八、不自歌舞，不輒往觀聽；九、不過中食，是名八關齋戒。《婆沙論》云：「齋者以過中不食為體，以八事助成，齋體共相支持，名八支齋法，故言八不言九也。」《文殊問經》云：「世間菩薩戒，八戒是也。」案：世間菩薩戒，謂居士發大心者。顏魯公真卿曾受戒法，有〈八關齋石刻文〉。

十戒：有二。一、沙彌十戒。《僧祇律》云，一離殺生，二離不與取，三離非梵行，四離妄語，五離飲酒，六離處高廣大牀，七離著華鬘瓔珞、塗身熏衣，八離作歌舞及往觀聽蓄種種樂器，九離蓄金銀錢寶，十離非時食。二、菩薩十戒者，如前五戒；六不自贊毀他，七不說在家出家菩薩過失，八不貪，九不嗔，十不謗三寶，此十名無盡戒。

三聚戒者：一、攝律儀戒，謂惡無不離，起證道行，是斷德因，修成法身果。此戒，止是持，作是犯。二、攝善法戒，謂善無不積，即身口意善及聞思修三慧、十波羅密、八萬四千助道行等，是智德因，修成報身果。此戒，作是持，止是犯。三、攝眾生戒，又名饒益有情戒，謂生無不度，起不住道，是恩德因，修成化身果。此戒，作是持，止是犯。是三者，大乘菩薩戒也。

具足戒者：出家二眾所受戒也。此戒有六聚，比邱二百五十條，比邱尼三百四十八，共五篇。一曰波羅夷，比邱四，尼八。二曰僧伽婆尸沙，比邱十三，尼十七。三曰波逸提，比邱百二十，尼二百八。四曰提舍尼，比邱四，尼八。五曰突吉羅，比邱及尼各一百。六不定。七滅淨。七聚者，如上五篇，第三偷蘭遮，第七惡說。波羅夷，義當極惡。僧伽婆尸沙，義當僧殘，如人為他斫殘。波逸提，義翻墮，墮在燒煮覆障地獄。提舍尼，義翻向彼悔，謂罪應發露。突吉羅，義翻應當學。偷蘭遮，義翻大障善道，將墮惡道。

四十八輕垢罪者：《梵網經》云，第一不敬師友，第二飲酒，第三食肉，第四食五辛，第五不教悔罪，第六不供給請法，第七懈怠不聽法，第八背大向小，第九不看病，第十畜殺眾生具，十一國使，十二販賣，十三謗毀，十四放火焚燒，十五僻教，十六為利倒說，十七恃勢乞求，十八無解作師，十九兩舌，二十不行放救，二十一瞋打報讐，二十二憍慢不請法，二十三憍慢僻說，二十四不習學佛，二十五不善知眾，二十六獨受利養，二十七受別請，二十八別請僧，二十九邪命自活，三十不敬好時，三十一不行救贖，三十二損害眾生，三十三邪業覺觀，三十四暫念小乘，三十五不發願，三十六不發誓，三十七冒難遊行，三十八乖尊卑次序，三十九不修福慧，四十揀擇受戒，四十一為利作師，四十二為惡人說戒，四十三無慚受施，四十四不供養經典，四十五不化眾生，四十六說法不如法，四十七非法制限，四十八破法。案：此四十八輕垢，是菩薩戒法也。

受戒之具曰三衣，曰尼師壇，曰缽多羅，曰隙棄羅。

三衣者：一、僧伽黎大衣也，亦名雜碎衣，條數多故；二鬱多羅僧七條衣也，名中價衣；三安陀會五條衣也，名下衣。《十誦律》云：「護三衣如自皮，所行之處與衣缽俱，無所顧戀，猶如飛鳥。」

尼師壇者，淨法師云：「此云坐具，乃是敷具，坐卧皆得。」

缽多羅者，此云應器，亦呼為缽。《十誦》云：「小者半缽，大者鍵[金*咨]。佛許二種，或瓦或鐵。」

隙棄羅者，此云錫杖。二股六環，是迦葉佛製。四股十二環，是釋迦佛製。

其外尚有漉水羅，慮傷水中微細眾生故。

戒法之入中國，自曹魏始。

《僧史》云，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天竺律師曇摩迦羅上書，方興受戒之事（其前惟受三歸戒故）。

究明戒義，不失佛旨者，唯唐澄照律師。釋澄照之義獨為盡理者，唯昭慶真悟律師及元照律師。

《稽古手鑑》云，大法至東土，唯律未明。唐貞觀中，永興軍終南山澄照大律師道宣，作《戒疏》、《羯磨疏》、《行事鈔》，宏四分律，流傳四百載。釋義六十家，唯大昭慶真悟律師允堪作《會正記》，獨為盡理。後靈芝大智元照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與《會正》殊途，歸趨則一，如分金杖，不失金體。

宋濂〈釋氏諸教編後記〉云：律學均以南山為宗。真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識者謂其超出六十家釋義之外，何不可者？大智律師元照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又與《會正》之師殊指矣。

由是論之，闡戒為南山獨擅，而戒義之精唯許昭慶，天下應宗昭慶矣。

傳律

優波離尊者口傳律藏，是為傳律始祖。

尊者為如來十大弟子之一，持戒第一。

繼有曇無德尊者、曇摩迦羅尊者。

曇無德，此言法正，毱多尊者弟子，為《四分律》主，南山所宗。曇摩迦羅，此言法，時西天竺沙門始依《四分律》，十人受戒，遠承法正。

《稽古略》又載，南山所宗律師，天竺曇柯迦羅尊者、佛陀耶舍尊者。

東土則北臺法聰律師、雲中道覆律師。

法聰師，元魏孝文帝時人，首傳四分，遠承法時，道覆其弟子也。

大覺慧光律師、高齊道雲律師、河北道洪律師、宏福智首律師。

慧光依道覆通《四分律》，撰疏十卷。道雲從慧光受學，撰疏鈔九卷，判釋廣文。道洪從道雲受學，亦著疏文。智首從道洪受學，撰疏二十卷。

傳至唐，澄照道宣律師成立南山宗。

傳云：師諱道宣，字實相，京兆錢氏。父吏部尚書申。母夢月輪貫懷而孕，夢梵僧語之曰：「所孕者，梁之祐律師也。」及長，出家依智首律師受具，即從其學。以律自持，感天神送饌。暮年以戒壇未合律，躬負土新之。一夕，行道臨砌，蹶且仆，有甲冑少年擁衛之。師問為誰？曰：「弟子博叉天王子張瓊也。師戒德精嚴，故常給侍耳。」師問世尊在世及滅度時事，瓊一一以答。乃授師佛牙并餌藥方，今天王補心丹是也。師所撰甚富，而戒律諸編最精。乾封二年十月三日坐逝，高宗下詔傷悼，勅天下寺院圖形奉祀。穆宗製〈頌〉贊之。懿宗賜謚澄昭，塔名淨光。宋徽宗謚曰法慧大師。

顏真卿〈撫州戒壇記〉云：漢靈帝建甯元年，有天竺五桑門、支法頴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法，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時，有天竺十尼，自遠而來，為尼受具。後秦姚興宏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中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元魏，法聰律師始開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傳慧光，光傳雲暉願，願傳樂洪雲，雲傳洪遵，遵傳智首，首傳道宣，宣傳法勵、滿意，意傳法成，成傳大亮、道省，亮傳曇一、道岸超、惠澄，澄傳慧欽，皆口相授受，臻於壺奧。又，《稽古略》紀，南山之宗，東土首祖法聰，次光統，次雲暉願，次樂洪雲，次洪遵，次智首，次道宣，次文綱，次道岸，次大亮，次曇一，次道澄，次惠欽。案：其名字次序皆不符同，今第依舊志序列，似當以魯公文為正。

得南山宗之髓者，唯昭慶允堪律師。固知傳天下律宗，推昭慶律師為最上矣。

大昭慶律寺志卷之六終

大昭慶律寺志卷之七

軌儀

法程可循謂之軌，辦作有度謂之儀。先佛世尊作之於前，學佛弟子由之於後。非軌儀，則學處無序無程，叢林聚眾之所，主者將何紀綱，依止者將何趨捨？此每處伽藍所以各有規則也。今昭慶衍華山宗派，凡有軌，則悉遵隆昌。彼之規矩法度，備載《華山寺志》，不煩紀述。惟此放戒持律軌儀，先佛定制未可漏，略陳於左，方表其法門所獨著也。

戒軌儀

自宋至明，昭慶每歲三月三日放戒。今則因是萬壽戒壇三月十八日恭逢聖祖仁皇帝降生聖節，定於是日首放戒。

> 《游覽志》云：每歲三月三日，海內緇流雲集於昭慶寺，推其長老能通五宗諸典者，登壇說法，敷陳具戒。其徒跪而聽之，名曰受戒，至今行之。

發心受戒者，先期赴寺。

> 《戒壇圖經》云：欲受戒者，先於有智人所策發，教於萬境之上起慈護心。《毗婆沙論》云：由普於一切有情上起善意樂，無損害心得戒。若臨集僧，當行法事，但當發上品心，得上品戒者。沙彌未曾聞，不知何謂，此猶空雷發奇峰之天，甘雨絕流金之地爾。上品心者，即是於萬境上起慈護也。
>
> 釋如蘭〈送昇上人游浙受戒昭慶序〉　出世之士，欲廣其道者，必四方參訪，以會通其旨，庶不滯於一隅。所以觀覽山川，以擴其心目；交接文物，以充其學問。游焉，息焉，皆有以裕乎中而應乎外者。猶器窪而後可以受，鼓鍠而後考則鳴也。武昌昇上人，少有四方之志，浮西江觀勝於上都，嘗歷清要於天界禪林，其心未以為足。又將抵錢唐，受具戒於西湖昭慶寺。渡江而東，禮阿育王之塔，以瞻舍利。登補陀之巖，以覲大士。觀感之際，必將有所得焉。一日，過長干，求序以白其志。夫戒為三學之初門，定慧由是發生，未有不受戒而得成正覺者。吾佛舍利，徧乎寰宇，靈光昭著，唯鄧峰為最，是不可不一睹也。觀音氏以如幻三昧，普應羣機，赫然震耀於海岸孤絕之處，是不可不一往也。一舉而得三勝事，豈不慊其平生素願哉？雖然，人固有務外博而不內觀者，世俗之通病也。上

人能以知養恬，以人合天，則接容而悟物、目擊而道存者，其在茲焉。

釋方澤〈送南詢之昭慶受具詩〉：

人如入律不多事　鵠舉鸞飛在此行　西子湖頭春更別　柳枝搖曳杏花明

又〈送施居士受戒昭慶詩〉：

龍象蹌蹌寶座來　年年湖上戒壇開　道人還上天池躍　莫被波離點額回

至則登名字於籍，名曰行童。

釋成覺〈行童籍序〉云：昭慶以律宗創戒壇，裒然為海內稱首，獨行童一事，正君子所謂始進者，乃漫不加察，始之不，貽悔於終。有識者，病其法之不立也。舊法藁書《行童》一，有去而名留，有亡而名存，有旁注塗抹等弊，有增報改名等偽。朔望祝延之時，攙越前後，上下攘臂爭位，殆非所以尊朝廷、整律儀也。萬歷丙戌，住持仰山端公、碧溪心公當其寺任，不能無憂之，慨然曰：「行童者，出世始進之名也。始進於正，猶難保其後，況以不正進乎？且今日之行童，他日之住持也，亦宗師也。正其名，序其次，夫豈小故哉？」於是命工刊其都圖、籍貫、年月、名字，去亡則削之，不能施其旁注塗抹之私，示人以皆知皆聞，不敢改名增報，真者顯露而奸偽銷，然後上下前後，適居於應住之序而爭端絕矣。覺子曰：是法也，倡之自一時，雖百世行之可也，可為後來放戒法。喜而為之序。

先期主壇宗師推擇高行僧為羯磨師、教授師，選其熟於軌儀者為引禮師。

行童進堂日，誦持《毘尼日用》等法典，引禮教之。誦者恐有音讀違誤，句讀不明，必詣教授師處，親聆誦經一過，謂之過經。日持四威儀法，亦引禮教之，而大成就於教授。凡將受戒，先謁羯磨寮問難，審其從前罪犯，應得若何懺摩，遂如教奉行懺悔滅罪法。及說戒日，堂設三座，中宗師，左羯磨，右教授，引禮旁列糾儀。比邱菩薩戒則異是。

梵言懺摩，此言悔過，發露過咎、厭悔捨離也。遮難者，十三重難，十六輕遮。

沙彌戒，在殿說十種戒(十戒詳見前卷)。比邱戒，據壇正位，白四羯磨，說具足戒(具足戒詳見前卷)，具三師七尊證，是名十師。

梵語羯磨，此言作法。一切羯磨，須具四法：一法，二事，三人，四界。第一法者，羯磨三種。一、心念法，發心念境，口自傳情，非謂不言而辨前事。二、對首法，謂各共面對，同秉法也。三、眾法，四人以上，秉於羯磨，以三羯磨通前單白，故云白四。三師者，本師和尚、羯磨、教授也。七尊證者，阿闍黎七座為證明師。

凡欲受菩薩大戒者，先發大願，燃頂以誓，然後受戒。

《梵網經》云：新學菩薩，有從百里千里來求大乘經律，應如法為說一切苦行，若燒身、燒臂、燒指。若不燒身、燒臂、燒指供養諸佛，非出家菩薩。案：慈恩然頂，誓行四禪三昧。遵承是法，今為定制。

定於四月初八日世尊降生辰，於殿廡說菩薩戒，宣十重四十八輕垢罪(十重四十八輕垢罪，詳見前卷)。

菩薩戒，唯佛足當本師和尚，文殊師利菩薩為羯磨，彌勒菩薩為教授，十方諸佛為尊證，十方菩薩為同學。故主戒宗師側坐，代佛說戒，二師旁立。

期畢，給訓嚴持，列其名氏，曰《同戒錄》。

宜潔宗師〈同戒錄序〉云：夫戒法而言同者，有理有事。何謂理？如經云，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又經云，光非青黃赤白，非色，非心，非因果法。所謂諸佛已悟，眾生尚迷者是也。何謂事？如律云，必須十師數滿，白四羯磨成就，方能感發戒體，攝入僧論。是以和尚稱為得戒本師，謂能生諸子之戒身也。其餘諸師，各有輔佐成戒之功。羯磨浣滌道器，教授教誡威儀，尊證證明受授，引禮親授演習，乃得戒之增上緣，皆屬事相。苟外緣弗具，則內因難達。今汝等發上品心，獲上品戒，皆由諸師成就，理宜遵奉佛制，識取諸師相貌名號，或終身承事供養，或五夏依學毘尼，適恐他緣，師資各異。凡遇節臘佛事之期，必須憶容焚香，遙為敬禮，以志不忘臨壇秉具之初心，孝名為戒之聖典也。律云，白四羯磨受戒竟，和尚當語年月日時，以便好分上中下座。今受戒諸子，理雖本具，事戒新得，因各給《同戒錄》一，以記諸師及得戒之先後，庶布薩自恣而無紊亂，承迎禮拜次第秩然，不負如來諄切之誡，所冀謹護今日新得之戒身，以復其心佛眾生同具之理也。諸子勉旃。

尤侗〈戒錄題辭〉云：昭慶寺戒壇，余既為之記矣。於今延請華山宜潔律師登壇說戒，期終給訓嚴持列其名氏，曰《同戒

錄》，余覽而美之。蓋師親承南山一宗，總持三學，翹勤四分，於止作二持率由見公教，教毘尼者所希有也。吾觀大眾株杌，幾入般舟三昧，當安居自恣布薩羯磨。至於晨鐘暮鼓，梵唄潮音，持缽著衣，威儀秩秩，程子三代禮樂之歎，豈有異哉？師若曰：「凡我同戒之人，既受之後，言歸於律，由此為沙彌、為比邱、為菩薩，人皆可以作佛矣。」後之覽是錄者，猶如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時也。

辭去日給戒牒。

護戒牒文：敕建大昭慶律寺護國萬壽戒壇，欽承歷朝聖旨。按：唐麟德二年，詔終南山道宣律師於淨業寺建石戒壇，受具足戒。又，寶歷元年，敕兩街建方等戒壇，擇戒行者為大德。又，大中二年，敕上都、東都、荊、揚、汴、益等州建方等戒壇，為僧尼傳受戒法。宋祥符二年，詔京師太平興國寺立奉先甘露戒壇。又，慶歷二年，詔允堪律師於杭州大昭慶寺建壇開戒，天下諸路皆立戒壇，凡七十二所，京師慈孝寺別立大乘戒壇。明洪武十年，禮部尚書張呂 本等奉聖旨，天下各寺院僧人、行童，願要遊方參學、共相講明經義、傳誦戒律，所遇官司毋得禁他。又，永樂五年，諭行腳僧人受戒，依善知識住處結壇說戒、講演經典，若遇關津把隘，官員人等，不許阻當，任地集眾教化善法，如朕親臨，教訓圓明，無如佛上法寶，永為定例。又，萬歷四十一年，御馬監太監張然傳奉聖旨，詔大沙門如馨律師，欽賜紫衣、鉢盂、錫杖，於四十二年四月初一日至初八日，恭就五臺山敕建聖光永明禪寺，傳受千佛大戒。又，明末甲申年，敕大沙門寂光於南京大報恩寺演教傳戒。至大清啟運，於順治十七年，世祖皇帝遣內使，敕降禮部製受戒牒，受戒僧人，凡傳持戒律，原期廣布佛法，佐助太平，爾既習戒律，聽教參禪，或在寺院，或在山林，須講明經義，精嚴戒律，俾釋教修明，僧規整飭，等因在部。欽此欽遵。今於浙江省大昭慶寺萬壽戒壇，依律開演戒法，內有某甲(籍貫)依某出家，於某年某月某日受某戒，宏傳戒法，用報國恩。為此具牒各給一道，隨身收執，游方參學，凡遇關津把隘處，執此驗實。須至戒牒者：

南山教主第一代澄照道宣律師
昭慶建壇真悟允堪律師
《資持記》主大智元照律師
中興昭慶第一代宜潔書玉律師
本壇嗣法傳戒和尚某

羯磨阿闍黎某
教授阿闍黎某
尊證阿闍黎某某

年月日給　右牒給付某戒弟子某甲收執

案《唐書》：「宣宗大中十年，敕法師辯章為三教首座，初令僧尼受戒給牒。此給牒之始也。」牒制則未考，至有明昭慶牒文略見之。田叔禾《志餘》纂云：「每歲三月三日，昭慶寺開說戒壇，海內緇流雲集，而民間好善者，亦皆歸依聽說佛法。壇上設法座，推其能通經典、戒行高潔者升座談經、陳具足戒。僧徒俯聽，或參究疑難，從問條解。人受戒牒一紙。」其文云云。得之者，若士人之應舉中式云。案：叔禾所載牒文未全，近訪之老僧，得明時戒牒，為錄於左。

洪武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欽奉聖旨事諭：如今為僧的，多不通曉佛法，都要習學《心經》、《金剛》、《楞伽經》，晝則講說，夜則禪定，以深通佛法為長。其次依戒臘行坐。違者論罪。欽此欽遵。又於洪武十五年，欽依開設僧道衙門，照得禮部，榜文內一件道：務要恪守戒律，闡揚教法。奉此遵依律範，傳授戒法。原夫佛法三藏，以經為首，以戒為先。戒者，是三寶之舟航、眾聖之銜銜也。論其行相，則有二百五十之殊。究其軌儀，則有三千八萬之別。佛佛相授，祖祖相傳。持之則為三乘證聖之基，犯之則為六道沉淪之本。三世諸佛，因此戒而證涅槃；一切菩薩，由此戒而成正覺。是知究佛心者謂之禪，非戒不明；宣佛語者謂之教，非戒不尊。故戒為萬行之首，眾德之原者也。今欽依聖旨，晝則講說，夜則禪定故經云，依因此戒得生諸禪定及滅苦生智慧。聖旨以深通佛法的為長，其次依戒臘行坐。故經云，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次第而坐。莫如外道癡人，若老若少，無前無後，坐無次第。由是觀之，誠所謂王化與佛化並行不相悖也。茲於誦經之次，恭遵律範，圓授具足戒法，使奉而行之於一切境上，斷一切惡，修一切善，誓度一切眾生，由堅固金剛之志，超濟寶覺之場有日矣。今準律文，略具法相於後。

五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

十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著花鬘瓔珞、不香油塗身，七不歌舞伎樂作倡、故往觀聽，八不坐高廣大牀，九不非時食，十不捉生像及金銀錢寶。

具足戒二百五十條：(一)四波羅夷法，(二)十三僧伽婆尸沙法，(三)二不定法，(四)三十尼薩耆波逸提法，(五)九十婆逸提法，(六)四波羅提提舍尼法，(七)一百突吉羅法，(八)七滅諍法。

六念法：一念白月十四日，黑月十五日；二念我無請處食僧食，或云我有請處云赴；三念我因年月日時受具足戒；四念我與三衣缽具，長依我清淨；五念不別眾食，若有，得別眾食；六念我今無病堪行，我今有病瘳治之。

五觀法：一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二觀忖己德行全虧應供，三觀防心離過貪等為宗，四觀正事良藥為療形枯，五觀為成道業應受此食。

如上戒法，乃諸佛之因地，自性之本源，貴勝瓔珞之珠。當乘堅固之志，光逾日月之鑑，用符稟受之心，轉不退輪，成無上果，紹隆佛種，答報皇恩，法界有情，均霑上善者。第一壇，第　引　中　末　。右牒付某甲收執。　　年　月　日。

娑婆世界毘尼大教主本師釋迦牟尼萬德世尊
疏經宏法，築壇授戒，南山教主澄照法慧聖師菩薩
《會正》、《僧輝記》主真悟圓智律師菩薩
《資持記》主戒光大智圓鑑律師菩薩
杭州傳南山教觀、西湖萬善戒壇昭慶寺住持沙門某

右牒文中措辭俱依傍朝旨，和會而說詩為之也。昔之受戒者，能持沙彌戒，方發心求受比邱戒。若更發大心，方求受菩薩戒。無一期頓受三戒者。而此昭慶石壇，唯比邱戒始據座。故文中止提二百五十條具足戒名，蓋比邱戒之給牒文也。今欲廣度眾生，唯取方便，所以一期受三戒之例，諸寺通行。

冬期定於仲冬十八日說沙彌戒，次說比邱戒。季冬初八日說菩薩戒，儀制悉如春期。

持律軌儀

本寺諸比邱，每月十四日問難懺摩，十五日誦《梵網經》，二十九日問難懺摩，三十日誦《四分戒本》(月小則前一日)。

《善見》云，半月半月自觀身，從前半月至今半月中間不犯戒耶？或有犯者，於同意所懺悔。《梵網經》云，我今半月半月自誦諸佛法戒，汝等一切發心菩薩亦誦。《四分戒本》云，如來立禁戒半月半月說。

每年四月十六日結制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制自恣。

南山云：形心攝靜曰安，要期住此曰居。靜處思微，道之正軌，理須假日追功，策進心行，隨緣託處，志唯尚益。不許馳散，亂道妨業。安居有三時：初期三月為前安居。不及期，則中三月為中安居。再不及期，後三月為後安居。《行事鈔》云，九旬修道，精練身心。人多迷己，不自見過。理宜仰憑清眾，垂慈誨示。縱宣己罪，恣僧舉過。內彰無私隱，外顯有瑕疵。身口託於他人，故云自恣。結集以守佛制，曰結制解開也。

安居，俗謂之坐夏，或云坐臘。坐臘多者，推為長老，不以世年為長幼也。

《摭華鈔》云：諸經律中，以七月十六日是比邱五分法身生來之歲，則七月十五日是臘除也。比邱出俗，不以俗年計，乃數夏臘耳。《增輝》云：臘，接也，謂新故之交接。案：安居值夏，故俗云「坐夏」。臘，猶年也。不安居，是虛過。四時不稱為僧一年，故坐夏亦呼坐臘。而田叔禾《志餘》則云：「戒臘本作戒蠟。西域番僧結制之日，秤其身重若干，即以蠟為身如其重。解制之日，再秤之，若身重於蠟，即為得道。蠟重於身，則學敗矣。蓋制中拘窘，鮮食寡睡，淡薄强忍，非寧定者不肥也。」古德斥之曰：「如此之事，不知起自何時，并非佛制。豈特迷制犯非，抑且不辨臘蠟。」

大昭慶律寺志卷之七終

大昭慶律寺志卷之八

僧伽上

伽藍練若，所以崇奉三寶。金身像設，佛陀也；三藏十二部，達磨也；菩薩二乘，僧伽也；是為供養過去之三寶。苾芻明心見性，是肉身佛；善說經律論，是轉法輪；嚴淨毘尼，肅恭齋法，是端僧範；則為現在未來之三寶。非現前體三寶之人，無以紹隆前緒，接引後來。是以名山勝剎，定有離羣絕類者出於其中，然後剎竿永永不倒，豈不以人能宏道，人傑而地靈歟！然同是寶場，同是緇眾，其間有主伴之別焉。非主無以表率，無伴何以輔行？主伴重重，法會最勝。故今先紀主者，伴則附從焉。

宗師

寺以律名，宗由律顯。持律說戒之宗師，名實兩符，洵昭慶之主人矣。考昭慶開山建壇之祖，則為永智宗師，當趙宋初，主寺宏律。

舊志載：「律師永智開山，寺名菩提。」此必〈菩提寺記〉及宋賢碑序遺語，可為誠據。而《新志》引《梵剎志》云：「吳興道宣律師開山，初名甘露律院。」又於〈道宣傳〉中，添綴「開創昭慶，名甘露律院」之語。稽唐初武德至石晉天福，年歷三百，當時尚無菩提，安有昭慶？菩提之前，初無甘露之名。天福以前，略無紀載之迹，此語憑何而得？如果始自宣師記，豈遺其名噪之南山而但稱永智？如果院名甘露，豈斥棄舊剎之嘉名而特著菩提？故凡言道宣開山甘露律院者，皆不實也。大抵永智律師傳南山宗，祖堂所奉則始澄照，而戒壇制度倣諸奉先甘露律寺。主筆之人，或遠溯道宣，遙證甘露，遂令此言傳播。而究其實際，道宣乃律宗之祖，非昭慶開山祖也；甘露乃壇制之始，非菩提之始也。固當以永智宗師為第一代。

慶歷年中，有允堪宗師築地湧戒壇，昭慶律宗於是大振，放戒之盛，光被迄今。

陳舜俞〈行業記〉略云：師諱允堪，錢唐人也。年九歲，客指小桂令賦詠，曰：「始生巖谷畔，早有月中香。」客奇之。從天台崇教院慧思大師祝髮。學無不通，專精律部。仁宗慶歷二年壬午，建戒壇於杭之大昭慶寺。奉旨開戒，歲歲度僧。師辯論精詳，撰《會正記》，續南山宣律師《行事鈔》，著十二部經解法門贊序等文。七年丁亥，仁宗賜號真悟大師。皇祐年間，又於蘇州開元寺、秀州精嚴寺，皆建戒壇，宏範毘尼。嗣

之者靈芝元照律師。以嘉祐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入寂於昭慶丈室。初塔於西湖湧泉山，有塔銘。後遷菩提寺。徽宗崇寧元年，謚號智圓大師。

釋元復〈真悟律師贊〉曰：

三無漏學　以戒為先　至人不生　宗其誰傳　援筆作記　宏範人天　寥寥千古　寶月空懸

繼者元照宗師。

《佛祖統紀》傳略云：師諱元照，字湛然，餘杭唐氏子。初依祥符東藏慧鑑法師，十八通《法華經》，試中得度，專學毘尼。後與道侶擇暎從神悟謙大師。悟曰：「近世律學中微，汝當明《法華》，以會圓漸。」復從雷峯廣慧才法師受菩薩戒，感發戒光，乃博究南山頓漸律儀。神宗元豐年間，繼真悟主席昭慶，晚居靈芝寺三十年。有義天遠來求法，為授菩薩戒，登壇六十餘會，度幾及萬。所至伽藍，必為結界。每曰：「生宏律範，死歸安養。平生所得，唯二法門。」又謂其徒眾曰：「化當世無如講說，垂將來莫若著書。」乃述《資持記》以釋南山《行事鈔》，《濟緣記》以釋羯磨疏，《行宗記》以釋戒疏，《住法記》以釋《遺教》疏，《報恩記》以釋《盂蘭盆》疏。若《觀無量壽佛經》、大小《彌陀經》，皆有義疏。刪定《毘尼戒本》百餘卷，著《芝園集》。自號安養子。以徽宗政和六年丙申秋九月一日，集眾諷《普賢行願品》，跏趺入寂，世壽六十九，僧臘五十一。入寂之日，眾聞天樂異香。瘞骨於靈芝寺之西北隅。徽宗賜號大智律師，塔名戒光。劉燾撰銘，關演撰碑文，孫覿為之立石。

師恆杖錫持缽乞食，無為居士楊傑贊曰：

持鉢出　持鉢歸　佛言常在四威儀　初時入廛人不識　虛空自有鬼神知

釋元復贊曰：

毘尼秘藏　終南著稱　中微孰振　大智[立*屈]興　儀合萬行　論集諸乘　芝園西邁　天樂來迎

照公有〈白雲菴詩〉：

道人倦逢迎　結菴就巖穴　靜愛山頭雲　空濛如積雪　隨風亦卷舒　觸石更明滅　卻憶古人詩　祇可自怡悅

案：大通善禪師，受具於昭慶圓照律師。頗疑「元」字誤作「圓」，非別一師。

自後寺乘無紀，迄於元末。然當嘉定、寶慶之間，寺漸興復，理宗且賜免稅劄付，應有奉旨開戒，宗師來主壇座，然已無考。元之酉菴，賜號佛真文懿普覺禪師，曾於昭慶具戒。楚石琦，賜號佛日慧辯禪師，亦於昭慶具戒。而開壇宗師名號不傳，其略見於他傳者，則有惠宗師。

天童松隱禪師，於昭慶惠律師受具。

果宗師

覺原慧禪師，洪武四年學律於昭慶果公。

濡宗師

鍾山樸隱禪師，於昭慶濡律師受戒，後嗣元叟端禪師，法祖靈隱席。

明洪武二十四年，大惠宗師建壇開戒。

寺舊志云：大慧律師，承高皇帝命重建戒壇，復白蓮、綠野諸勝，精闡毘尼，大宏戒範。

沈暹《喜日宗譜說》云：眾知指法相為祖塋，不知法相乃昭慶祖之二嗣也(謂慧皎日菴)。拈花正眼捨慶山之大衣鉢，端無耦耳？案：此語定有所據，頗疑「慶山」是大慧之號也。

《游覽志》云：昭慶寺戒壇，蓋自國初澄照、法慧兩律師奉上命而為之登壇授戒。此鈔刻之訛也，應云「大慧、慧皎兩律師」。澄照、法慧，係唐道宣一人之諡號，田公豈不知之？

嗣者慧皎宗師。

師名慧皎，字日菴。永樂六年主席昭慶，修整山門殿宇。後入都，膺朝命為海內具戒沙門。晚居法相，入寂，塔其旁。

案：空谷杲禪師，在正統年從石菴出家於昭慶，似即日菴師也。又，虎邱空谷隆禪師，宣德二年受戒於昭慶，亦皎公之戒子也。

慶雲宗師

師名慶雲，字漢章。普周之嗣，慧皎之再嗣也。正統元年，登壇開戒，鑄大鐘，建藏閣、鼓樓。塔在法相。

案：智明梓禪師，正統元年受戒昭慶，則智明是雲公之戒子也。

智淳宗師開壇之盛，著於是時。

師名樸原，菩提節菴守公之嗣也。正統間，請主昭慶，奉旨開壇說戒，為天下傳戒宗師。後主靈芝寺。己亥辭於朝，沐浴而逝，骨歸靈芝，築塔。

英宗諭祭文云：正統十一年丙寅七月初九日，皇帝遣禮部郎中趙勗，賜祭宗師智淳大和尚曰：爾宿悟善緣，堅持梵行。邇膺寵命，為釋宗師。方闡法音，導人為善。倏云示寂，良可悼嗟。靈其如存，服此諭祭。

金陵古谿澄禪師，嗣投子楚山和尚法者也。居高座寺，亦得戒於昭慶。度其時當在昭慶主席年，否則智淳也。

越百年，有廣霄宗師。

師名廣霄，字日菴。嘉靖三十四年，興復本寺。奉部劄開壇說戒，僧眾如歸，不減慶歷之盛。師出永福房。

田藝蘅〈昭慶寺訪翁子宿霄公蘭若詩〉：

寥落湖邊寺　高人此靜修　看山時揜卷　聽雨獨凭樓　鼓角春城近　莓苔晚逕幽　金蘭堪信宿　何況贊公留

又，〈重游寶石山記〉云：先是春仲二十二日，田子寄宿妙行寺，曉上人主之。二十三日，宿昭慶寺，霄上人主之。

智瓚宗師

師名智瓚，字玉巖，號北幹，出慈受房。繼廣霄登壇說戒，道冠諸方。

福雷宗師

師名福雷，字萬春，號東渠，智瓚嗣也。嘉靖四十一年登壇說戒。

越二十餘年，有成玉宗師。

師名成玉，字藍田，出東竹房。坐關數年，眾稱關主。萬歷丙戌、丁亥之間，皇太后疊賜畫像於昭慶，且賜經建閣，因得放戒。師十六年登壇，開闡雲棲，淨妙真修蓮池禪師於是得戒。

萬歷間，古林古心宗師曾到壇說戒。

師〈傳〉云：師諱如馨，字古心，江寧溧陽楊氏子。生時異香盈閭者七日。父母俱喪，詣棲霞千佛嶺，禮素菴法師出家。師開示曰：「佛法住世，功在毘尼，若不精嚴，佛恩焉報？」由是誓往五臺親見文殊受戒，三步一禮，千有餘日，始到山中。遙見金碧樓臺，有老姥手捧袈裟從林出，問：「師何求？」曰：「求見文殊菩薩親授大戒。」姥曰：「三衣是得戒正緣，汝未持來，將此贈汝。」師受衣訖，姥忽不見，樓閣亦無。但見五峯放光結成雲蓋，大士於光中垂手摩其頂曰：「文殊為汝

授戒竟。」師即頓悟，視大小乘律如己胸中流出。還過金陵，值雪浪師修長干塔，而塔頂艱於上舉。夢韋天語之曰：「優波離尊者預斯，頂始克舉。」至是師至，繞塔方周，塔頂即合。雪公偕緇素共拜師，知為優波離再來也。遂請於古林傳戒，次往靈谷、棲霞、甘露、靈隱四道場，特到昭慶為承芳師一人說戒。萬歷四十一年，詔賜紫衣、缽、佛錫杖，命往五臺聖光永明寺授千佛大戒，建龍華大會，歸古林入寂，塔於玉環山。神宗賜號慧雲大律師。

神宗御贊云：

瞻其貌　知其人　入三昧　絕六塵　昔波離　今古心

華山隆昌寺三昧宗師，古心嗣也，受請臨壇。

師〈傳〉云：師諱寂光，字三昧，江南瓜州錢氏子。初依雪浪大師習賢首宗。投潤州甘露寺古心宗師受具，親炙有年，惟律儀是專，遂嗣其法。受請廬山東林寺開戒，陸地忽透白蓮華十八莖，遙應遠公預記，眾知為遠公再來也。北至五臺，南至四明，說戒多處，鬼神咸來稟報。如無錫城隍、九江水神，兆感主祀者，祭無用牲。崇禎己卯，主寶華寺席，寺得中興。壬午應荊王請，中興仰道場。甲申應魯王請，開戒於越之大能仁寺。乙酉往嘉興三塔寺主壇，潞王請至昭慶，登古佛戒壇傳授千佛大戒。歸華山入寂，塔於寺之龍首山。所著有《梵網直解》。嗣者見月體。

再嗣定菴宗師，亦至寺說戒。

師諱德基，字定菴，徽州人。見月弟子三昧老人之再嗣也，主華山隆昌寺。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昭慶住持通暘及諸房共請至寺開戒，期滿歸山。

釋理順撰〈請啟〉云：毘尼法席，滙萬善以同登；梵網津梁，導三乘而共度。尸羅為六度之要，乘戒示雙輪之運。佛法於是久住，戒體因而發香。恭惟寶華山隆昌寺定翁大律師老和尚，迦葉前身，波離夙慧。止持簡練，深明澄照之科；作犯精通，直入智圓之室。年高臘長，抱栢木之黃腸；受缽傳衣，得獅王之真乳。竊念然燈寶地，須名宿之開堂；故茲真悟巍壇，貴老成之秉拂。伏懇千華臺上，默然允赴於羣機；百寶光中，莞爾願酬於三際。四百八十剎，來瞻滿月，儀範堪師；二百五十戒，聽吐洪鐘，盲聾盡愈。天神降監，海眾傾心。無辭度葦之勞，式慰望雲之切。

時同法宜潔宗師偕至。定公歸後，眾請宜公主席，歲歲春冬二時開壇，道風特盛。

本寺〈請書〉云：祇園外建，俯從樓至而成壇；安息中傳，備著紫芝之通論。幸千齡火傳之相嬗，仗一人錫駐而中興。賜察葵心，仰希藻鑑。恭惟宜翁大和尚，法海人龍，律門義虎。宣波離之軌範，宏澄照之家風。前有天親坐本壇而演法，今祈無著主茲席而揚宗，所謂扶起剎竿，大家出手也。資持會正，向澄明聖之清瀾；止過防非，近峙城垣之巨限。庶使圓頂方袍之輩，入聖超凡；頓令玉毫金燄之場，日輝月朗。湧空寶所塔，長依勇健之幢；涵碧放生池，永流功德之水。更望聿新寶苑，仰祝皇圖。羅萬種之華嚴，壯千重之樓閣。香拈前代之旃檀，法啟後來之龍象。殷懷震悼，企念寵臨。

查慎行撰〈序〉云：師諱書玉，字宜潔，武進唐氏子。生抱異質，神光奕然。甫能言，常口誦佛號。長習儒業，應有司試。一旦宿根內朗，割愛入嘉山寺，禮自謙師薙染。既而謁見月師於華山，既圓具，為綱維者有年。夙夜勤劬，精究律範。見公知為法器，遂傳衣焉。癸亥冬，偕定公赴昭慶放戒。定公還，昭慶長老暨杭之檀護，仰師高行，請為寺主，時康熙二十三年也。師豐頤廣顙，目深口方。每遇戒期，座下圍繞之時，覩其貌者，聳聳然而敬；聆其訓者，勃勃然而感。久之，則依依然而不忍去。師率大眾以身立範，披衣於盛暑，露頂於嚴寒。其或坊市相逢，有目無邪睨，步不岐趨，肅恭衣缽者，不問而知為昭慶僧徒，師之自律可知矣。京口彼岸寺、佛日淨慧寺，皆嘗延請宏律。及庚辰被災，不數年間，崇壇巍殿，煥然復新。向非德化冥通於緣集，其能致此歟？萬乘南巡臨寺，師曾奏對，三賜法寶，叢林傳以為榮。住昭慶四十年，臨壇二十九度。年近八旬，日誦《梵網》、《四分》無間云。

釋隆樹撰〈傳〉曰：師於康熙辛丑十一月初六日示微疾，尋愈。十二日，命戒弟子心印卜 善逝日，印以十四日未時對。至期，鎮浙將軍、都統諸大人偕來會，師沐浴更衣，集眾誦佛號說偈，端坐而逝。自庚辰年後，寺中日事土木，師殫精敝慮數十年。又勤於著述，筆不停輟。眼光落地，不知者虞其手足忙亂，而卒能入壟，垂手得大自在。三學之功，於茲驗矣。

案：寺從庚辰燬後，宜公躬圖興復，歷盡諸艱，至晚年已得規模大概，而身能端操守範，名顯諸方，四眾信仰，實昭慶之中興祖也。所著有《梵網初津》、《羯磨儀式》、《沙彌述義》、《香乳記》若干卷。今塔於寺後忍慧院。

魏荔彤〈贊〉云：

老人倔強　矗直脊梁　主得佛律　提起法綱　度越輩流　指示頑魯　卓錫昭慶　舊山新祖　自識最初　向元而歸　知了能了　葭動灰飛　開繼有賢　宏暢化機

嗣者德先宗師、大聞宗師、澄如宗師。

德師諱隨道，嘉興石門人，姓沈氏。投餘杭龍泉寺履初師受度，為宜宗師得戒弟子。久居本寺，常為羯磨，持身端肅。學人依止者，多為德羯磨道風而來。稟問毘尼大法，皆悉原委以示，如瓶瀉水。康熙六十年，奉宜公命，說冬戒一期，今懷德宗師其戒弟子也。生於康熙癸卯年十月初五日，世壽六十有二，預知時至，歿於雍正甲辰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聞師諱明學，嗣宜公主席，二師同塔於青芝塢。

澄師諱福溶，仁和薛氏子。投西湖瑞雲菴鏡傳師受度。後得戒於昭慶宜公，執侍巾瓶有年。常為傳戒綱維，遂受付囑。雍正三年，繼主寺席。於興復未備之處，曾為補益。生於順治甲午年十月初二日，示化於乾隆丁巳年十月十九日，世壽八十有四。塔於忍慧院宜公之左。

乾隆元年，圓應靈宗師代澄公夏期說戒。二年冬，化三宗師繼師放冬戒，戊午放春戒。

圓公、化公，俱樂習靜，期畢退隱。

今主壇席者，懷德宗師，宏律授戒二十七年矣。開法度眾，政未有艾。

師諱果證，吳興歸安人，俗姓俞。鄰媼見衣袈裟僧入其室，師遂生。年十六，投杭州吉祥寺淨明師受度，授經於曰唯師。康熙辛丑，受具於昭慶德先宗師。後為澄公所器，傳衣付囑。乾隆戊午夏，繼主昭慶法席。自嚴戒行，真樸無華。普興慈濟，廣播道風。歷任公卿、元戎，皆蒙器重。今鎮浙將軍福　　、總藩索　　、總憲李　　、府主劉　　、縣主梁　　、太湖遊擊朱　　、仁和縣主邢　、左堂馬　，逾隆陰護，遂得檀施輻輳，殿閣益光。建堂築塔，拓地置產，肇興水陸道場，莊嚴最勝。而其徒曉蒼、清瑩、與微等，咸得其力。諸緣滙集，當今住山隆盛，斯為第一。

攷由宋及明，開壇放戒，必上奉朝命，或當事聽許顯者主持，方得開期，傳示遠邇。是以昭慶之衍法雖長允，當宗師之實而褒然據壇以集眾，不能多覯。國朝寬大圓通，不為苛細，凡能成辦戒事，不妨任意施為。故宜公衍隆昌正宗於昭慶，歲啟兩期；諸師纘緒一家蟬聯，不懈厥職。迨今懷德宗師，昭慶之面

目更新，游者耀目；重以聖天子龍光疊被，人天効祥。律宗法門，不獨美於寶華矣。

闡法諸師

昭慶雖名律寺，亦有出世名師到寺宏經說法，指揮如意，屢遇生公，把棒機鋒，或遵初祖，盡大昭慶之法會也，固當繼宗師而述之矣。考宋咸平年後，則有慈雲大師在寺宏教，前接省常，後啟允堪，道風甚著者也。(廣賓《輯略》云：淨行社，後為慈雲懺主教觀道場。)

《鐔津集· 行業記》云：師名遵式，字知白，姓葉，臨海寧海人。投天台東掖山義全師出家，納戒於禪林寺，習律於守初師。郡校諸生要其還初服，師答偈曰：「真空是選場，大覺為官位。」詣國清寺普賢像前，燃指自誓。習天台教法，趨寶雲義通師講席，盡通台宗秘奧。遂燃頂，誓行四禪三昧。後感疾危甚，入靈墟佛室持咒消伏其疾，七七日感夢驚覺而愈。乃著〈觀音禮懺文〉，復撰〈誓生西方記念佛三昧十四大願文〉。大中祥符四年，昭慶齊一師啟請，至昭慶講四部，兼宏律儀。學者嚮慕，沛然如水趨澤。杭之風俗，以酒肴會葬。師諭以勝緣，其俗皆化，易為蔬果。因著〈誡酒肉慈悲法門〉，以正其事，至今人猶遵之。又赴蘇開元寺開講。後居天竺靈山，於寺東建日觀菴老焉。撰《天竺高僧傳》，補《智者大師三昧行法說》，著《金光明經懺法三昧儀》。名徹上聞，召賜紫衣。乾興元年，賜號慈雲大師。明道壬申入寂，葬寺東月桂峯下。所著詩文《金園集》、《靈苑集》。

釋元復〈贊〉曰：

台嶺一宗　興於法智　師出寶雲　金昆玉季　示無生忍　住不退地　徽稱累旌　終古不墜

《慈雲集》中有〈酬伉上人詩〉：

塵外清閒極　誰能更似君　山光晴後見　瀑響夜深聞　拾句書幽石　收茶踏亂雲　江頭待無事　終學棄人羣

〈贈智倫弟〉：

溪竹擁疎簾　溪雲冷不嫌　千巖惟虎伴　一講許詩兼　煮茗敲冰柱　看經就雪檐　有時開靜戶　寒日下峯尖

〈寄劉處士〉：

度月阻相尋　應為苦雨吟　井渾茶味失　地濶屐痕深　烏背長湖色　門間古樹陰　想君慵更甚　華髮晏方簪

〈酬蘇屯田西湖韻〉：

雨餘殘景照漁家　漁子鳴榔徹郡衙　今夜相呼好垂釣　平湖新雨漲蒹葭

〈寄悟和尚〉：

無累無機祇任緣　一齋長揜古松邊　長垂白髮過深雪　不下青林知幾年　木葉當薪燒更暖　艸苗為履著難穿　竟何人問東林社　時引清流灌碧蓮

林逋〈和天竺慈雲大師〉：

林表飛來色　猶憐久卜 鄰　沿洄一水路　夢想五天人　紛亂空園艸　沈冥滿几塵　暮雲如有得　寧謝寄聲頻

〈送慈師北游〉：

鬱鬱蒲茸染水田　渡淮閑寄賈人船　知師一枕清秋夢　多為林間放鶴天

《冷齋夜話》云，王冀公鎮金陵，以書致錢唐講師遵式，遵式以病辭。及愈，將謁公，乃過孤山訪林逋。逋以詩送之曰：

虎牙熊軾隱鈴齋　棠樹陰陰長碧苔　丞相望崇賓謁少　清談應喜道人來

案：逋翁集中，〈送慈雲金陵謁王丞相〉共詩三首，其一云：

杯渡當過白鷺灘　石城春氣尚微寒　公台謁罷如乘興　試訪南朝事跡看

其二即前作。其三云：

天竺孱顏暫揜扉　篝香浮穗上行衣　白猿聲裏生公石　莫遣移文怨晚歸

繼以淨覺大師。

〈本傳〉云：師名仁嶽，自號潛夫，霅川姜氏子。聞法智至南湖之化，往依為學。法智器之。撰《問疑書》及《止疑抉膜》、《指濫十難》，以折他師，而輔四明甚力。後因疾宴坐靜室，恍若夢覺，自謂向之所學皆非，乃述《三身壽量解》以難《妙宗》(四明所著)，自此道不合。還浙陽靈山，慈雲攝為法裔。四明乃加十三料簡以斥師，師復上十諫雪謗，書往還不已。會西湖昭慶有請，慈雲為詩送之，學徒從往者半，雲弗之止。既而遷石壁，徙靈芝，居永嘉淨社十年，大宏化法。霅守請主祥符，觀察劉從廣為請上賜命服，樞密胡宿為請上賜淨覺號。晚年專修淨業，燃三指供佛。持律至嚴，不以事易節。治平元年三月二十四日謂門人曰：「翌日午刻，吾當行。」二十五日留偈，安坐入寂於隱淪堂休室，塔全身於何山之西隅。師著述極富，於《楞嚴》尤加意，撰《集解》十卷，《說題》一卷，《熏聞記》五卷。胡宿序之曰：室中千燈多，光互入堂下。六樂正聲相，宣鼓吹妙經。藻火圓教，法施豈有盡哉？

《佛祖統記》云：何山更為禪居，淨覺塔地作菜圃。師見夢於僧曰：「塔處灌溉非便，乞遷之。」開龕，色身不壞，舍利盈滿，乃具禮易葬他地。此與東山神照遷塔事相類，皆能示瑞於二百年之後，異哉！

案《稽古錄》載：普照子法師，依昭慶淨覺法師受具。則淨覺亦曾於昭慶開堂授戒者，子法師後嗣法於明教嵩禪師。

此後數百年，不聞紹開講席。

《武林梵剎志》記昭慶高僧子元禪師，在澱山湖創立白蓮懺堂，修淨業。乾道二年，壽聖召至德壽殿，演說淨土法門，特賜「勸修淨業白蓮導師慈照宗主」號，就居錢唐西湖昭慶寺，作祝聖謝恩佛事。案：乾道年間，大昭慶尚為教場，未聞興復。此云昭慶，或是南昭慶也。又載道匡禪師、省僜禪師法語數則，道匡語中有「昭慶一時拋與諸人好麼」之句，亦是他處昭慶，非西湖大昭慶律寺也。故不紀列。

至明萬歷間，則有承芳法師。

師與古心宗師比肩弟昆，及在昭慶開講，古心駐錫靈隱開戒，師以弟子禮謁求戒。先一夕，夢韋天囑之曰：「文殊菩薩化身

南來受戒。」古心意不謂師當之也。三壇畢，師以疾不赴。古心忽憶前夢，來昭慶問疾，即於榻上說沙彌十戒，為摩頂已，戒得威力，身不由己，勇猛精進，盥漱更衣，下榻求具。更為集僧具儀，傳授菩薩大戒。受畢，回五臺。慈聖太后夢感文殊菩薩肉身還山，物色及師，遂詔師主五臺傳戒，師辭曰：「纔登戒品，行持未全，有本師在，不敢妄承。」上乃移命古心。三年期滿，古心奏辭。寺任付囑於師，繼其法席。(見〈慧雲大律師本傳〉)

案廣賓《輯略》云：承芳法師說經大殿，三昧和尚開戒本壇，介山法師傳宏台教，靈源、觧航二法師述性相宗乘。因是檢考承芳諸師事迹，竝列焉。

介山法師

宋人中撰〈傳〉云：師諱傳如，號介山(亦作戒山)，嘉興武原人，顧逋翁之後裔也。母夢金甲神推車上堂遂舉。師童時，往僧舍見《楞嚴經》，恍同宿習。歸白母，矢願出家。投杭昭慶慈忍房，禮鏡湖為師。其祖大慈曰：「予嘗夢慈恩窺基尊者過吾家，此子相貌奇偉，殆類之，名之曰興如，謂能興佛道也。」後為真寂百松和尚所器，易名傳如，摩頂謂曰：「三千界如是，傳佛心燈之準，子其勉之。」嘗至嘉興東塔閱藏，紳士沈繼山隨取般若部經一函，試令背誦。師立誦數卷，繼山驚服曰：「此神僧也！」東走鄮峯，禮阿育王設利，二七日設利放百寶光，光中湧現無數佛菩薩，一一皆身在其前瞻禮。向有礙胸之物，至是一時空盪。師以此質於百松，松曰：「此普現色身三昧，是方便境，須修法華懺法，方不住此位。」受具區馮公西溪安樂之請，修法華懺法六載，以證師囑。庚子入都，欲奏開昭慶戒壇，并請《龍藏》。與紫栢可公甚契。及妖書事起，師已南歸，并逮師，師易俗服自詣縣，縣主曰：「何來自罹苦趣？」師曰：「解京，游方也；坐獄，住靜也；受刑，苦行也；就死，捨身也。除此四法，何處更有安心法門？」赴京與可公同就獄。刑部主政魯史曾游西山佛寺，逢異僧語之曰：「吾教中有二大士，將以罣誤入法網。公當主此案，幸左右之。」魯問：「為誰？」僧指庭柏及山示之。魯心識已久，及閱讞辭，見紫柏、介山名，心感悟，竭力維持之，事得釋。丙午，因經廠王太監奏請，得賜大藏經，賜金建閣。歸構齋堂、寮舍。登戒壇講演經論，二願畢遂。癸亥，駐錫塘棲大善寺。甲子，還真寂，示微疾，更衣趺坐，說《金剛經》及《十六觀經題》畢，寂然而逝。世壽六十三，塔於瓶匋駱園，後遷本山

臥牛石側。所著有《法華抒海》、《棱嚴歇》、《棱嚴截流》、《老子笑》、《莊子參》若干卷。

師有〈贈塘棲大善寺賓嶽詩〉：

江海足優游　嘗慮風波惡　郊園可卜居　塵俗紛相錯　動止皆畏途　何方堪著腳　但教身雲飛　悠然自賓嶽

曹學佺〈月朔聖果寺訪介山上人詩〉：

客裏嘉平始　山中歲序殘　樹呈羣石巧　花雨一江寒　明月臨禪壑　清霜覆戒壇　應知西向笑　不是為長安

釋真可〈圜中寄昭慶介公〉：

誰能念爾衝寒去　傀儡提攜豈有神　長別莫談身後願　好從當下剖微塵

馮夢禎〈與黃貞父書〉云：昭慶僧戒山，名傳如，從妙峯法師學天台教，頃與之談，辯口河懸，甚憐愛之。

又，〈與如上座〉云：洪鐘不叩不鳴，公頃無俗事，吾幾失公矣。蛣蜣六即之說，敢不擊節，以副賞音？

釋廣印〈上介法師書〉云：吾師北上，某當奉瓶錫隨行給侍。因餐變通法乳及觀國光，而以薄怙失之，悵悵何言！緬惟軒車北境，冒陟星霜，日暮風沙，此某結心時也。九月六日手札，得悉起居。承諭途間備經險阻，視苦猶樂。乃師忍力成就，動與神會。達師闇闇，德有鄰矣；道俗顒顒，化可隆矣。行將降紫泥於九重，馱白馬於兩浙。鹿野揮彌天之麈，寶峯駭揵地之聲。法門幸甚，四眾幸甚！達師昭代宗匠，欲見未能。某於古德機緣有不徹處，水牯牛有未馴時，但一切處知有不受瞞，雖然明明地，又如探沸湯，卒難下手；若在懸崖，艱於捨命。以故不敢灑灑作無事人。竊欲乞師一言，以為策進。

案屠隆〈碑記〉云：「力興建乎道場，則有如智禮；大增光於講席，則有若如公。」而尤侗〈戒壇記〉則云：「賴智仁、介山、覺海諸宿德，後先整頓，遺教未墜。」智仁，不可考，頗疑即是智禮，偶誤耳。

繼以靈源法師。

吳本泰〈昭慶靈源禪師塔銘〉　夫應真間出，覺道難臻。高蹈毘盧，舉步不無階級；深栽波若，證果起屬浮根。破頭山下再

來，磨塼菴畔獨坐。或換形而嗣法，或寂處而逢師。大悟不關捷於機鋒，大成匪刻期於旬朔。蘊靈現瑞，豈偶然哉？自末學陵夷，淺夫躐等，方卵而求時夜，越疆而不宿舂，聞靈源禪師得道因緣，亦可以少愧矣。師諱大惠，字靈源，仁和邵氏子。先世自句餘徙家，為衣冠甲族。師自髫及壯，托志超曠，未遣周何之累，輒慕禽尚之遊。其於榮利，泊如也。時蓮居、紹覺師從雲棲分席，土橋師以白衣參，叩問《觀經· 上品上生》章，夙通頓發，慨然遂稟歸戒。詢及法要，覺師首舉台、相二宗。師即銳心研習，多所詮解。覺師深器之。閱十載，游燕都。四威儀中，不忘正定。偶於慈慧寺，聞愚菴貴師八識標指，微參疑義，貴師歎服，就咨決焉，請登講座。師以未唱善來為辭，強而後可，為現優婆塞身說法，一音演暢，皆蓮居唯識宗旨。庚申至愍忠寺，匄大慧海師薙髮受具，時年已五十七矣。尋即登座談宗，辯如瓶瀉。繼歷牛宮、石燈諸席，道風彌煽。蒙熹廟皇太后賜紫伽黎，中使賚香供奉。此禪林之榮遇，師不以介意也。師服膺覺師教義，如薪火傳、水月印，惟恐學者浸尋勦說而失其宗。海昌有刻《唯識疏》者，稍駢枝於覺師，師奮欲釐正之。遂南還棲黃鶴山，發故帙纂成《唯識自考錄》，蓋不敢主名述作也。同門新伊、古德、金臺、元著諸上座，咸卒讀贊歎，謂儼若蓮居講筵未散。師以北緣未了，復如石燈。沖元、淨凡請歸杭駐錫昭慶，諸山瞻風禮足者日益眾，受請復開適園講席，居古戒壇院，宏教者六年。復往吳中龍樹菴、慧慶寺開演。乙亥還昭慶。師傳覺苑心印，特台教綱宗，埽波旬障於《唯識》真詮，獲旋陀羅於《法華》元義。對機設化，身土互融。攝偏歸圓，權實無礙。佛隴而下，不得不以嫡統推之。而襟清灑脫，行履孤高，雖歷主名藍，而隨緣旅泊。有多肘之籌室，無蓋頭之把茅。此豈四流小果、六欲梵天能望見其頂相哉？所著自《自考錄》而外，有《元籤妙樂儀注》三種，《備簡山宗筆要》、《毘檀意旨》、《棱伽日記》、《唯識證義》，重訂《因明論解》若干卷。將順世，聲鐘集眾，唱經佛名，安詳而逝世，壽七十有三。弟子觀空、濬初，奉龕塔於瑪瑙山之陽。嗚呼！師參方非早，出世最暮，未選佛而心空及第，甫拈華而果熟香飄。洵叢林之領袖，末學之範模已。銘曰：

豫章千尋　始逢匠石　麗水百鍊　璺鏐乃出　至道無難　貪程路失　悟疾行遲　彀滿破的　三十依覺　勝蓮聞熏　四十參方　覃布慈雲　六十出世　稱眾中尊　跋陀預記　東山法門　台相兩

宗　得正知見　攝歸妙圓　偏漸一貫　龍象蹴踏　月輪相現　卓錐無地　覺華開徧　垂二十年　寂土西馳　又垂二十　我作銘辭　瑪瑙山陽　若木低枝　旭光震旦　如浴咸池

覺海大師，分揚性相。

師諱性慧，字覺海。薙染於上虞縣某院，曾預天竺蔬筍社。

《輯略》所稱艤航，似即師之別號也。為續淨行社主，興建殿壇，有勳於昭慶。舊有覺海〈重構昭慶律寺戒壇記〉，今遺失。吳本泰〈跋〉其後。

〈跋〉曰：覺海師錫從天目飛來，暫卓湖上。能於祝融冷燄中現出千華寶壇，像飾嚴好，堂殿莊校，頓復舊觀。一切瞻仰歸戒者，如游覩史陀天宮，歎未曾有。或疑師一黃面老衲，頂笠而來，荷瓢而往，身不名一錢，云何不數白而成此殊勝功德？噫！此戒定中無作妙力也。天台論戒，體無作而戒相有。興廢大要，求受則興，捨犯則廢。師持戒如優波離，其於律儀及定道共，恆興不廢。又度諸學人，幾盈籌室，並無捨犯二緣。此波羅提木叉常住，即法界常住，區區像季之劫灰，何論哉！金石可磨，茲壇不壞。

千峯和尚，更闡宗風。

天童位下無隱千峯和尚，曾於康熙十九年主昭慶法席。盧元昌撰〈請啟〉。

〈啟〉曰：古德宗風，天童嫡嗣。心參七祖，印印相符。身許雙峯，燈燈不滅。牛肩大乘，渡盡此岸之迷流；珠體牟尼，照徹人間之濁水。苟不貊依法座，何由親遇機鋒？用滌戒壇，虔修香積。惟是當僧佉之艱食，鉢苦沿門；所望破檀越之慳囊，帖題乞米。粒分鸚鵡，共助伊蒲廚內之供；味等醍醐，何殊善法堂中之獻？昔者愷之畫像，而施錢盈屋；杜陵當食，而減餐及魚。何況大德之親臨，亮有勝緣之輻湊。於是法傳雙樹，下紫鴿於罘罳；教演三車，展金鵬於溟渤。錫飛石筧，虎溪之笑重聞；盂渡錢湖，船子之機立授。

皆為昭慶僧輝，後先亙暎。別有方禪師者，未考出處，而道力昭顯，略見別編，要皆昭慶僧寶也。

《豔異編》云：成化丁酉，湖州郡學倪昇，寓僧舍讀書，為妖所眩，迓昭慶方禪師建壇咒誦。一女子哀訴曰：「氏本宋末某樞密使之女，緣私憤而死，願師超度。」鞫其毳啟而火之。容色如生，顙有泚，穢不可近。昇疾乃愈。

行師

宗師法師之外，有曾於昭慶立功行者，或勤勞於勸募，或竭力竭貲於興修，均應勒績貞珉，為後來扶起剎竿者勸。若宗師，若法師，若住持師，能兼此勝功，固已各各附紀。其在他方異院之師，若廣運師、廣慎師、疎言師、智禮師、道通師、真琦師、圓鈁師、圓果師及道家真寶信道人等，不可泯沒其名也。其所事功績，具著於「興建」篇中。

諸師多未詳其出處。道通則居中天竺，字無礙。真琦則居定香寺，字翠峯。圓鈁則居祥符寺，字本綱。圓果則居無門洞。

大昭慶律寺志卷八

大昭慶律寺志卷之九

僧伽下

住持師

有明至今，昭慶五經兵火。當其毀時有能肩任興復，樹績伽藍，其嗣衍而為諸房。於中德行著聞，眾推登壇說戒者，即是宗師。能宏經闡法者，即是法師。若時逢廢，寢禪堂、定有主者，名曰住持。住則僧系猶存，持則法門未絕。然必選擇諸房中英俊任之，任或二人輪年補授。田少使有云：昭慶寺戒壇，蓋自國初大慧、慧皎兩律師，奉上命而為之。登壇授戒，後嗣其傳者，非出部箚，故有真戒壇、假宗師之說。假宗師者，指住持也。然此寺之廢而興，衰而盛，所以閱數百年而終得建立，非諸房之住持不為功，是以詳為記之。

昭慶諸房，悉祖大千師。師名普周，慧皎嗣也。慧皎為宗師，周為住持。

周性行剛果，三業純貞，四儀整肅，日誦《法華》為課，募建堂宇，立功常住。永樂十八年，趺坐唱佛而逝，葬六通寺旁。

周嗣二：曰漢章雲、天澤霖。二支衍為三十三房。雲嗣善寧，寧嗣法訊。

寧字靜中，成化六年住持，重葺壇殿有績。訊字實菴，成化二十二年住持，志誓恢覆，呈稟二司，達於朝廷，遂得吳汝輝重建。

寧再嗣恩嵩，嵩再嗣福蘭。嵩之比肩恩葵，皆勒勳伽藍。嵩字大年(亦稱大巖)，號松石，住持戮力，佐廣霤興復，功居多。性好學，通內外典，能詩，擅書法。初為天竺書記，後主席法相及普福寺。蘭字谷香，號小山。隆慶三年住持，為十願首之一，興復有績。其裔為見心房葵，字正陽，住持本寺，曾開法菩提寺，後為雨花房。

別有天目普慎，其嗣衍為三房。

慎字獨菴。從天目來，協力興復本剎而病卒。嗣者依棲禪堂，後衍為法雲、勝蓮、西隱三房。

又，菩提寺約宗記，其嗣後為二房。

約宗記師，智淳宗師之再嗣也。永樂間，曾以高行被召。後自杭臬司命住昭慶住持，閉禪堂門不納官，為別立西方丈。後為冠西三宿二房。

又，華光菴若瞿，購東震房居之，後為二房。

乃慶雲、福成二房也，連前共四十一房。

皆能輔翼本寺，助令法興者也。

吉祥房，以張瑞圖書「最吉祥」額得名，在慈受房前。

祖為瑞雲祥，受法於楚石琦。嘉靖末年，換易殿宇梁柱有績，其後歸并慈受房。

鹿苑山房，即舊旃檀林千佛閣之遺址也，在大殿左。

祖為東昇曉。裔圓龍，字悟菴，萬歷四十年住持。辛勤二十餘年，修復殿宇甚力。庚寅年趺坐而逝。裔理順，字行中，號怡山。通內外學，能詩文兼綜岐黃術。校輯《昭慶寺志略》，有〈昭慶十詠詩〉，彭羨門跋其後。戊辰，住持禪堂。

理順〈偕文則師訪閒雲上人借昭慶紀事稿不遇留贈詩〉：

欲問當年蹟　殷勤訪舊知　山深人去早　湖近客來遲　春暖花明院　風清竹繞墀　徘徊歸路寂　迴首聽黃鸝

功德林，以孫隆書額得名，在戒壇東。

祖為曉堂鍾。裔成圓，字鑑堂，萬歷十七年住持，募建有績。

裔真乘，字惟一，崇禎十六年住持，預淨行社并歸西來房。

長今房，以金階書額得名，在功德房側。

祖為柏堂壽。順治十二年并歸功德房。

見心樓，張定徵書額，有堂曰「普東林」。又稱東林房，在柳林巷西。

祖為東林溥。裔寂宗，字印月，擅書。法裔宏開，字紹蓮，博通宗教，康熙壬寅住持，并歸西來房。

程嘉燧〈五月一日雨中過東林軒惜別詩〉：

寺門橋下獨徘徊　谿樹籠烟黯不開　月出可忘攜策到　泥深曾幾泛舟回　冬青香滿花堆雪　苦楝風多徑糝苔　從此經時踪跡斷　更誰衝雨亦能來

宗律房、湧勝房，皆附近慈受。

宗律之祖西泉淨，嘉靖四十二年住持。崇禎中廢歸慈受。湧勝之祖友松慶，崇禎十三年歸慈受。

枝翠林，即綠野堂，在戒壇東。

祖為恆涛霖，號新橋，嘉靖四十五年住持。系絕。今為眾房公所，稱東方丈。

鹿野禪林，申時行書額，在勝蓮房旁。

祖恆潤[雨/會]，號虛橋，隆慶五年住持。裔照蘊，更名海岸，字觀空，嗣法靈源法師。裔湛森，字雪澗，更名靈湛，字辯輪，嗣法平觀法師。廢歸勝蓮房。

申時行〈游西湖憩昭慶寺泛舟遇雨詩〉：

錢唐啟名都　西湖彙靈壤　巖崖雲水間　樓閣菰蒲上　祛服鬬繁華　良時恣歡賞　朝逐紫騮韁　暮歸青雀舫　伊余昔行邁　目境已悄恍　茲辰眷舊游　夙駕成孤往　投跡混樵漁　改容避官長　禪徑窈且深　香臺鬱何敞　招隱此巖阿　逢僧得元奘　相攜話竹林　共載呼蘭槳　長隄夾花木　孤嶼出榛莽　羣峰黛作眉　一鏡平於掌　浮鷗澹忘歸　盟鷗愜幽想　風雨翛然來　中流任飄蕩　山色既空濛　湖光亦滉瀁　波廻新漲綠　谷應飛泉響　寧愁衣袂濡　但覺神情爽　法界何沈冥　慈雲忽開朗　景物自悠悠　畏塗空攘攘　不見孤山士　千秋仍肹蠁　鶴去不復還　望風寄遐仰

朱隗〈西湖偶作〉：

故園籬豆綻涼風　酒薄衣單古寺中　正恐秋聲聽不得　清霜禁殺絡絲蟲

德勝禪林，在戒壇西北。

祖為禹川海。嗣智，字中山，隆慶四年住持。歸并慶雲房。

釋方澤〈贈岳中山住持昭慶序〉　往余過昭慶，館於徹悟堂寮中。悟堂，余邑人。先以臘行住茲山，授四眾毘尼為宗師，因識其徒岳中山者。別去數載，茲忽造余室，將行補方丈住持。時梅谿偕來，丐言為入院賀。余謂諸郡戒壇，五代間多廢，獨昭慶至今益盛。暮春之初，緇流殊方異語，雲流水赴，三衣瓶鉢，蹡蹡濟濟，至於壇下以數十計。此諸衲子，皆有志願學佛儀軌，一窺壇門歡喜，踊躍投堂展禮，如覲生佛。其在壇也，宗師之所要約止持作犯五篇條例，如承佛語方銘心焉，而宗師之賢否，不計也。於是皆受《四分僧祇律》并《梵網十誦》，以次散去。當是時，鄉諸縉紳大夫士有道望者儼然臨之，有成勞焉。彼亦有見贊於國家之治化云爾。宋何尚之對文帝曰：「百家之鄉，十人奉戒，則百家慎矣。千室之邑，百人奉戒，則千室善矣。故行一善，則止一惡，而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千刑息於國。」佛理之贊化也不其然乎？先帝末年，有以馬鞍山戒壇潛匿無賴告者，有旨禁罷，茲壇因亦停止。今上圖惟至治，萬幾之暇，當有不負靈山之囑，而以茲壇為言者。然則中

山將又有宗師之任矣。他日擁猊牀，面諸瓶錫，奇偉之士，比邱二百五十種破煩惱之慧劍，其果利乎否耶？梅谿起而言曰：「中山在悟堂鑪錘間久矣，師無慮。」

慈受堂，董其昌書額，在吉祥房後。

祖東明景。嗣智瓚，為宗師。嗣廣雷，亦為宗師(見《宗師記》)。裔文桂，字秋林，持律精嚴。裔明睿，字自度，中興本房住持禪堂。好學能文，名傳縉紳諸老。裔真璵，字振宗。日修淨土，了悟心旨。預知時至，坐脫。裔海慧，字覺成，號雲巢。參方通宗教，受法於江右博山和尚。逝後茶毘，得舍利千百。裔寂用，字以誠，住持禪堂。諸方敬其行業，修《房譜》，撰〈序〉。裔普淳，字心涵，住持禪堂。能詩，有《竹閣社集》。裔然裔，字蓮城，結蓮社以修淨土。預知時至，坐脫。裔滿德，字慧生，善書法。裔了言，字文空，更名道虛，能詩善畫，有《詩艸》、《畫譜》。裔惟馨，字德香，弈稱國手。慈受輩出高僧，諸山莫及其盛。當時有一門龍象之譽，今并其居廢矣。基址歸并禪堂。

程嘉燧〈久留湖上昭慶慈受僧舍，得牧翁歲暮見懷詩次韻〉：

自古蛾眉歎入宮　也多失馬塞垣翁　人間歲月私蟠木　天上雷霆宥爨桐　抱葉蟬吟圜室內　倚空鸞嘯半巖風　屋梁月落疑顏色　時見殘燈幾穗紅

黃與堅〈雨夜宿西湖慈受院〉：

一別西泠十五年　趣裝重過意茫然　鷲峰剎豎颱輪外　鹿苑人歸劫火前　孤簟冷雲消客夢　半樓荒雨亂高眠　朝來霽色還留在　博取三秋蠟屐緣

張丹〈昭慶寺訪心涵上人〉：

禪房何寂歷　幽徑得棲遲　座有翻經處　人當揮麈時　竹花凝薄雪　苔雨颺輕絲　此際應乘興　悠然忘所期

莫若愚〈竹閣雅集圖石刻〉　乙酉孟夏十二日，榷使陳梅臣先生修竹閣社，四方雲集者十有餘人。先生執爵而前，諸子以次登受酒。半步，六一泉觀焉。泉為坡公與勤上人懷歐陽公處。梅翁闢萊引泉，再築勤公講堂，前建閣以祀鄴侯、香山、永叔、子瞻、君復及勤上人。命嘉會顏其閣曰「數峰」，而莫慧

公圖之。其仰而聽松者，梅臣也；其俯而觀泉者，韓性存也；飲泉而誦勤詩者，心涵上人也；隅坐而執卷者，余也。咸有賦詩，屬嘉會紀事而系以詩：

寂寂澄潭晚愈妍　松風水月靜依禪　閑來重上溪亭坐　彷彿勤公坐石邊

虞山陳調元梅臣

靜測澄泓性　因空著染心　琤瑽風落韻　活潑藻流音　晤語傳勤意　淒其發我吟　千秋追逸響　相與一敲金

西泠金嘉會季真

滌影消衣溼　移光動藻新　壁虛吟若答　泉冷瀨微粼　清沁松當潤　香霏梅已頻　所懷在高韻　鴻羽拂烟垠

涇陽韓大縉性存

右石刻，心涵詩獨闕失不存。慈受堂毀後，懷德宗師於土中掘得，今置之受堂後牆。

慈蔭房，在戒壇東，匾額有「慈雲」字，亦稱慈雲房。

祖蒼雲盈。裔圓益，字自明，更名圓徹，住持禪堂。

釋宏道〈送徹自明上人住持昭慶詩序〉　自明徹上人，早從日章法師游，歷清職於上天竺寺，眾多才之。又嘗司懺悔事於雨華尊者之室，聲譽日著。杭郡之秉教者，選補昭慶之虛席，而為法師出世之高弟，人益嘉其誼焉。彼或以勢驅利誘，雖從游日久，一旦幡然叛去，略無愧色。其視自明為何如哉？余固知自明可謂不失所守者矣。茲將往蒞寺事，京都之交游咸賦詩以餞，遂特舉其大義而為之序。

慈濟房，在慈蔭旁，後廢，別建護生菴，稱護生房。

祖獨峰昂。裔如醴，字瑞鳴，更名智音，號忍山。嗣法於吉祥慧法師，傳賢首宗。順治十五年，於本寺放生池側(即九蓮蕩)建

護生法壽閣居之，宏揚《法華》、《彌陀》、《金光明》、《金剛》、《盂蘭盆》等經。

古樸山房，王穉登書額。有蓮山艸堂，董其昌書額。密訓堂，王時敏書額。漚居，祁豸佳書額。淨持閣，范允臨書額。在卧牛石南。

祖石菴頊。嗣恩蔭，字松几，通禪講，能詩文，宏治元年住持，立勳昭慶。裔文柯，字古林，萬歷六年住持。嗣成覺，字見南，萬歷十六年住持，能詩文。裔真誰，字履素，崇禎十五年住持，為十願首之一，預淨行社。裔性存，字漚住，崇禎十七年住持，為諸名士賞識。裔宏願，字嶺雪，受法於古南和尚。裔覺斯、維宣、修倫，為徐宗伯方虎所賞。

成覺〈寺樓晚坐詩〉：

蕭颯西風枕簟秋　湖天殘雨坐來收　牕搖水竹涼初逗　簾捲山雲溼不流　薄暮蟬依深樹咽　長空鴈與落霞浮　月明江上聞吹笛　穆穆清光獨倚樓

〈山房病起〉：

一病支離厭有生　地鑪分火煮黃精　身閑自等浮雲嬾　骨瘦翻同野鶴輕　幾向窗間窺樹影　每憑枕上聽鐘聲　茗甌吸盡鑪烟散　破衲蒙頭坐月明

錢謙益〈西湖雜感詩〉：

佛燈官燭古珠宮　二十年前兩寓公　畫壁空濛山過雨　詩情澹蕩水微風　斷橋春早波吹綠　靈隱秋深葉染紅　白鶴即看城郭是　歸來華表莫悤匆

陳繼儒〈雨後寓昭慶寺，懷陸伯承，倚醉樓寫畫見意〉：

雨後溪聲吼似雷　高樓倚醉想銜盃　段橋秋色無多遠　只隔蘼蕪綠幾堆

徐倬〈題湖寓〉：

戶對遙峰石作鄰　繞牀綠水碧如筠　湖山尚喜能容我　貧病原來不負人　花試濃香宜靜夜　鶴啼清露在蕭晨　書籤藥裹經營外　生計還添一釣緡

又〈示元正寓湖〉：

秋月為誰好　秋風又颯然　自難邀火伴　何害學神仙　對座餘空壁　看囊少一錢　中郎稱父執　時過話詩篇

徐元正〈題寓壁〉：

半年漂泊經年病　十日題詩九日眠　逆旅人情隨冷暖　窮途藥餌費周全　霜簾欲脫風還擾　江閣慵登月自圓　抱影淒然無一事　冰霜歷盡未教旋

錢千秋〈募淨持閣塑佛像疏〉　履素上人，夙秉慧珠，早棲淨域。軼六塵而不染，燭三乘以孤明。洗鉢西湖之濱，參來定水喝棒。中峰之偈，悟續祖燈。坐破蒲團，幾飄意葉；劃開蘭若，粗結臺蓮。顧閣起凌雲，可納大千世界；而相非滿月，曷瞻丈六金身？凡在歸依，願言頂禮。宏啟法[革*(苟-口+用)]，共澈檀波。出紅鑪而忽覩莊嚴，投白社而僉生歡喜。幢飜日景，曉山送螺髻之青；鐸振風竽，好鳥供迦陵之響。快登道岸，無負慈航。(修止居士)

方孝標〈為幼律沙彌募衣缽引〉　戒，佛之不得已也。行有不合乎佛者，乃云戒。皆合乎佛，何戒焉？然行軍不能無紀律，治國不能無刑書，則佛法安可無戒？孔子於復禮而宣四勿，以心性言戒者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爾反爾。以果報言戒者也。故先儒與古德，胥不可舍於戒。余與昭慶老僧漚住、懋持交甚久，二公雖居廛市，持戒甚嚴。今懋持之高足幼律，志在受具足戒，而苦無衣缽之資，欲募檀護助之。夫使無受戒志，眾安能鼓幼律之奮發？若但無具資也。此檀護之樂與有成者也，請自余始。(龍眠山人)

望立道人成木〈贈漚住上人詩并小引〉　余家寄苕上，夢及西溪梅香山色，未嘗不反復感歎。今丁亥秋，尋素心友退公，槃桓兩月，始適志焉。去友居不數步，有菴名「我」，樸雅古澹。其主漚翁，奇偉人也。日與過談，烹蔬煮茗，快乎晨夕，久忘其歸。噫！亂離中能雅會，笑傲放浪大塊之外而絕聞於世，此固未始有之遇也。作里句紀之：

余家四蔽菰蒲深　長憶西溪梅花林　秋笻忽拄東山塢　喜得漚公諧素心　漚公之廬樸且雅　蘿門竹椽長陰陰　黃葉平橋稀過客

天香滿庭多幽禽　閑身情與孤雲澹　高枕夢入寒泉吟　烹藜啜茗幾晨夕　此樂未始有古今(我菴在西溪馬家塢，宋時名永福，亦名崇禎院，漚住之師履素重葺居之。)

釋泐潭旋湛〈題漚住存師書畫帙後〉　古今來，豪邁奇偉之人，每為名害。然又云：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故善藏其名者，未若未名之妙。我菴漚住師徒居西湖，皆有名而未沽名者，真居於名實之間，而不與世推移。中古之禪宿皆然耳。偶出近代書畫冊葉，題曰「未名」。索余跋於後。余方臨行役，殊埽筆墨興，漫書數言於帙尾。

李丹衷〈題漚住畫冊〉　龍眠子作〈山莊圖〉，泉石艸木，不問而知其名也；漁樵隱逸，不問而識其人也。龍眠畫妙絕今古。然則至妙者果安俟名與？觀漚師所藏冊葉，雖無款題，山水人物，禽魚竹石，見者莫不言其工，顧不能別其誰作者。遇鑒家，自當定之。惜余非賞識人，徒使蹟湮玉素，光秘絲豪。不同華嚴相宣示，斯增負耳。

案：漚住存公，譜牒雖不紀其行迹，但觀其題贈數種，自足著其清品。又，吳駿公，曹峨雪，譚埽菴，薛歲星，錢仲毅，沈作玉，德乾、如曉二上人，咸有筆蹟投畀，其人可知也。

徐倬〈勸修古樸山房記〉　凡客入虎林者，必一至西湖。湖之上名寺最多，幾與洛陽伽藍等。而求其面陽雄峙、攬全湖之勝、可以騁目而縱觀者，則昭慶寺為最。寺有地涌戒壇，古德往往說戒其地。住持僧約數千指，各構精舍於寺側，約數千楹，咸可寓客。而求其幽邃雅潔，花木之最深，而埃壒之不到者，則古樸山房為最。向有苾蒭，博物善賞鑒，所蓄法書、名畫、尊、罍、彝、鼎、越甗、宋雕為極富。游其處者，如登海嶽之樓，而窺清閟之閣也。故前輩如董文敏、陳徵君、錢宗伯諸公，皆曾假館於此，有所留題，猶可見也。客堂三楹，不戒於火，所存唯漚居連山艸堂。士夫至者，可以布几榻，而不便於會賓客，未免以此為憾。上人穎先、幼律，思重興之，然苦貧落，向之所蓄又蕩盡無餘。所喜者，穎先與其高弟彝初，俱精於戒律，深通禪理，與之相對，愔愔如見古德。雖折足鐺邊、白木榻下，其為歡喜，較與曩之法書、名畫、樽、罍、鼎、彝、越甗、宋雕，更勝數倍也。所望士大夫之游處其地者，各布金佽助之，落成之後，一為停驂。而登斯堂焉，烹紫筍，燒玉版，聞妙香而談禪悅。此亦至西湖者不可少此一段清況也。然則余之饒舌，豈僅為上人謀哉？

天香精舍，在連山艸堂右。

祖玉堂璠。裔德行，字修安，崇禎四年住持，預淨行社。裔廣學，字默成，更名成嶽。嗣聖先法師法，住香光菴。

符之恆〈秋日昭慶僧房訪宣城沈丈廷瑞〉：

清晨入蕭寺　語鐸風泠然　石橋直當門　斷續幽澗泉　言尋名公孫　息影棲僧椽　齋廚薜荔影　木魚香火緣　既見欽余心　白髮古臞仙　元談自蘊藉　妙畫紛婀娟　頗諳勝國事　東林數羣賢　耕巖艸堂圖　異代人空傳　老矣閱世幻　供養唯雲烟　乞將諸葛筆　游戲徧大千　于荷及艾竹　市上徒爭妍　何如學清淨　對照青螺前　能事在天趣　日泛湖中船　閑看醉鄉記　高吟秋水篇　恨不寫梅香　精廬住一年　宣城佳風物　歸有負郭田　屈指授衣後　到家孤月圓　好攜黃藤杖　撰栗山中眠

永福院、永慶院，皆在殿西北。

永福祖實中蓮。裔廣霄，為宗師。永慶祖秋霞錦。

東竹院，以顧應祥書「竹院」額得名，旁有西竹院，皆在戒壇後。

東竹祖曉堂暹。裔成玉，為宗師。西竹祖成梁，字世才，萬歷二年住持，募建後殿有勳。再嗣蓮池亮，為西竹房祖。裔鎮元，字嵩雲，亦稱松筠，萬歷三十七年住持，辛勤二十餘載，與悟菴同志勠力，完整伽藍，又作閱藏、飯僧諸勝功，晚年日課《法華》不輟。裔通暘，字聞入，預放生社，今歸禪堂。

金學曾〈閱藏安期疏〉　虹流電繞，九重欣鳳詔銜來；玉轉珠迴，三藏恍龍宮涌出。海眾於焉捧貝，天人宛爾散華。幸際休光，同生法喜。惟茲古杭昭慶戒壇，門臨官道而紅塵不飛，樹接女牆而青山不斷。花名空色，鳥說天機。僧久傳燈，客來聯駟。頃至萬歷三十三年歲次丙午，頒勅而錫琅函，賜金而建丹閣。遂有介山如公，葺茅齋為棲禪之地；繼有嵩雲悟菴，飯緇侶開閱藏之期。三緣雖合，四事須豐。唯樂輸者，捐一於百，捐十於千，祇損乎毛髮；而受施者，合千為萬，合萬為億，等積於山。敢云破其慳貪，所望發於歡喜。看人飽飯，味外之味可嘗；聆彼翻經，言外之言無盡。庶使時揚法寶，不枉聖天子鄭重頒來；日繼香廚，最快眾闍黎殷勤諷去。總歸無漏，不墮有為。萬歷己未。

釋德清〈寄嵩雲藏主詩〉：

門對西湖一鏡開　水光山色滿經臺　時翻貝葉伽陀頌　却似初從白馬來

鯨音房，以孫隆題「覺海鯨音」額得名，在天王殿左，舊鐘樓旁。

祖景堂晁。順治十三年歸并三生房。

慈照山房，在益善房左。

祖瑞菴弗，曾居法相寺。歸并益善房。

三生房，以楊日森題「三生來」額得名，張萱書也。前臨青蓮池。

祖映空藹，曾居菩提寺。裔成本，字月巖，好學，通內外典，有戒行，為苕溪朱翰林所賞，萬歷三年住持。裔淨筠，字宇菴，萬歷十七年住持。裔圓蔭，字湛如，萬歷四十三年住持。裔正容，字神宇，萬歷四十八年住持。裔宗鏡，字公朗，崇禎十四年住持，預淨行社。裔範行，字文則，亦名範圍，能詩文，預淨行社。裔普洽，字水一，號默菴，能詩，住持禪堂，自預法華社後，日課經一部。

範行〈秋日登寶石山詩〉：

攬勝選岩巃　追攀興轉豪　山當城補闕　峰並塔爭高　暮色雲連海　秋聲樹涌濤　淺深紅葉裏　清磬發松寮

普洽〈題慶忌塔〉：

塔勢半傾頹　遠撼疎林出　下有慶忌藏　縱橫狐兔穴　事遙二千載　魂魄如一日　死成要離名　巧墮闔閭術　艸枯石角張　風怒樹頭叱　古潭有涸時　英靈長赫奕

李仲華〈三生來書壁〉：

偶入招提問老禪　蜂臺寂寂涌青蓮　窗前秋色千峰出　雲外鐘聲萬壑懸　把酒漫酬孤客況　留題還結再來緣　無端一枕家山夢　又逐征帆落照邊

戴灝〈宿僧院〉：

共宿高僧院　深杯賦茗柯　鐘聲沈遠寺　鴈影度秋河　近海金風早　安禪白足多　上方今夜月　猶向斷橋過

李肇亨〈西泠寓室〉：

霧氣橫秋柳　香風送晚荷　不知湖面濶　止覺四山多

朱國禎〈請宇菴筠長老住持家山疏并序〉　昭慶上人，曰宇菴，月岩本宗師高弟也。世為姑蘇大族李氏。性敏好學，博通內外典籍。戒行純篤，處事精詳，士大夫咸器重之。方丈虛席，寺眾懇請再三，選吉於是月二十九日進院。古林土人持軸來徵余疏，因呵筆書之。

伏以驥產渥洼，異質頓超於凡馬；蘭生湘楚，清標迥出於羣芳。品貴如斯，人雄亦爾。恭惟新命綠野堂上宇菴筠長老，禪林模範，後學準繩。早投於碩德高賢，威儀有則；克究夫毘尼布薩，戒律尤精。其晦迹也，韞櫝美玉待價而沽；其行道也，出鑛良金隨時以用。說法則辯若懸河，護戒則貞如介石。遇公卿，若大顛見重於昌黎；交賢士，猶慧遠契投於靖節。石室焚香翻貝葉，竹爐煮茗聽松風，利名上半點無干，富貴中一毫不著。自分林棲澗飲，向火以煨灰；忽然電掣雷轟，推門而落臼。望持玉尺，以顯金科。壇開西子湖頭，兩岸好山排佛闥；錫繞石函橋畔，一灣飛瀑挂秋河。十方龍象共來賓，四海菁莪齊化育。

黃承乾〈贈湛如蔭上人補昭慶住持序〉　禪家自百丈海以前，惟以流通佛法為事。叢林多者千人，少者亦不下數十百人。住則參究宗乘，行則杖頭風月，足底雲山，未嘗有所統攝。故其時不事王侯，不隸官府，僧之名甚尊，而其道亦大振。然凡聖同居，不無龍蛇之混，司教者有憂之。於是略倣世法，分典厥司，因能而授，度德而任。諸所臚次，總總秩秩而綱紀之。任則畀之一人，住持之名，實昉於此。夫住者，住佛地。持者，持佛戒。蓋以大法王子，出為人天導師；即達官長者，不難分庭抗禮，其任之重如此。嗣後，佛教陵替，任以人輕，有司竟案籍而奔走之。法門之龍象，有同賦役之里胥。嘻，甚矣！今叢林住持，比比而是，獨昭慶之任最苦且劇。蓋其地當水陸要衝，舟車所湊，紱冕所臨，酬酢宴會，肩摩踵接，巨鐘橫梃，住持者率緇流萬指出迎矣。雖名梵宇，不異郵置。藉令一有闕失，當事皆從而齮齕之，禍且不測。肩斯任者，不亦難乎！余居停僧湛如，適當承乏。其人弱不勝衣，吶吶不能出諸口。向所稱住佛地而持佛戒者，庶幾近是。往司厥職，當以趙州三等法應接來機，不離世間相而默參實相。或於迴避不得處，更進竿頭一步乎！(萬歷乙卯)

駱駸曾〈贈仁宇上人住持本山序〉　四方縉紳先生，凡有事於武林西湖者，咸稅駕於昭慶。當路貴人干旄相望，旦晚晉接無虛晷。每歲推賢而才者二人主之，其任最劇且艱。今年仁宇上人適當厥任，同衣敏如輩丐言為賀。余嘗考古住持之義，而慨

今之不古若也。古者住持，專於流通佛法，住佛地，持佛戒，闡揚宗旨，為人天導師。一時王公大人無不分庭抗席，講賓主之好。昔蘇子瞻守杭日，從部內耆宿共參密契，屈二千石之尊，下交野衲於破鐺敗壁前，恐不得當如參寥、辨才其人者，風軌可挹。近世士大夫，我慢相高，傲然芥視諸衲子。每前旌及門，主者披緇道左，率眾趨蹌，僕僕送迎，惟恐獲罪。欲復抗顏持佛威儀、同世法講，均敵禮不可得，何況揚拳豎佛，高坐說法，大揚宗風？此於住持名義，幾如魯季之告朔矣。然一二賢者處此，能向糾紛中得大解脫，不離世相，亦不著世相，從境現心，從心攝境，打成一片。高高下下，隨機應接，譬如浮雲卷舒，變態千萬，空際無一物，將迎送趨蹌盡成妙用。此非世間大智慧人未解辦此。仁宇慷慨歷落，直心白意，向人輒傾肝膽，與近來禪和口說三昧、胸藏萬斛塵垢者迥別。且才具明敏，遇事立解，若利刃之截物。以此處盤根錯節間，當有躊躇滿志者。余不賀仁宇之得住持，賀住持之得仁宇也。遂走筆書贈。

《靜志居詩話》云：辛丑夏，留湖上昭慶僧舍。時錢受之、曹潔躬、周元亮、施尚白諸先生，後先來杭。有持元〈西湖竹枝詞〉請受之甲乙。先生曰：「和者雖多，要不若老鐵。」次日，羣公泛舟於湖，曹潔躬引盃曰：「老鐵之外，誰為擅場？請各舉一詩，不當者罰。」周元亮舉陸仁作，施尚白舉張簡作，南昌王于一舉嚴恭作，吳袁令昭舉強珇作，武進鄒訏士舉申屠衡作，錢唐胡彥遠舉徐夢吉作，蕭山張南士舉繆侃作，山陰祁奕喜舉釋文信作，錢唐諸駿男舉馬琬作。余曰：「諸公所舉皆當，然未若吳興沈性之作，不獨寄託悠遠，且合竹枝縹渺之音。」曹先生曰：「然。」諸公與余各浮一大白。

本瑞山房，在勝蓮房西。

祖若溪通，萬歷二十九年住持。今廢歸禪堂，改築水陸堂。

雨華閣，在一觀堂西。

祖南江佑。裔清臻，字葦舟，號近洲，萬歷十九年住持。馮祭酒有贈序。今歸禪堂。

益善齋，亦名柳林房，在東京房後。

祖思敬禮，住持禪堂。

東震房，從慈受房分出，在西來房東北。

祖國祥瑞。裔深裕，字德含，崇禎十四年住持，預淨行社。後轉購與華光菴若瞿。

西來房，從永福房分出，柳林巷東。

祖大潮海。裔宏通，字若谷，康熙三十七年住持。

東京房，從雨花閣分出，在青蓮池東。有貝葉齋，董其昌書額。

祖清江證。嗣大楠，字楚林，萬歷十九年住持。裔妙燈，字慧空，崇禎二年住持，於貝葉齋前開放生池，預放生社。裔覺行，字如初，崇禎十年住持，預淨行社。嗣善恆，字常惺，崇禎十五年住持，助修戒壇，亦預淨社。

馮夢禎〈送昭慶寺楚林、葦舟二上人住持入院序〉　古之住持，有司以禮迎致十方明眼尊宿，參堂入室，俱一時龍象。王公折節，士庶歸依，何其盛也！而當其時，尚有如戶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歎，況浸淫至於今乎？武林五山俱設住持，而昭慶處城湖之交，最繁最衝，以故住持歲易，且並用二人。非練達世故，才行俱優者，不能舉其職。今年辛卯，楚林、葦舟二士實任之，將入院，謁真實居士，請曰：「公金湯大法，敢乞言以為寵。」居士笑曰：「二公新充住持，吾且願作入室弟子，錄葛藤話柄，而反從俗士乞言耶？」為大笑不止。雖然，今之時非古之時，而敢望今之人為古之人乎？楚林，通儒書，言温氣和，律身以法。葦舟，篤實無華，為同祖兄弟，德臘相若，一寺所推重，其能舉住持之職無疑。如其因羊溯禮，望二公為古之住持，則吾又不能不為今之時三太息也。二公其勉諸！

《快雪堂漫錄》云：李于鱗為吾浙按察副使，徐子與(名中行，七才子之一)以[山*介]茶最精者餉之。比看子與昭慶寺問及，則已賞阜役矣。蓋[山*介]茶葉大多梗，于鱗北士，不遇宜矣。季象說。

最勝林，張定徵書額，從雨華閣分出，在西後門。

祖友松信。裔然正，字敬一，順治十二年住持，十五年進禪堂，助緣歸并禪堂。

覺勝林，從雨華閣分出，有皆喜樓、觀音閣，在戒壇東北。今東塔院即其處也。

祖曉堂昱，住持禪堂。裔文槐，字西洲，萬歷元年住持，助緣修建。

永勝林，從覺勝林分出。

祖嵩師，今址歸禪堂。

慈忍堂，從永慶房分出，在正殿右，有一觀堂，馮夢禎書額。

祖大慈明。裔傳如，字介山，為法師。傳印，字平山，萬歷三十四年住持，持律精嚴，臨期坐脫。裔大觀，字照圓，助建後殿，預淨行社。承見，字聖裔，更名承超，佐介山建法乳堂後殿，預淨行社。

何璧〈西湖尋曹能始詩〉：

垂楊漠漠荇田田　何處春風十四弦　放鶴僧歸三竺雨　聽鶯人過六橋烟　詩尋蘿薜誰邊寺　酒載桃花第幾船　游子天涯魂易斷　非關春樹有啼鵑

紫竹林，從鹿野房分出，在西後門。

祖月湖慧。今廢，歸并禪堂。

祇樹林，從功德房分出，在東方丈左。

祖無為學。裔如傳，字明初，居法華山靜室，修行踐實，預知時至，坐脫。裔普蔭，字雨濤，有淨行，臨期坐脫。今廢，歸慈蔭。

法雲樓，顧應祥書額，在戒壇西。

祖普慎，字獨菴，自天目來，成化丙戌後，効力勸緣，病逝。

其嗣依棲禪堂，後分三房。法雲房以碧天湛為祖，住持禪堂。

裔本然，字兩溪，隆慶元年住持，勸緣有勳，今歸并慶雲房。

勝蓮堂，在雨花閣右，從法雲房分出，亦名匡菴。

祖即兩溪然。裔通琳，字慈印，住持禪堂。裔界乘，字存素，順治四年住持。裔恆滿，字三平，順治十七年住持。三人皆預淨行社。

西隱房，附近勝蓮房。

祖一清澗，與法雲之碧天湛比肩，今歸慶雲房。

冠西房，在天王殿西南，名西方丈。有止觀堂，韓敬書額；有阿蘭若，張汧書額。

祖為菩提寺約宗記，乃智淳宗師再嗣也。裔吉菴迪，精戒律，擅醫術。嗣福恩，字天澤，號雲谷，見器於海鹽蘿石翁。裔法經，字南渠，助緣修建立績。丁未，受宜興請，建承雲塔。裔如湘，字楚溟，萬歷四十七年住持，見重於溫烏程。裔平川和尚，開法於山東海會寺。

臬司荊茂，字昭武，號畏菴，正德四年己巳，以病憩寺就醫，手題「橘香」二字額。

又〈贈吉菴迪上人詩〉：

皇命主大臬　清勤兩三歲　秋月當胸襟　香風動冠蓋　偶巡西湖滸　解后闉闍外　閭閻多疲癃　艸莽見羸憊　叩之悉勿藥　厥角告且拜　三歎憐向隅　燮理愧吾輩　諭之謁豎王　吉菴能起廢　停車我徑造　相晤一龕內　燒丹火養爐　製藥香霏碓　膝下舊壇穿　肘後青囊碎　佛形儒氣象　道骨仙體態　爾毋官長看　我以師尊待　誠願術蘇民　如旱時雨沛　欲報無瓊瑤　中心唯感佩

錢卓菴〈贈南渠上人〉：

我檢高僧傳　如公印上真　懸離昭覺路　越坎導迷津　四衷心何壯　九年功已純　不須嫌幻質　久視過莊椿

溫體仁〈贈楚溟上人〉：

偶此寄浮踪　幽尋得遠公　心超濁世外　身穩白雲中　離垢原無淨　隨緣即是空　知非吾已晚　斯意儻君同

董斯張〈養痾昭慶寺答忞公見懷〉：

捨家遊南山　將以寫煩憂　古寺面湖水　凡夫聊暫投　繙經疑頓解　佞佛禮還周　此外了無著　有時探勝游　問花趨隔岸　醉月棹中流　石徑獨歸晚　禪關孤夢幽　乃深靜者趣　尚冀微疾瘳　惜汝不偕往　投贈非所求

沈自然〈寄居湖上僧樓〉：

藕葉將凋桂葉濃　隔湖隱隱見雷峰　獨松關口秋聲急　并入南屏寺裏鐘

陸奎勳〈寓昭慶止觀堂〉：

秋湖涵鏡水　翠竹閟僧窗　旅夢須臾破　鐘聲百八撞　心君觀自了　魔陣戰能降　不見參寥子　空談折慢幢

查慎行〈昭慶寺僧樓同年佟淵若學士見訪〉：

滿川烟火氣熏蒸　誰解敲門問老僧　多謝同年能見訪　上樓初點佛前燈

厲鶚〈贈茅湘客七十，時寓湖上昭慶寺〉：

秋賦同時幾輩存　茅君元是列仙昆　百年遺事鐘山獻　一卷新詩白下門　壽骨自臨湖水照　閑愁不傍佛燈昏　相逢初地無塵事　應覺清言勝酒尊

又〈同紆齋龍威登寶石山麓望湖，復集昭慶寺僧房分賦〉：

輕陰無雨亦冥濛　出郭招尋一望中　橋外人歸山罨畫　柳梢船度水連空　年光會計春將半　笑語流連跡偶同　莫忘僧坊幽事在酌泉燒筍落梅風

王時鴻〈宿冠西房〉斷句云：喜他檻外無樓閣，露出湖西一角山。

董穀〈贈福恩別號雲谷序〉　武林昭慶上人恩天澤者，余鄉人也。秋日遊杭，過省其宮，假榻逾半月，見其氣和而情真，鄉曲之雅藹如也。暇日以別號為請，余諗之曰「雲谷」。蓋天之降澤必以雲，而雲之生也每於谷，是號所以昭其字也。昭慶寺當西湖上游，而上人精舍適當其前，於湖為尤近。武林山水甲天下，所謂西南林壑尤美者，不必遠有所往。登樓凭檻，舉在目中。礴鬱積之氣，生於寒巖古洞之中。以上騰於天者，自非清秋皎潔，未嘗不冥濛掩靄。朝變暮化，千態萬狀而不窮，此天下之奇觀也。上人目騁神游於其間，豈不深可會於雲谷之趣哉？然余又聞之西方之教，興大法雲，雨大法雨。使夙有根性者，如根荄在地，普在萌動，洪纖各遂其生。上人寓目於樓覩雲，於以見天地之大用，豈非油然於懷思？所以沛然於斯世，以無負大聖人金口之訓，孰與斂其利濟，獨善於幽谷而已哉？

三宿堂，沈啟南書額，亦稱三秀房，在天王殿西。

祖春谷融，住持禪堂，與冠西房共祖也。

慶雲房，即法雲樓西隱房之居而新之，在鐘板堂西。

祖若瞿，自華光菴來，購此以居。

吳穎芳〈西湖慶雲僧舍訪胡太史石田詩〉：

早歲朝書識姓名　講堂猶擁魯諸生　子窮篆籀分三體　韻譜齊梁貫四聲　畫鼓遙聞歌舫度　紺烟閒傍佛鑪橫　相逢不惜頻商略　刮眼山湖檻外明

福成房，從慶雲房分出，附近慶雲。

祖紹元，今歸并禪堂。

寺舊志載：香雨軒，黃承昊書額。翠雲軒，周天球書額。獅子林，金嘉會書額。淨名院，陸光祖書額。離垢軒，楚王來湘書額。六湛堂，張定徵書額。祝融之後，未審係是禪堂、係是何房舊額。

陳熙昌〈場事竣，同湯齊賢、吳全甫、蔣韶賓、樊亢宗集香雨軒詩〉：

共有依禪約　重臨選佛場　入林忘世事　捲幔納湖光　風葉吟成韻　天花散作香　宰官心不住　長願禮空王

右諸房共一宗譜，頗詳明，藉是得考其時事。

許聞造書石云：不佞父子，以昭慶、法相為居停主，昭慶便於應酬，法相宜於習靜，均勝地也。今年昭慶忽以祖墳中闕為告，始實怪之。細詢則雖屢經兵燹，蠹簡猶存，自日菴、慧皎以下，鑿鑿可數。人人公道之心，庸能左甲而右乙哉？持書數字，并原揭存之。不佞行矣，以備夜壑，其在茲乎！萬歷十三年。

許星石道人書《喜日宗譜》說　一花五葉，流傳東震。支分派分，無不本此。獨是昭慶，會宗德律，壇甲天下，為毘尼主。自石晉天福，歷宋、元、明，幾近千年。其間，秉鐸揚椎，代有其人。而世遠人湮，并忘其源從何來，派從何別。昭慶住持之祖，但知法相是祖塋，不知法相乃昭慶之第二嗣也。拈花正眼捨慶山之大衣鉢，端無耦耳？余研耕此山十五載，庚子夏，與共覺師談及宗派，師隨以祖譜及漢章師遺囑、許星石書見示，見其源委井井。此譜也，洵律宗人物世鑑，宜壽諸梓，俾尋源探本者敬而志諸。順治庚子，錢唐耕香道人沈暹。

當知成化以前，宗師與住持合；成化而後，住持與宗師分。而本朝康熙庚辰以來，寺任悉歸方丈主人，諸房但有值年，無任住持者矣。

大昭慶律寺志卷之九終

大昭慶律寺志卷之十

游集

寺邇城闉，游蹤先及。面山襟湖，澄瑩心目。憩其殿閣，儼現妙相。遠奏梵音，鼎烟旛影之莊嚴，金碧雕[乞*幾]之藻繪，自非胸坌俗塵，於茲殊有融會。由是言之，不足挨為妍辞，或別有感觸。含芳吐芬，其得載諸縹緗者，十僅存一。今所獲覿，其可舍諸？別有雅夫通識，蹤跡徜徉，流傳翰牘，衍成佳話，皆為增韻事於昭慶者也。若於地於人，前已系屬，此不再綴。其未收於前卷者，悉萃此篇。

陳堯佐：游湖上昭慶寺詩

湖邊山影裏　靜景與僧分　一榻坐臨水　片心閒對雲　樹寒時落葉　鷗散自成羣　莫問紅塵事　林間肯暫聞

裴極：昭慶寺

一沼光涵四座寒　夕陽回首更凭闌　憑師早把青蓮種　他日期來結社看

張時漵：昭慶寺

紺殿倚城闕　諸方此受符　采霞澄秘閣　赤日射澄湖　寺古旃檀馥　林深燕雀娛　羣峰堪攬結　飛動欲誰俱

王渙：昭慶寺看芍藥

一半春光遇牡丹　又開芍藥徧禪關　久辜往約違蓮社　今續清懽到寶闌　垂露幾團花面溼　東風一陣燕泥寒　酒邊何物成奇供

綠筍朱櫻正滿盤

田藝蘅：曉晴過昭慶寺登寶石山眺天然圖畫閣

遲日開新霽　湖山頓有光　頻過沙鳥熟　獨步野雲長　一水分禪鏡　雙峰對法牀　丹青誰點染　吾意在滄浪

又：孟夏望日運同楊彥初招飲昭慶寺月下即席

平隄湖水碧連天　小艇來尋琦璒筵　蘭宇秋風新爽塏　羽觴夜月正嬋娟　子雲已是成元癖　吏部唯應為酒眠　此去鹽梅重奏績　鳳池原有鳳毛傳

須之彥：宿昭慶寺

湖水平鋪半壁空　六橋終日領春風　漁舟爇徧波心火　僧寺敲殘月下鐘　城郭斜連山色重　樓臺深鎖露華濃　鶯花不逐東坡去　天竺高峰夕照中

陳永年：客昭慶寺

小閣湖濱駐鹿車　水雲林麓翠交加　難將歸興償游興　一月并州客裏家

魯史：昭慶寺月夜聞鐘

飯罷山僧後　俄聞報晚鐘　冰輪度銀漢　玉漏出珠宮　捫鬢知侵露　褰裳欲御風　凡心聲裏寂　應醒世人聾

沈謐：秋日昭慶寺次韻

斗室成獨坐　超然絕明滅　荻花夾路飛　誤認風吹雪　興到出關游　景會欣奇絕　秋蛩半壁吟　永夜聲不輟　虛窗敞四望　屋角漏明月　人生過隙駒　奄忽苦離別　逍遙西湖旁　足以恣歡悅

章詔：昭慶寺

天福流傳七寶宮　白蓮名社古今同　由來示現然燈地　不逐昆明劫火空

又：兩廊僧鋪

菩提珠串滿檐牙　瓦鉢蒲團四十家　宛是化城開法寶　畫廊何啻駐三車

潘之恆：昭慶寺

禪心塵事隔　僧臘一朝無　皓月臨池澈　涼風入殿蘇　收魚聲似鶴　貫石色如珠　頗覺須眉醜　從來愧佛奴

戒壇門外柳　直接斷橋青　徙市囂初遠　飄湖夢未醒　香雲遲度梵　曲榭滿函經　照壁餘燈影　隨烟亂曉星

彭紹賢：宿昭慶寺

長夏疑無暑　牀依雙樹陰　青蓮開士座　白月野人心　覺路空方見　浮名誤已深　塵緣何處息　清梵發潮音

畢懋良：宿昭慶方丈題壁

湖邊柳外樓高處　望斷千山白雲路　闌干倚徧正愁余　又是天涯芳草暮

錢寬：昭慶寺講會示諸生

憶別溪山二十年　諸君音問亦蕭然　自慚真訣傳先覺　賴有斯文屬後賢　巖閣虛無含晚翠　雲峰突兀倚遙天　湖南萬樹茅堂靜　好共新涼理斷編

譚元春：泊隄夜至昭慶寺

但能一夕往　已遂水雲心　人度香中影　舟搖空外音　幸無歌舞鬧　益覺梵鐘深　太皎難為繼　翻愁望日陰

釋法聚：西湖昭慶寺答金太史璐見寄

企望其如惜別何　西泠清隱可無過　碧雲孤嶼歲華晚　紅樹綠橋秋事多　示病可同金粟現　招尋宜有紫芝歌　銀魚焚却無閒夢　只許青山屬釣蓑

釋真可：過昭慶寺

迴合青山鎖梵宮　階前階後象王蹤　懸知超世非無本　法雨香雲不計重

張丹：十九日黃大宗擬登初陽臺，修展重陽故事。因雨阻，集昭慶寺

詞客重來結伴遊　西湖風色滿南樓　一年兩醉丹楓日　雙鬢重尋白鴈秋　寒雨層臺空落木　晚山蕭寺有歸舟　銜盃強續登高興　把菊何須動旅愁

又：喜毛穉黃同門人朱南岡送余泛舟昭慶寺

西湖寒水正瀾漪　野寺清鐘暮色時　沙畔露乾棲鴈草　城頭霜滑鬧鴉枝　同舟二妙何由得　落景丁峰此最奇　別路幾經回首望　螺山渺渺遠猶隨

朱廷璋：昭慶寺集唐人句

不知香積寺　為慶等凝汾　境入空門寂　聲從覺路聞　金塘明夕照　石磴埽春雲　勿謂頻來此　逍遙上界分

毛奇齡：西湖．竹枝詞

昭慶祠頭春水生　大船長傍小船行　湖東日上湖西落　湖裏何時不是晴

魏之琇：西湖大昭慶寺

環湖多佛舍　此地律門開　寶剎過橋見　香雲觸石廻　客閒看畫壁　僧定閉經臺　林外笙歌沸　游塵自往來

西湖詩社游集

《西湖八社詩帖》云：社約，凡往南山，俱涌金門外候齊；北山，昭慶寺候齊。　湖心詩社：岳祠、林墓、葛嶺、蘇隄、戒壇、瑪瑙坡、六一泉、參寥泉、大佛寺、慶忌池、柳洲亭諸勝屬焉，望陽主之。(案：戒壇即昭慶)

詩客游寓

趙制府《浙江通志》云：王猷定，字于一，別號軫石，南昌人。善古文，為人倜儻自豪，寓居西湖，歿於昭慶僧舍。嚴津、陸圻、毛先舒為治喪櫬。

香市會集

《西湖夢尋· 香市記》云：西湖香市，起於正月，抵端陽而止。吳越青齊之來燒香者，舟車絡繹。市人集於天竺、靈隱、岳王墳、湖心亭，而獨盛於昭慶寺前。自金珠綵緞，以及泥人竹馬嬉戲之具，無不備列。寺中外前後，設肆陳鋪，略無隙地。晨光初啟，直至人定，讙嘵嘈囋，略無靜時。明季寺燬之後，香市頓散。今昭慶寺前，春香時雖少有販鬻，十僅二三矣。

按：香市諸貨，多以沽為良，衒惑遠客。今逢政治清平，淳風所被，澆偽日革，故香客之至倍盛於前，而市駔奇衺，不敢作偽，香市遂減，於此益可徵其世運之隆也。

見聞既陋，掇拾僅此。所望博識，續為補綴。

大昭慶律寺志卷之十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